

李伯通先生著
蔣泰華先生評

清朝全史演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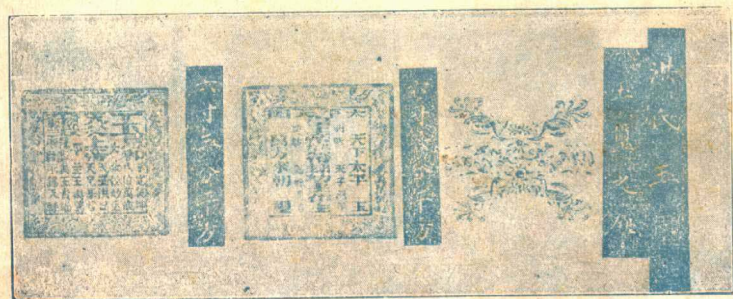
蟄道人署



洪秀全像



咸豐帝像



太平天國天下所用之玉

印之司政軍正國大平太



照護之給發成秀李王忠國大平太





像帝治同



像后皇欽孝



像棠宗左



像藩國曾



李鴻章像



曾紀澤像



劉永福像



慈禧太后像



像並之后太禧慈與帝緒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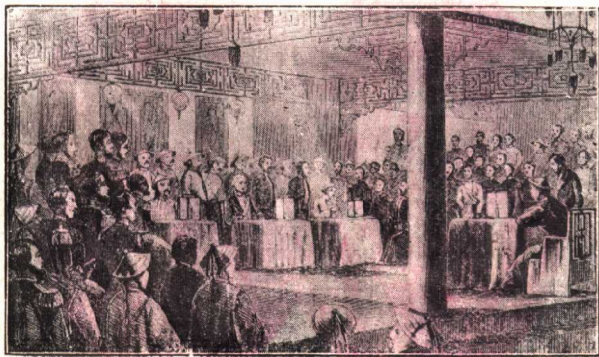


像禮載王政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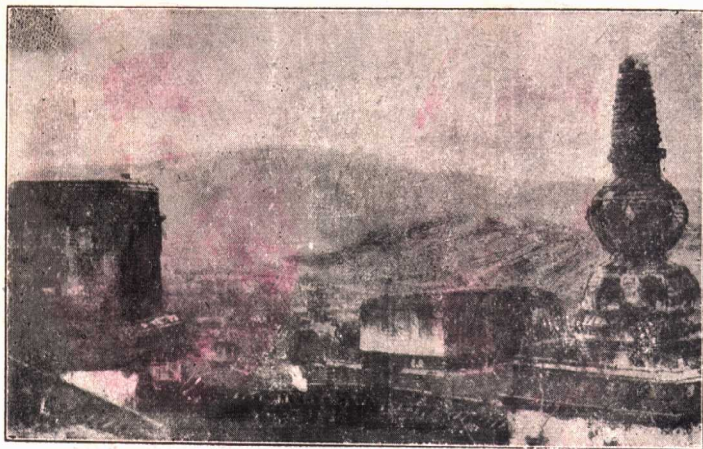


像儁溥哥阿大

天津講和之會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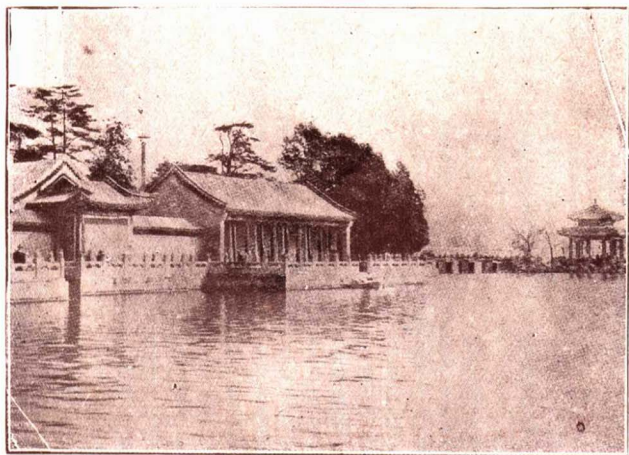
圓明園之故址



圖面正之臺瀛海南京北



亭西水及堂蘭玉園和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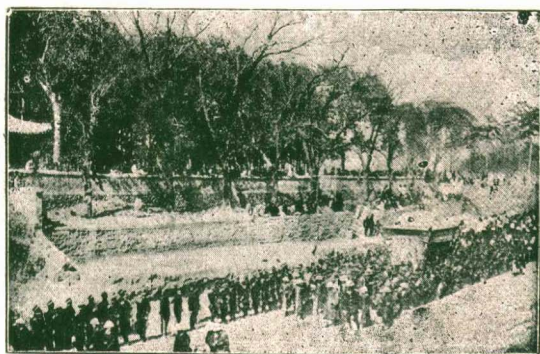


慈禧太后與裕太妃在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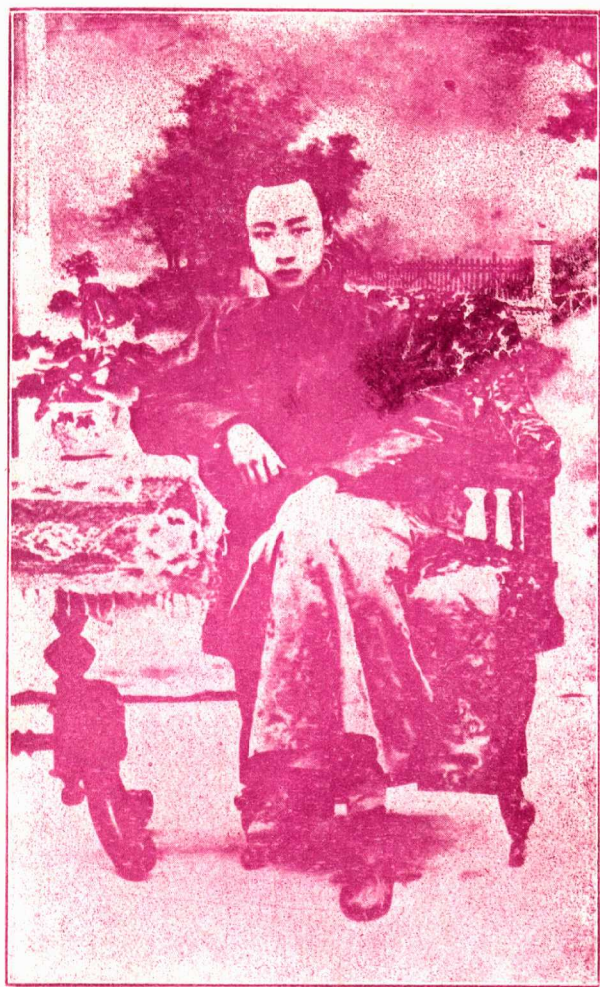
像后太裕隆



圖之陵山移奉宮梓宗德



慶親王奕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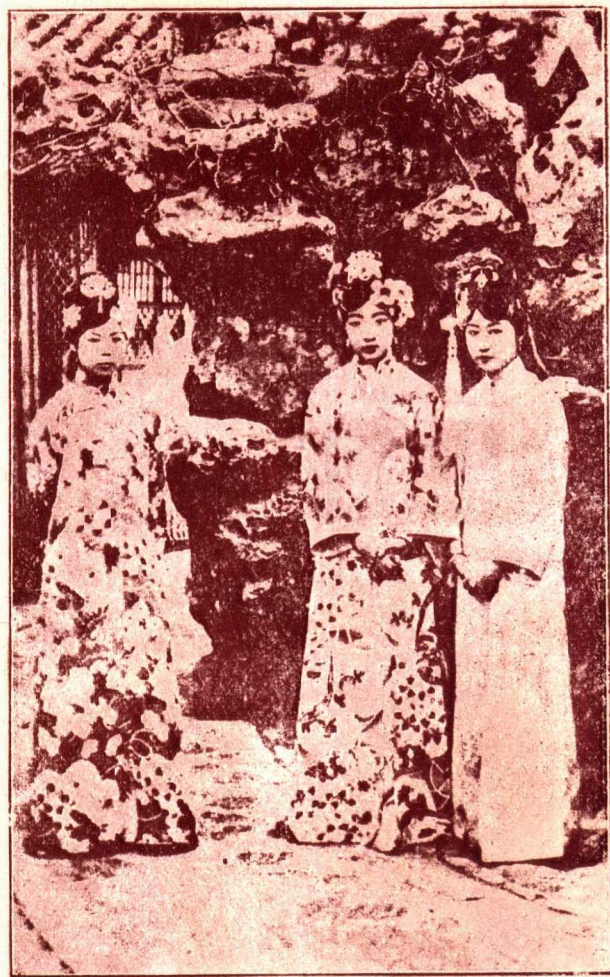
宣統帝溥儀近影



宣統皇帝與皇后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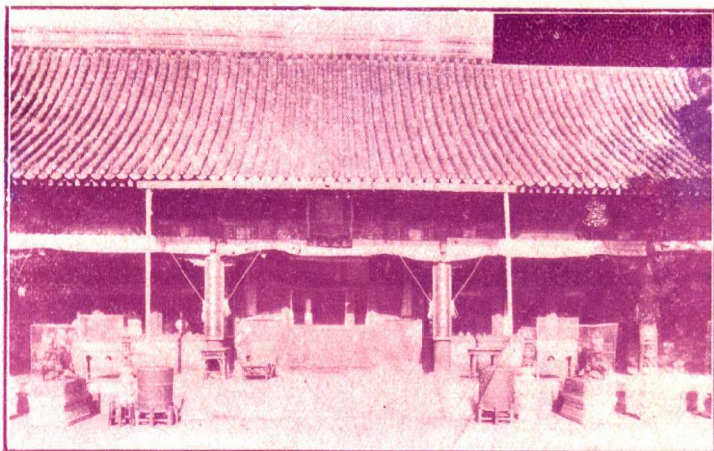


宣統東宮之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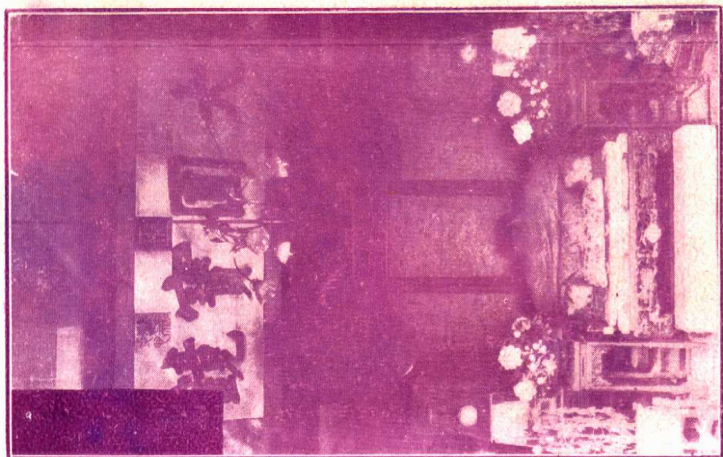


宣統小姨 宣統皇后 宣統東宮

(一) 部 外 宮 秀 儲



•室浴爲西•室臥爲東•座寶中•宮寢之后儀溥爲宮秀儲•明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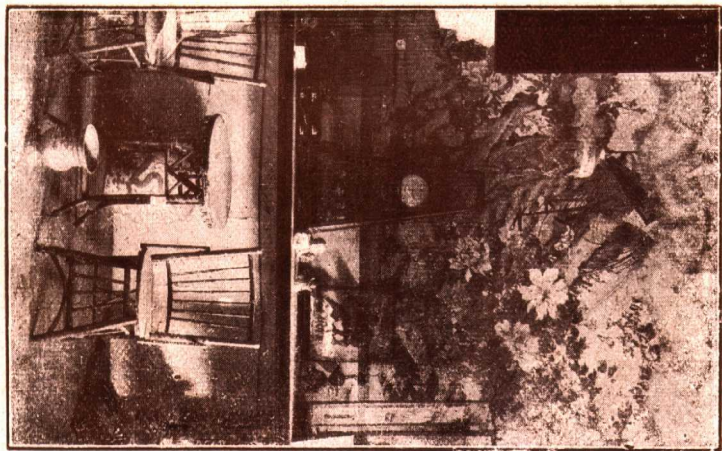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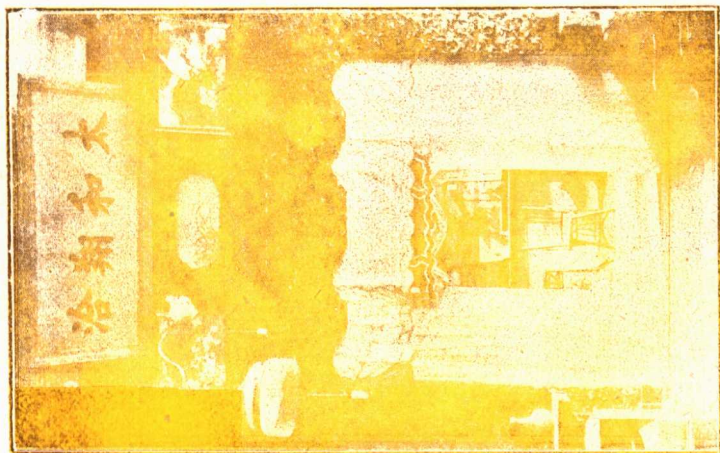
(二) 面 正 內 宮 秀 儲

(三) 房配西宮秀儲



(四) 面東間內東宮秀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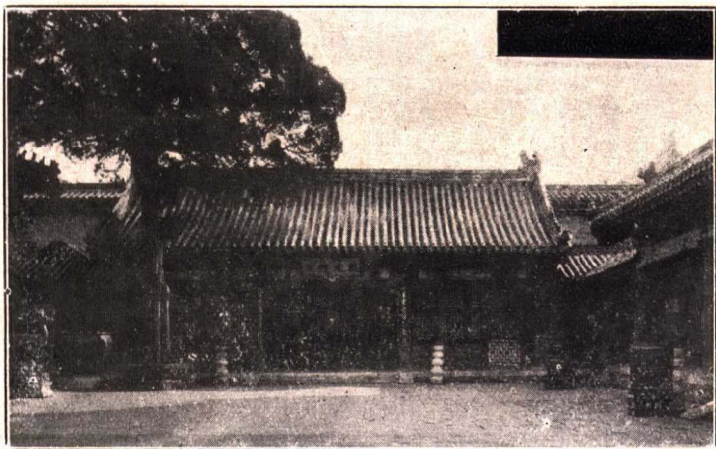


(五) 面東間外東宮秀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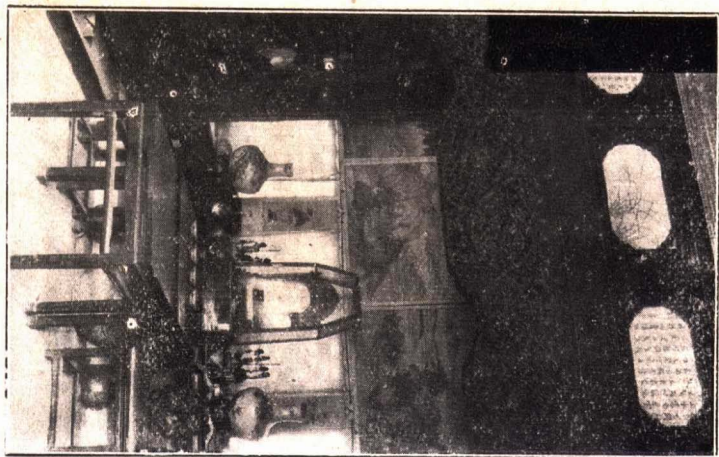
(六) 帳床之内宮秀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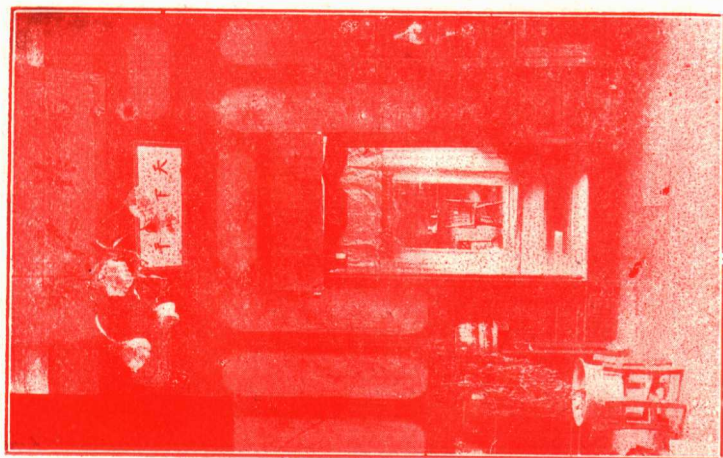
(七) 房配東宮秀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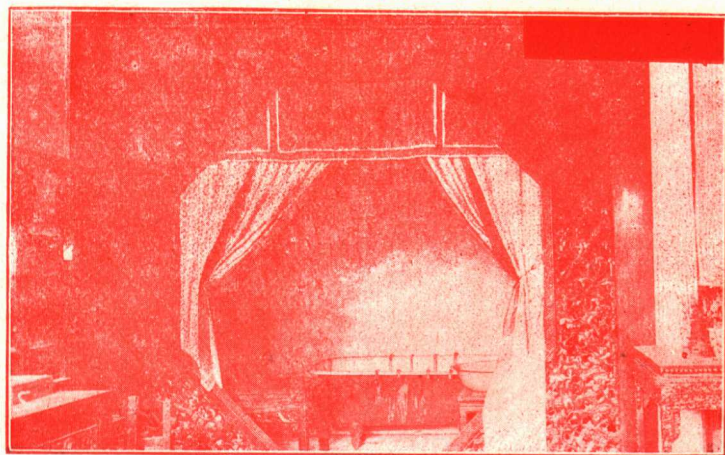
(八) 面北間外西宮秀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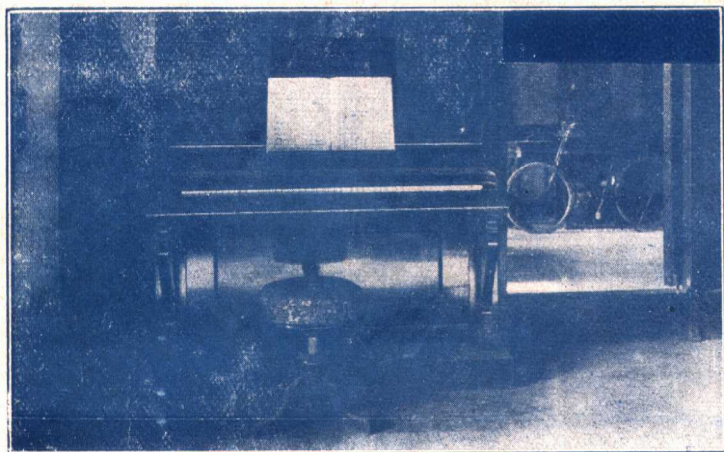
(九) 間外内東宮秀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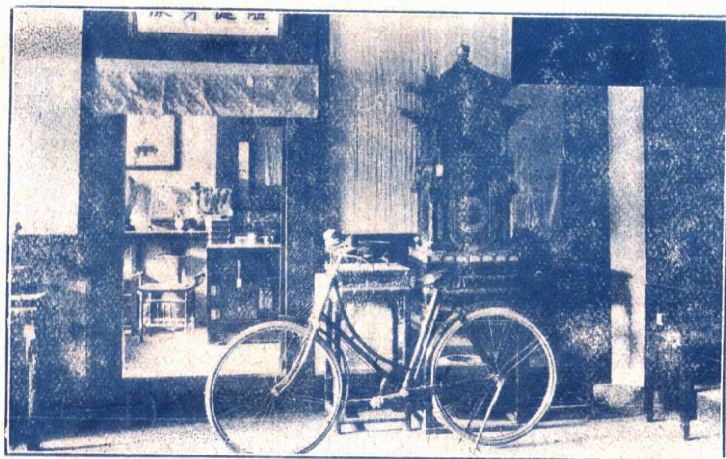
(十) 室浴之間西宮秀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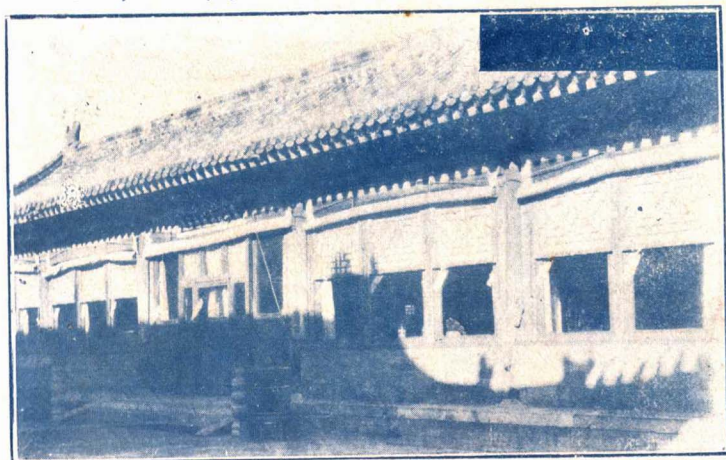
(一十) 琴鋼之內宮秀儲



(二十) 車行自之人夫儀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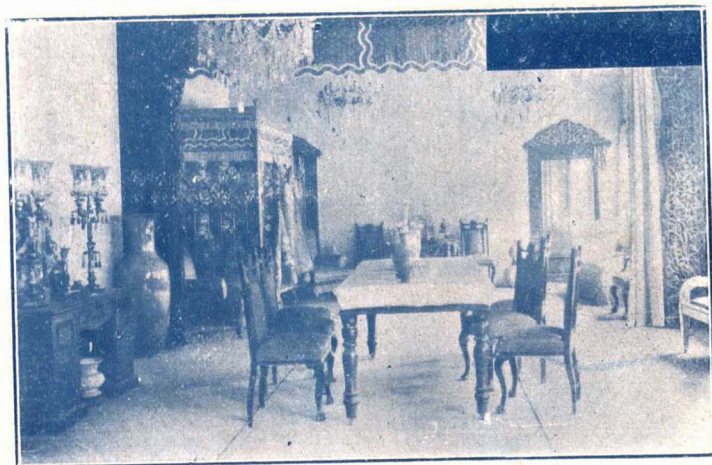


(一) 麗景軒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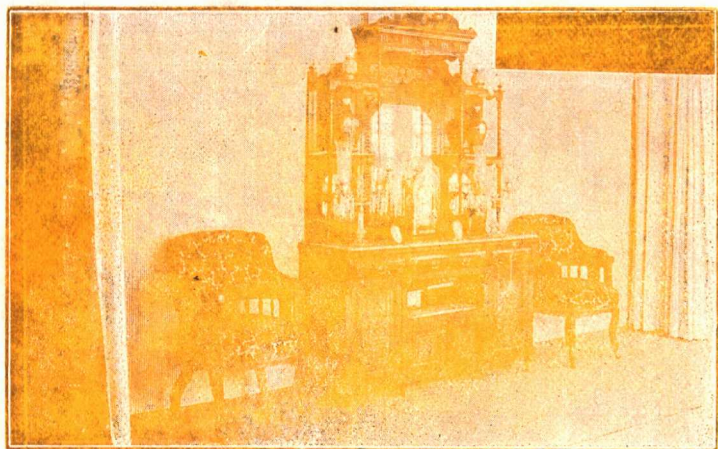


- 明說
- 麗景軒為溥儀夫婦之西式食堂
- 東邊為西式臥室
- 麗景軒極其華麗
- 帳為金織
- 床銅有
- 繪上壁間西
- 北有海瓊島風景

(二) 麗景軒東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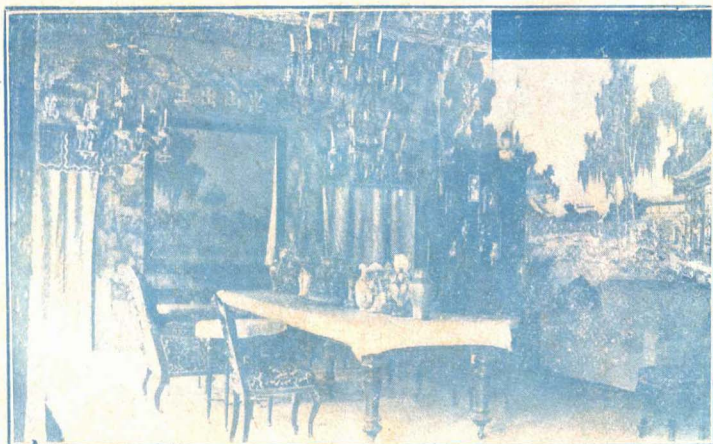
(三) 麗景軒中間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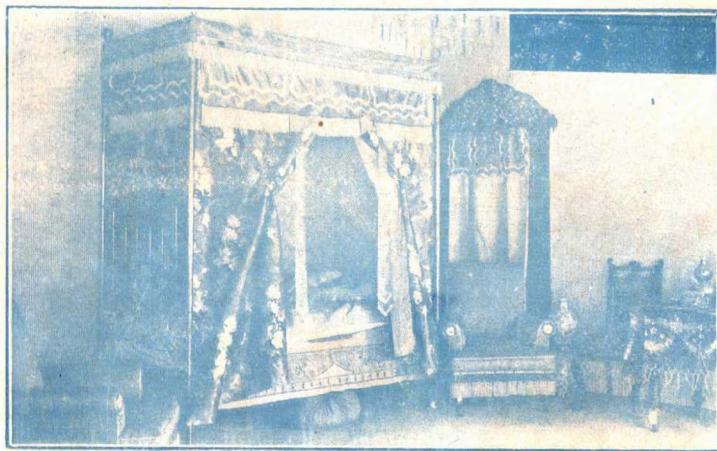
(四) 麗景軒西面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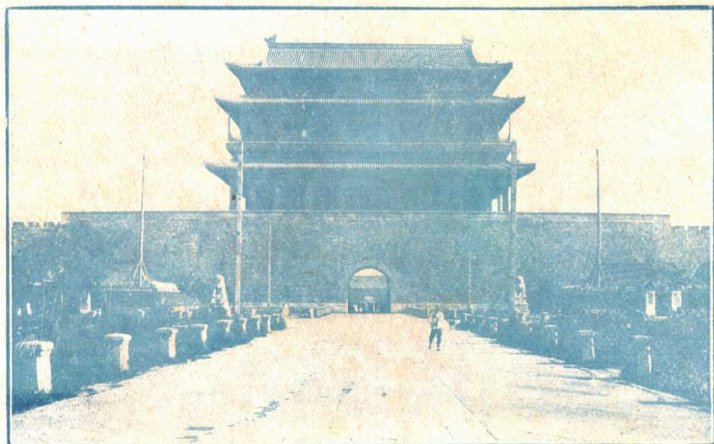
(五) 麗景軒西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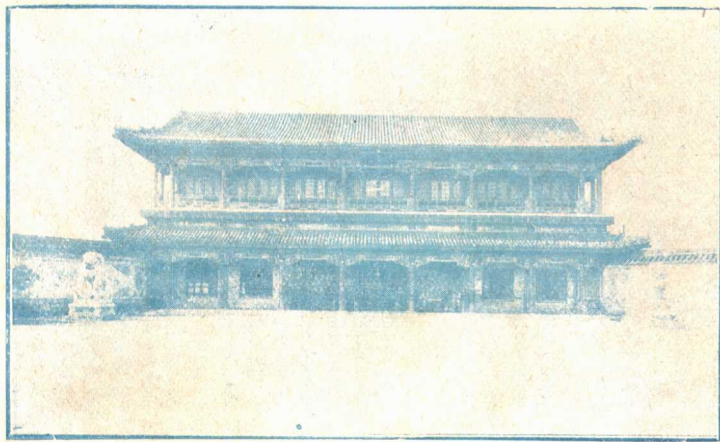
(六) 麗景軒西北床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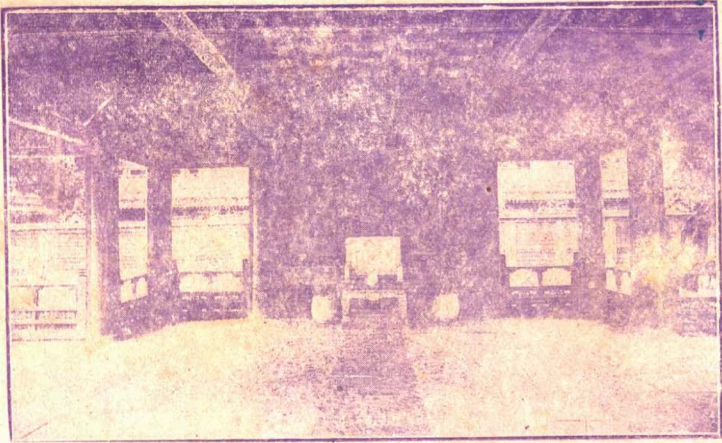
北 京 正 陽 門



三 海 新 華 門



南 海 御 座



頤 和 園 金 缸 金 鼎



繡像評註 清朝全史演義目錄

上編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大轉法輪諸佛出世 | 偶吞仙果三女游河 |
| 第二回 | 長白山覺羅氏發迹 | 寧古塔吉祥佛化身 |
| 第三回 | 尼堪外蘭興兵搆釁 | 阿泰京章失地喪師 |
| 第四回 | 李成梁始開兵燹 | 張國彥重料敵情 |
| 第五回 | 萬歷媽媽縱會歸國 | 皇帝伯伯遺將巡邊 |
| 第六回 | 海西衛一女雙聘 | 薩爾濟六路進兵 |
| 第七回 | 大計畫乘勝賺朝鮮 | 惡姻緣反兵破葉赫 |
| 第八回 | 定盛京重用范文程 | 取遼陽兼賺熊廷弼 |

卷二

第九回 太祖崩駕天聰卽位

朝鮮失國林丹喪師

第十回 殺大將袁崇煥遭讒

出邊城洪承疇失利

第十一回 大玉妃策賺降帥

二瘋子怒犯御營

第十二回 曹變蛟再驚御蹕

揚古利蔑視韓奴

第十三回 全羅一道力抗清兵

關南三虎偷獻明地

第十四回 明廷清廷議和反汗

豫邸肅邸分道出師

第十五回 入鴈門肅親王立功

破襄陽李自成僭號

第十六回 射闕日神箭手命中

攝御魂吉祥佛歸天

第十七回 太原府羅汝才被殺

保定城李建泰出降

第十八回 李闖王彰儀門得手

崇禎帝壽皇亭殉身

第十九回 薄福命坐跌九龍床

生力軍戰勝一片石

卷三

- | | | |
|-------|----------|----------|
| 第二十回 | 定北京多爾袞攝政 | 建南都朱由崧謁陵 |
| 第二十一回 | 史可法開府揚州路 | 阿濟格敗賊汾河灣 |
| 第二十二回 | 鄭森材京營總戎政 | 左羅石使館哭皇靈 |
| 第二十三回 | 真慈娘認做王之明 | 莽高傑受騙許定國 |
| 第二十四回 | 鶴鎮交綏多鐸小挫 | 金陵著手由崇成禽 |
| 第二十五回 | 破軍星落魄九宮山 | 黑煞神竄迹四川路 |
| 第二十六回 | 勦獻賊逼上斷頭臺 | 擁明藩反抗薙髮令 |
| 第二十七回 | 蘇省浙省諸路起兵 | 唐王魯王同時監國 |
| 第二十八回 | 劉三季再醮歸豫邸 | 陳洪範強詞劫潞王 |
| 第二十九回 | 領雄兵分路破閩浙 | 撤殘局一氣捲煙雲 |
| 第三十回 | 對生相哭誦御祭文 | 立宗藩議設新政府 |

第三十一回 永歷建國頗順人心

紹武稱尊略同兒戲

卷四

第三十二回 邵夫人臨陣試寶刀

洪經略撤兵承玉旨

第三十三回 龍鳳呈祥太后下嫁

鴛鴦驚夢小宛失蹤

第三十四回 失真魂多爾袞墮馬

易主帥鄭親王督兵

第三十五回 何騰蛟湘潭死節

李成棟肇慶迎變

第三十六回 葬魚腹溺死金聲丸

陷象陣戰亡孔有德

第三十七回 奉御旨梁化風撤兵

哭孝陵鄭成功誓志

第三十八回 忿批頰同敵罵舊僕

怒擲冠毓貞打奸徒

第三十九回 愛星阿被困枯籐峽

李定國設伏磨盤山

第四十回 永歷主竄身緬甸國

順治帝祝髮五臺山

第四十一回 以聖繼聖玄燁嗣位

因禍得禍慈娘入京

第四十二回

誅鞏相布庫小用武

撤吳藩雲南大起兵

中編

卷一

第四十三回

韓殿撰對奏撤藩計

王學士建言誅額駙

第四十四回

毀活寶吳藩大起兵

集天潢清宮小會談

第四十五回

勒爾錦兵敗失湘鄂

楊來嘉勢急援荆襄

第四十六回

沙額駙力平察哈爾

圖丞相督戰虎山墩

第四十七回

孫延齡桂林失勢

吳三桂衡州建都

第四十八回

克武昌岳洛再點將

破廣州賚塔大宜淫

第四十九回

姚公子兵下福州城

吳皇帝喪歸完天府

第五十回

出四川趙良棟立功

失雲南吳世璠自縊

第五十一回

破滇城毓榮得豔婦

渡漕水姚儀久寶刀

第五十二回 勇監理盤腸決戰

奸明珠著手藏嬌

卷一

第五十三回

紀南巡康熙帝攬勝

述北征俄羅斯請和

第五十四回

征準部三帥并出

聯活佛兩路夾攻

第五十五回

破駝城大敗葛爾丹

失龍種潛入少林寺

第五十六回

兄弟參商宮門喋血

春秋鼎盛記馭上賓

第五十七回

岳鍾琪往平和碩部

年羹堯前替大將軍

第五十八回

圈禁高牆豬狗兄弟

殺平西藏魚肉回僧

第五十九回

岳鍾琪破和碩三路兵馬

曾蒲潭數清廷十大罪名

第六十回

陳秦敗兵和通泊

策零破賊杭愛山

第六十一回

血海尋仇俠娘鬻技

宮禁大索世祖暴崩

第六十二回

賜寶刀追念遏必隆

御瀛臺嚴訊張廣泗

卷三

第六十三回

岳鍾琪獨說莎羅奔

達瓦齊窮投霍吉斯

第六十四回

幌子僧迎駕談禪理

渾台吉越境出天花

第六十五回

廢帝后廣結鸞燕侶

校文字大起瓜蔓抄

第六十六回

救兆惠兵破和桌木

獲香犯駕幸魚臺宮

第六十七回

定金川海蘭察威震敵軍

征緬甸楊應琚痰迷心竅

第六十八回

阿文成師次老官屯

福康安兵敗危泊爾

第六十九回

平臺灣柴大紀無罪受刑

征安南孫士毅轉勝爲敗

第七十回

和相國遇事專權

嘉親王經年蓄憤

第七十一回

行內禪新主初卽位

平國亂南路大起兵

第七十二回

齊王氏排列八卦陣

楊遇春揮動七星旗

卷四

- | | | |
|-------|----------|----------|
| 第七十三回 | 朱射斗遇十面伏兵 | 王三槐揭官場黑幕 |
| 第七十四回 | 白蓮教平又生邊禍 | 安南亂靖再定海疆 |
| 第七十五回 | 落將星李長庚殉難 | 捕賊首強克捷奏功 |
| 第七十六回 | 隆宗門林清急縱火 | 道口鎮楊芳大慶兵 |
| 第七十七回 | 述祖德難忘嘉慶帝 | 敘時局轉入道光朝 |
| 第七十八回 | 定天山活捉張格爾 | 平喀城驚走玉普素 |
| 第七十九回 | 新田縣趙金龍起事 | 武岡州藍正樽稱兵 |
| 第八十回 | 羅思舉大破八排猺 | 林則徐嚴禁鴉片土 |
| 第八十一回 | 余步雲失利招寶山 | 陳化成力戰吳淞口 |
| 第八十二回 | 五口通商南京訂約 | 六龍失馭金田起兵 |

下編

卷一

第八十三回 咸豐帝卽位選妃

太平軍飛檄排滿

第八十四回 江忠源調和兩軍

洪大全入陷重地

第八十五回 破桂林石達開得志

失永安烏蘭泰亡身

第八十六回 裴衣渡一斃馮雲山

天心閣再殞肅朝貴

第八十七回 鬼哭神嚎中原失勢

龍蟠虎踞天國建都

第八十八回 北伐天兵略分三路

南征羽檄不下萬言

第八十九回 塔齊布陣斬曾天養

鮑春霖擊走石達開

第九十回 曾國藩三次遇險

陳玉成一戰橫行

第九十一回 馮官屯獲天國二帥

圓明園賞御苑四春

第九十二回 捻髮合勢三河慶兵

洪楊失歡天國內闕

第九十三回 左幕府專摺奏事

葉相國扶乩請神

卷一

第九十四回 四國軍攻破大沽口

三日火燒毀圓明園

第九十五回 熱河駕崩三奸謀國

北京政變兩宮垂簾

第九十六回 張國樑孤身陷戰陣

程學啓專斷殺降王

第九十七回 鐵公雞入川受困

豹子頭在浙突圍

第九十八回 苗需霖捆送陳成玉

曾國荃擢用李臣典

第九十九回 追洪福髮逆剷除

誅勝保捻禍蔓衍

第一百回 湘軍淮軍迭占勢力

東捻西捻挨次盪平

第一百零一回 丁寶楨迅誅安得海

左宗棠飛調郭松林

第一百零二回 劉錦棠大破金積堡

白彥虎遁出嘉峪關

第一百零三回 戴定回疆左侯奏凱

削平滇亂岑督建功

卷三

第一百零四回

西宮謁西后皮硝李進身

天子出天花高陽傳受詔

第百零五回 爭繼嗣決立光緒帝

續宮闈怒斥懿貴妃

第百零六回 翻俄約冒小侯出使

爭皇儲吳侍御捐軀

第百零七回 蓄陰謀暗害慈安后

耗鉅款大建頤和園

第百零八回 平韓亂計捉大院君

失法和兵助安南國

第百零九回 戰馬江張佩綸逃走落鞞

幸醇邸李蓮英獻計鋸樹

第一百十回 成婚禮光緒帝親政

借外援齊天福起兵

第百十一回 仇洋教直魯有動機

爭朝鮮中日起戰事

第百十二回 東瀛逞雄黎宋腳踏海

南臺獨立劉永福慶兵

第百十三回 派李鴻章各國出游

用康有爲百日變法

卷四

第百十四回 慈蕪后三次訓政

保皇會兩湖起兵

第百十五回 立皇儲大阿哥入宮

戕公使義和團肇禍

清朝全史演義目錄

一一二

第一百十六回 八國聯軍瓦德西統帥

兩宮出走珍貴妃亡身

第一百十七回 幸西安當朝誅禍首

反京都老佛學時髦

第一百十八回 遇革黨五大臣出京

設公司老慶記當國

第一百十九回 捉匪徒激戰泰寧寺

獲軍火嚴辦二辰丸

第一百二十回 安慶省徐錫麟行刺

鎮南關黃克強進兵

第一百廿一回 子從母逝兩宮同日賓天

父代子權幼帝旁支繼統

第一百廿二回 汪精衛圖殺攝政王

黃克強謀襲廣東省

第一百廿三回 端午橋奉旨收鐵路

黎宋卿革命起民軍

第一百廿四回 袁氏出山宣統帝退位

張勳復辟段祺瑞興師

繪像
批評

清朝全史演義下編 卷一

第八十三回 咸豐帝即位選妃 太平軍飛檄排滿

金田禍比三藩酷爲捻爲回恣殺戮文宗皇帝棄京師莽莽中原爭逐鹿熱河彷彿小朝廷取樂
追歡夢不醒肅順端華謀內變恭王監國俾皇靈鼎湖龍去孤兒小遺詔書成事潦草西宮才略
勝東宮車返輜輶定計早除奸止亂快人心不重旗臣重漢臣左李彭楊聯轡出總戎第一數湘
軍天生漢族曾文正滿腹甲兵才氣盛發縱指使十數年卒使洪楊疲奔命我惜太平天國軍無
端兩粵起風雲已然直破中原腹何不與師取帝京金陵定國實非計况復諸王各異志石氏豪
放陳氏驕獨有秀成強人意試看國破李成擒落筆千言萬語成莫謂敵中無俊傑彼謀不用我
成名捻徒架出張任賴黑白回回甘陝外李能將將左知兵湘皖人才誇蓋代咸同將帥漢人多
功高賞薄將奈何百戰承平洗兵甲宮帷漸漸起風波褒姒蔡龍原禍水兩宮姊妹猜疑起小安
誅後小李來垂簾又抱他人子禁掖腥風不可聞兔狐白晝走成羣兒皇旣娶方遠政萬壽稱觴
又戰雲此時墨雨歐風盛此際東瀛兵力奮中東一戰喪海軍推倒龍旗威不振兒皇奮發欲爲

雄欲除羈絆。蛟龍可憐。羽翼不厚。百日變政。何匆匆。南海康梁議新法。不應西苑圍兵甲。一朝國母起。雌威君被幽。囚臣盡殺。風雲黯淡。日無光。龍鎖瀛臺。日月長。牛鬼蛇神出妖怪。蒼天不死。黃天黃六飛。西幸母挾子。六國聯軍入京裏。議和猶用李合肥。此日還朝。非昔比。一蹶不振事。可哀。兩宮先後埋。蒿萊抱來黃口。又當國。又是妖嬈作禍胎。皇父風流。皇母豔。各尋歡悅。回宮院。任他革命黨人多耳。亦不聞。目不見一聲霹靂。武昌轟專制。推翻頃刻中。雖言皇室優待。畢竟遲遲演逼宮。是下編楔子。

卻說道光帝因著金田禍起。派出去的欽差大臣林則徐。是中途暴病而死。李星沅方至廣東。又有病重的消息。瞧準這場亂子。鬧得不可收拾。本來憂勞過度。經寵臣穆彰阿力勸。皇上在圓明園養病。俗說是心病沒藥醫。到得園中。勉強捱過新年。記得這年是道光三十年正月初八日。皇上病勢加劇。自知不起。忙招呼穆彰阿過來。戰抖抖的寫了個手諭。著即傳皇四子奕訢。趕快進宮。穆彰阿不敢怠慢。走出宮門。早是諸皇子走迎上來。原來皇上現有五個皇子。甚麼奕訢。奕詝。奕讓。奕詝。都因父皇病重。不離圓明園的寢宮。今見穆彰阿慌慌張張出來。知道有變。一齊合攏上前。問是父皇怎樣。穆彰阿不及回答。忙疊了四個指頭。奕訢心下明白。隨著穆彰阿進宮。其餘四人落後。穆彰阿瞧著沒有別

人因笑對奕訢說恭喜四爺大事定了說著又把皇上硃諭遞過奕訢兀自歡喜暫且不露聲色到得御榻面前忙的摘帽伏地不起道光帝嘆了一口氣說是現在廣西賊勢猖獗朕沒有法想朕死之後你須振作精神辦這大事說罷聲息低微這時除穆彰阿外還有那御前大臣載垣端華僧格林沁軍機大臣賽尚阿何汝霖陳孚恩內大臣文慶也就陸續到了皇上瞧著大衆說聲卿等善事嗣皇好了話沒講完早是痰湧氣急霎時龍馭上賓全宮號哭舉哀照例先頒喜詔後頒哀詔以明年爲咸豐元年從此編書的便稱奕訢爲咸豐帝但這咸豐帝的歷史我也要叙他一叙講這咸豐帝係孝全皇太后所生算是一條頑龍（二字新穎）自幼從翰林院侍讀學士杜受田讀書不過粗通文理性愛耍槍弄棒甚麼馬上馬下十八般武藝無不精通又練習得花拳繡毆結識兩個膩友一是端華一是肅順他倆原係同胞爲鄭親王後裔生性貪花好色京城內甚麼窰姐甚麼兔圪沒有個認不得端華肅順的他倆勾結四爺眠花宿柳論端華是駕鐵帽子王還擎出一點身分爲最肅順常常替四爺打著燈籠在前引路窰子裏替他起個插號叫做宮燈一者因著肅順的肅字剔角斫方像架宮燈二者便因他不時替四爺提燈引路（廈間軼事從何處得來）如今端華以世襲關係派做御前大臣肅順仍仗著宗室頭銜在皇城脚下厮混閑話不提單講咸豐帝登極年方二十先前娶了個妃子鈕祜祿

氏係內大臣穆揚阿的長女。不幸不久病故。如今還驚膠未續。目前既位正九五。這册后一事是迫不容緩的前清定例。凡是滿員三四品以上職官。生下女兒。皆要列名選册。這個當兒。內大臣穆揚阿還有一位次女。亦列名選册。另外還有個旗女。開明姓名。講到這理。這一位旗女。關係滿清國祚興亡。我這部清十三朝演義。下編全仗著他放萬丈光采。（目光熊熊是何意態）諸位不必性急。聽在下細細說來。我前編敘述滿洲葉赫部的興亡歷史。大家應該記得的。那個貝勒揚吉努。是清太祖的丈人。其子金台什和白羊骨。算是清太宗的舅舅。到得利害關頭。甚麼女婿是不顧丈人。外甥是不顧舅舅。可憐兩位舅舅。弄得不逢好死。可憐金台什。單單一個小兒子。還被滿清圈禁。你道葉赫那拉氏同清室的仇恨。大是不大呢。後來吳三桂起兵。內蒙古察哈爾響應。這葉赫部想起前仇。也去與察哈爾合夥。不幸兵敗逃亡。這段歷史。又在中編說。可見葉赫部與滿清是誓不兩立的。猶記那拉氏族會說。下。一種毒誓。是生下男子。都懷著報復主義。生下女孩子。必須送入清宮。弄得他國破家亡。方雪積世之恨。（全是照應前書。不作閒語）俗說有志竟成。到得揚吉努第八世嫡孫。名叫惠徵。娶的覺羅宗室之女。第一胎便生下個女兒。據說。覺羅夫人臨產時。會夢見一位女扮男裝。龍冠龍服。闖然而入。身上還帶些麝蘭香氣。好不奇怪。過了三朝。覺羅氏便將這個兆頭。講給惠徵聽。惠徵不曾讀過唐史。

也曾瞧過戲文說這女孩子龍冠龍服一定是唐朝武則天轉世一定會入宮掌權有一番掀天揭地的事業。你不可小覷他。哼哼。嚙們葉赫部的積世深仇。要借他身上報復了。原擬取名武兒。到他夫人嫌著不妥。因女兒生來帶著麝蘭香味。即喚叫蘭兒。偏生蘭兒福大。出世未久。他父親惠徵也就官星透露。放做安徽寧國知府。一任十年。此十年中。惠徵又添了兩男一女。女名順兒。男名桂祥。紹祥小姊妹弟兄共是四人。蘭兒居長。生性聰敏。過人不到十歲。居然四書五經都能通讀。並且還看看史鑑。常對父狂言講到中國歷史。除金輪則天外。可惜沒個好好女。主假如能够選入清宮。是要是。要惠徵因著口說第一。是要替階們葉赫部復仇。蘭兒連點首。惠徵兀自快樂。誰知樂極生悲。在任十餘年。惠徵患起病來。這一病便嗚呼哀哉。諸位要知道。旗大爺是專鬧排場。寧國府又是苦缺。惠徵手脚很大。到得死後。除囊無餘金。還拉些虧空。在此不能耽擱。覺羅夫人只好扶著丈夫棺柩。領著四個子女。趕緊回京。一路用費很大。由安徽到得揚州。已是不存一錢。再到清江。簡直典當罄盡。告貸無門。官船靠在開口。夫人同子女計議。方欲進城。打個抽風。忽聽岸上荒荒鑼聲。接著旗繖大轎。有人報說清河縣知縣吳棠到了。來得湊巧。當差的跳上跳板。手擎片高喊。接帖夫人聽了。好沒理會。轉是蘭兒叫著包衣。何升出船。接帖。誰知名帖以外。還有一封二百兩銀子程儀。何升接了。來見夫人。

夫人見著銀子，自是歡喜。瞧瞧名帖，想這吳棠與咱們毫無瓜葛，如何送此重儀，莫非來人弄錯了嗎？（然也）正在狐疑，誰知吳棠下轎已踏步上船，由何引入中艙。吳棠擡頭一望，見是個黃臉旗婆子，穿著素服，旁廂站了一位眉清目秀，絕聰明絕威嚴的女孩子。（帶寫蘭兒體態）心中很爲詫異。原來這吳棠表字仲宣，係安徽盱眙縣人，一榜出身，由大挑得了知縣。此次前來，是專誠回拜從前房師王秋農。因秋農出京到此，脫了盤川，來向門生借貸。吳棠不敢怠慢，隔日措齊銀兩，親自回拜。那知先後一脚秋農坐船於午前開去，午後那拉氏的官船停泊原地，當差的不知究理，還以爲那拉氏的官船，卽是王秋農的官船，冒失失投進帖子，送進銀包。這叫做李代桃僵，忙中有錯。論理吳棠應該向蘭兒夫人索回原物，偏偏他福至心靈，他不瞧別的一雙眼睛，瞧著蘭兒，到是個莊嚴有福之人。將來必定出落不凡，二百銀子算得甚麼？當下問問那拉氏家世，知道惠徵原是個知府，那拉氏亦係望族，不免與蘭兒扳談，誰知他這一扳談，後來升官發財，位至督撫，就仗著這點借徑你道，奇也不奇？（并伏後書）閑言休絮，單講那拉氏得了這筆銀子，正如雪中送炭，母女感激。吳棠盤桓到京，回至錫拉胡同本宅，早有穆揚阿派人前來照應。原來穆揚阿與已故惠徵爲姨表兄弟，另有一門表親，係滿洲正白旗人，出個小子，名叫榮祿。這榮祿年才十四，比蘭兒小得一歲。表字仲華，生得儀表不俗，性

頗機警。同蘭兒談話極爲投機。來往不止一日。覺羅夫人因他倆耳鬢厮磨。很留意著百年姻事。一過二三年。却好這日穆揚阿閒踱過來。覺羅夫人便託他主婚。話言未了。早是穆揚阿笑了一笑說。此事休提。你可知道現在主上登極第一件大典。是册后選妃。你我兩家的女兒。都注名選册。何能私議。婚姻怕的早晚便要……覺羅夫人笑說。然則咱們還有點預備才好。穆揚阿說。嗜專爲此事而來。隨叫包衣送過一包黃白物事。并錦緞數端。夫人收了。連夜的替蘭兒趕辦衣飾。不日選期已到。備著轎子送蘭兒入宮。前清定例。這册后的事體。完全由太后作主。太后因見穆揚阿的次女容貌端莊。性格賢淑。甚爲當意。再瞧那拉氏蘭兒穿著一套鮮豔衣裳。好似出水芙蓉。妖嬈可愛。爲最。秋波灼灼。媚而有威。太后不以爲然。將他列入副選。位在妃嬪罷了。册選既定。由欽天監擇個大婚吉期。好行典禮。此話表過。單講咸豐帝即位以後。邊報日急。日夜是勵精圖治。批覽奏章。一日得到一封密摺。上面蓋著廣西巡撫紫花印文。當卽親行拆閱。大凡大臣奏摺。先由軍機處拆看。然後由值日軍機大臣進呈御覽。惟有密摺。軍機處不敢開拆。因事關秘密。未便擅專。皇上脾味雜毛。怕惹出不是。其實今日這封密摺。並非由廣西巡撫遞來。却係那太平天國第一等軍師洪大全耍的花槍。耍弄一篇陸離光怪文章。將皇帝老兒唬他一唬。情節後叙。我且把一篇雷轟霆擊之文寫給大家看看。文曰。

嗟爾有罪。明聽余言。余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衣食爲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子女人民爲上帝之子女。人民非胡虜之子女。人民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恬不爲怪。中國尙有人乎。妖虐燄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四海。妖氣慘五湖。而中國反低首下心。甘爲奴僕。甚矣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名中國爲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人也。天地山海是所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目胡虜爲妖人者何。蛇魔邪鬼也。惟韃靼妖胡。實敬拜之。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駭我中國悉變妖魔也。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之淫污。決東海之波濤。洗不盡彌天之罪孽。余謹略言其彰著者。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今滿洲悉削髮爲禽獸。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別頂戴。胡衣猴服。而壞我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前僞妖康熙。暗使韃子一人。管理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使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狐。悉收中國之美女。爲姬爲妾。爲奴。三千粉黛。皆爲獬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痛心。談之汚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汚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之條律。使我中國之人不能脫其網羅。手足無所措。是盡中國之男兒。而會制

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語言。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國之音。是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現時國語教授全用京腔。亦被痛罵在內。）凡有水旱毫不憐卹。坐視餓殍流離暴露。有如草芥。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污吏。布滿天下。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於道路。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英雄代天報仇。輒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英雄之志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巧哉。昔姚弋胡種也。猶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國。符融胡種也。每勸其兄。堅勿攻中國。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三桂之招。引竊占中國。極惡窮凶。余細查滿洲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白狐與赤狗交構成精。（彼方言朱果發祥。天女誕生。此獨醜誕至此。未知誰是誰非。）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并無人倫之風化。乘中國無人。盜據中夏。妖座之設。野狐升。踞蛇窩之內。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犂其窟。而粗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凌辱。聽其嚇詐。甚至庸惡陋劣。貪圖蠅頭。拜跪於狐羣狗黨之中。今有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翹然怒。今胡虜猶犬豕也。何公等讀書知古。毫不知羞也。昔文天祥謝枋得。誓不仕元。史可法。瞿式耜。誓不仕清。此皆諸公所熟聞也。余總計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

萬之衆受制十萬亦孔之醜矣。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永興之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九五之貴人已出（經王綸干馮雲山排過八字）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主肅示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又安中國恭行天罰言遠言邇孰無左袒之心爲官爲民應急揚徽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以生色夫婦男女據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召四方之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於蔡州擒安權於應昌興創久淪之境土振起上帝之綱常有擒拘韃子之威豐皇帝來獻者或能斬其首級來投者（讀此氣殺）又或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之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豈胡虜之所得久亂乎公等世居中國孰非上帝之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整弧而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世則英雄無比在天則榮耀無疆若或執迷不悟從僞拒真將生爲胡人死作胡鬼矣順逆有大體夷夏有定名宜各順天應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盪胡塵何以對上帝也余興義兵上爲上帝報瞞天之仇下爲天國解下首之苦務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福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祇圖講得快活罵得高興）

這一篇醜詆痛罵的文字原不過天王洪秀全叫洪大全做成使四方粘貼布告國人誰知大全又做些手脚竟用個釘封蓋上廣西巡撫印信飛遞到京請問這印信是從那裏來的原來鄭祖琛因金田亂子鬧得大了居然洪秀全在鷓化山建起太平天國號稱天王居然派去官兵接仗沒有不殺得抱頭鼠竄一等一的廣西提督閔正鳳標下精兵三萬遇見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不消一仗竟殺得片甲不同祖琛沒法只有飛摺進京（此係補叙之詞不指本回）其時道光帝尚在特派林則徐做欽差大臣督兵過來則徐的聲名是大不可言一羣毛賊聽了正如青天打下霹靂各欲趁此散夥洪秀全躊躇大事將去也要取銷國號誰知軍師洪大全大不謂然說是天有數人有人謀我們不用點奇謀如何成得大事於是將中選將選出水蛟汪海洋跳山虎黃文金兩個過來教導他倆些計畫只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兩人會意各依計而行薙髮編辮扮做漢奸繞至廣東普寧縣適值林欽差駐紮該縣汪黃兩人當即運動縣署廚房趁縣太爺差人送席犒賞時候在精緻肴饌中放些砒毒合當中計林欽差喫了酒饌砒性發作竟會暴病身亡（補叙林則徐之死）這是一起後來清廷得著消息特派兩江總督李星沅調兵過來來與兩廣總督徐廣縉商議進兵之策廣縉遇事掣肘星沅知道此人敗事有餘成事不足於是帥領兵衆越過庾嶺竟向湖南邊界紮營又是洪大全暗施詭計

派了胡有祿陳得才兩個過來仍係編髮改裝混入清營不知怎樣用些蠱術把李星沅弄成蠱病諸位要曉得施行蠱術是發源兩廣據說有一種蠱蟲非常微細人若誤喫下肚久久肚腹彭脹沒藥醫治星沅因得了蠱病便死在軍中（補叙李星沅之死）又是一起總之兩起暗殺皆出於洪大全毒計既去一林又去一李可算拔去眼釘大全在天王面前格外邀功格外討好又派蕭朝貴馮雲山帶領人馬殺至桂林這時巡撫鄭祖琛叫天不應叫地無靈只有念著阿彌陀佛棄印逃走毛賊得了印信繳到天國大全心生一計將手撰的一篇排滿文字用密封封好差個奸細遞到北京（轉入正文歸到原路）軍機處收了恰值大學士穆彰阿值日不敢擅自開拆急急的捧呈御案咸豐帝不看猶可略一閱目氣得發昏章第十二暈倒龍床左右不敢怠慢當由御前大臣載坦端華僧格林沁等將皇上扶起皇上一聲呼叱楞著雙眼向穆彰阿說你這糊塗蛋的狗才把這東西給朕看是何肺肝穆彰阿方待申辨由是皇上推翻御案跳下龍床認準穆彰阿胸口一鞦尖踢去穆彰阿立身不住一交跌倒皇上怒猶未息拳足齊施早是左右朝臣跪地碰頭請祈息怒皇上冷笑一聲命將穆彰阿擊下天牢要問死罪又經載坦等竭力求情只才依法辦理宣布穆彰阿從前在朝種種罪狀姑著先行革職至同黨著英亦係孤恩溺職勒令休致現今毛寇猖獗喪我林李兩臣出師甚為不利然龍心大費

躊躇因想毛寇以排滿爲調勢必勾引漢奸那漢臣是相信不得不能假以事權在朝選來選去却選出賽尙阿爲督兵大臣並以都統遠洪阿烏蘭泰做兩個副帥所領兵衆總以滿洲索倫爲心腹之寄至於各省綠營通歸三帥節制旨意既下偏生有位侍郎會國藩在御前上個奏摺痛陳時弊摺中謂漢將未必無才滿營亦多積習這句話不無觸動上怒因說這會國藩何物腐儒敢言無忌諱是非嚴辦不可皇上講這嚴辦二字早打動當朝兩位大臣一係軍機季芝昌一係協辦祁雋藻兩人皆與國藩有師生情誼請問是那項師生那會國藩又是何等人物原來國藩表字滌生係湖南湘鄉人氏家世業農由祖父玉屏才講究讀書父親麟書好容易得個秀才據說他母親產生國藩時夢見烟雲迷滿有一條癩烏龍張牙舞爪撲來所以他生下來渾身是癩及至長成越醫越癩不過有一種奇談國藩遇到極得意事件渾身便癩皮發癢倘若失意那癩皮便不起縐紋家宅後院有棵古樹蒼藤纏繞樹雖枯而藤越發達橫空盤旋也如癩烏龍一般足足有二三畝的蕃蔭這也是一種特瑞國藩的兄弟姊妹九人國藩居長其次國潢國葆國荃據說國荃產生時亦有祥光瑞氣你道奇是不奇閒話休絮單講國藩生性沈潛果斷由秀才中舉中進士以三甲散館得個翰林院檢對當時閱卷座師即係季芝昌同祁雋藻應該他功名早達年過三十即位至侍郎諸位須知這侍郎是一二品大員能

專摺奏事。國藩既具愛國熱忱，彼見金田賊勢猖獗，朝廷派出林李兩臣督兵，又先後遇害，如今是文恬武嬉，營制廢弛，一般督撫提鎮，沒有一個知兵。這場潑天大禍，未易撲滅，意欲乘時出頭，顯一顯經國才華，試一試安邦手段，那知觸其所忌。國藩是個漢人，咸豐帝因毛寇聲言排滿，開口胡虜閉口，羯狗本來不相信漢族，再加洪大全耍了一套花槍，遞了一篇檄文，這時如何不火上澆油，怒氣衝動。明知賽尚阿、達洪阿、烏蘭泰三個經濟平常，然遵用漢人一者，恐毛寇輕視朝廷；二者，又恐漢人竟同毛寇串合，與其不如如此，所以毅然決然，竟派滿人督兵。對於漢族，曾國藩反動了猜忌。當下閱過國藩奏摺，準備大發雷霆，不料他恩師季芝昌、祁雋藻兩個出班，忙的摘帽碰頭。先是芝昌奏說：這曾國藩係臣的門生，臣素知其意，直請皇上加恩寬恕。接著雋藻又說：君聖則臣直……皇上聽了這句，不無意思。活動你道，因甚活動？大凡做皇帝的，脾味沒有不喜歡恭維的。你講他堯舜，他便舒服。你說他桀紂，他便惱怒。比如天國來的一篇排滿檄文，與穆彰阿何涉？不過穆彰阿不知究理，投呈御覽。皇上竟遷怒於他，俗說怨張不來轉而怨李，算是局醜當災罷了。如今姓祁的講到皇上聖明，稱頌得體，咸豐帝也就舒舒服服，怒氣漸消，不由的歎了一聲說：這曾國藩草茅新進，太無忌諱。他既自詡知兵，姑准他回籍練兵。國藩得了這道諭旨，忙的謝恩。遵旨季祁二人也就叩頭退下。諸位不要小覷了。

練兵。勾當。這一次。太平。天國。縱橫。神州。擾亂。中原。幾幾乎。取代。清室。若不是。曾國。藩。精練。湘軍。四出。死戰。那有。死棋。翻活。絕處。逢生的。道理。（總挈一筆。眼大於箕。筆巨如椽。）後書。漫表。單講。賽尙阿。當殿。領了。朝旨。隨即。與達。洪阿。烏蘭。泰。商議。南征。這烏。蘭泰。算是有。經驗的。他與。湖南。提督。向榮。有舊。那向。榮。係四川。大寧人。表字。欣然。曾在。楊遇。春部下。立些。軍功。又從。林則。徐。勦平。過李。沅。發。雷。思。浩。積功。至。提督。而且。百戰。百勝。的全。玉貴。田。學。韜。兩個。驍將。歸彼。節制。烏蘭。泰。因仗。著這。支勁。旅。便覺。此番。征。粵。甚有。把握。因在。賽尙。阿。面前。誇贊。向榮。如何。經驗。富。如何。才略。高。如何。膽量。潑。賽尙。阿。未及。開口。早。是。達。洪。阿。大動。其氣。說。你。只。誇。張。漢人。志氣。滅去。滿族。威風。暗。是。不。同。你。合作。烏。蘭。泰。也。就。發。怒。不。料。彼此。搶白。竟。揮起。拳來。及。至。主。帥。賽。尙。阿。向。前。排。解。達。洪。阿。早。翻。身。走。出。忿。忿。而。去。諸。位。知。道。他。走。往。何。方。也。不。過。獨。領。一。軍。去。與。兩。湖。總。督。程。蔣。采。會。合。罷。了。（說明。下落。）不。談。達。洪。阿。負。氣。先。行。單。講。賽。尙。阿。同。烏。蘭。泰。商。議。商。議。亦。各。點。齊。兵。馬。就。此。南。下。一。程。一。程。的。遠。行。刻。日。已。到。廣。東。却。好。兩。廣。總。督。徐。廣。縉。巡。防。粵。邊。提。督。向。榮。總。兵。全。玉。貴。田。學。韜。李。廷。楷。長。瑞。長。壽。邵。先。甲。董。鶴。齡。亦。各。各。領。了。大。隊。人。馬。在。此。會。齊。論。起。權。限。徐。廣。縉。是。個。總。督。有。統。屬。兩。廣。文。武。並。調。動。各。路。兵。馬。的。實。權。然。賽。尙。阿。是。位。欽。差。大。臣。專。主。勦。寇。事。宜。算。做。主。帥。既。是。主。帥。那。分。撥。兵。隊。指。揮。諸。將。總。要。由。他。做。主。這。時。烏。蘭。

秦毫不客氣問過金田形勢。鵬化山的戰況。太平天國建設的根由。當屬徐廣縉。仍回廣州防賊。東犯廣縉。自然遵照辦理。隨又將向榮召入。大帳凝神一看。好個儀表。一副黑滋滋面龐。生得虎頭燕頤。絡腮鋼鬚。頂貫的鑽鐵盔甲。好不威风。凜凜氣概。軒昂暗想。烏蘭泰講話不錯。此人很有道理。因與向榮扳談。扳談向榮是聲如洪鐘。在主帥面前也開動話箱。說這金田賊不過燒炭。黨類苗獠。種種現雖潛號稱王。算得甚麼。向某願獨當一面。帶領標下。刻日將一座太平天國踏平。以報効朝廷。能了。語氣頗壯。正是

燕頤虎頭

飛而食肉

聲威既壯

膽量亦足

評曰。只這開篇一首詩。已將威同光宣四朝。包括盡淨。至用意之一綫。穿成用筆之動盪。開合。恐近代詩豪無有出其右者。

補叙咸豐帝未即位一段歷史。自不可少。妙在將端華肅順與有密切關係。一並提出。以後兩人作威作福。造孽儘多。卻於此回伏下綫索。

叙過咸豐帝登極。即叙選妃册后。爲後書兩宮。聽政張本也。慈安寬厚。慈禧嚴刻。且性情佻浮。於叙慈禧時。並又將葉赫深仇積恨。一提固然。照應前書亦係預伏。後綫將金輪則天做個慈禧小

影自是比例精確。順帶吳棠贈金事。雖屬採用稗史。然與後書尙有映帶。並非閒文。

儘管敘清廷事實。於天國不無冷落。妙在插叙彼方排滿檄文。即順手將林李兩人之死交代明白。管前照後。心細文細。

這一回書總要將重要人物提出。所以於曾國藩加一倍寫法。因征髮剿捻。曾係首功。發縱指使歸會。一手提綱。繫領夫何閒然。

敘賽尙阿出師。係第一次命帥之姑。卻好趁勢引出向榮。亦算得一員大將。

第八十四回 江忠源調和兩軍 洪大全入陷重地

却說欽差大臣賽尙阿與向榮初次扳談。便覺得其人是個將才。信能獨當一面。又訪聞前次在鵬化山交戰。均由巡撫鄭祖琛。恒怯無能。提督閔正鳳。戰陣不力。以致大敗虧輸。連夜上個摺本。本中有兩種辦法。第一請嚴處鄭閔二人。以肅軍紀。第二請以達洪阿。獨當一軍。聽其與程喬采自由結合。所有本軍左右翼。即以烏蘭泰。繫兵南路。仍用爲左翼副帥。更以向榮。繫兵北路。升用爲右翼副帥。并敘明向榮才略過人。堪以重用。這一封奏摺。飛遞到京。咸豐帝自然准如所請。除左右翼副帥。由賽尙阿指揮支配外。當將鄭祖琛革職。拏辦。另以廣西藩司周天爵。升任巡撫。閔正鳳著革去頂戴。即交新撫調

遺請問周天爵是何等人物。這人表字敬修，係山東東阿縣人。兩榜出身，做過兩任知府。到也有些政績，也算騎得馬上得陣。不過性情太剛，年紀已老，遇事鐵面無私。以宋朝包孝肅五殿閣羅自命，所以人同他合式的不多。此時由藩司升做撫台，查點標兵馬，實無一人一騎能用。加以撥歸調遣的，又是一個閔正鳳。這種敗軍之將，如何能戰。選來選去，選到一位候補知縣江忠源。這忠源表字岷樵，係湖南新寧縣人氏。一榜出身，與湘鄉曾國藩同年。其人行俠好義，曾記得到京會試，與國藩同寓一起。國藩見其儀表俊偉，目若電光，聲如洪鐘，已知爲一代英雄有數的豪傑。及與談論時事，又復慷慨激昂。痛陳利弊，把個國藩聽得欽佩之至。然忠源去後，國藩常向人說：「江岷樵必立名天下，恐後來以節烈而死。」方叙其生，忽言其死，固然證明曾氏知人，亦復籠罩後書。見得忠源係一代人才。此後轟轟烈烈建功不少。編者遇書中緊要人物，慣用此筆。這句話要算得忠源一生定評。忠源自從會試落第，逢著大挑，得了個知縣，就分發廣西。前在廣西巡撫鄭祖琛面前，對於金田亂起，也很上些辦賊條。陳無如祖琛是個阿彌陀佛，談到用人，談到殺人是掩耳不聞。這時新任換了周天爵，忠源覺得天爵很有作爲。天爵也相信忠源是個漢子，於是找忠源過來，問問現在辦法。忠源說：「沒有別的法。我們綠營裏全是老弱殘兵，無一可用。第一要改練鄉團，由我回到新寧召集。好在此去不遠。第二要與饒

尙阿聯絡一氣。彼係主帥。我們的標下人馬。要通歸節制。刻間賽公已派烏蘭泰爲南路副帥。紮營距此甚近。我可前去看事。行事將撫台意思達到天爵。忙說好極好極。事不耽擱。即日由江忠源跨上馬。匹隨帶一二十名標兵。來到烏營。遞過手本。立刻傳見忠源。一見了烏蘭泰。便將桂省情形及撫軍派來的意思。說個大概。烏蘭泰歎口氣。說姓周的還知道與嚙。絡偏是嚙。們左右翼兩軍反不知聯絡。反發生意見了。來得奇託令人不解。忠源忙問因何發生意見。烏蘭泰說不必提了。只這向榮不是。嚙在主帥面前極力保舉。極力提拔的嗎。不錯。誰知他也會同嚙反臉。其實各路兵隊各人皆可調動的那金玉貴和田學韜兩個嚙。瞧他本領不錯。將略還好。嚙賞識他。倆將他倆撥歸嚙部下。誰知姓向的就不願起來。就同嚙爭論。在主帥面前說是嚙掣他後跳。你道誰是誰不是。我要替講一句。却是你不是。忠源因說彼此皆是爲公姓全姓田的在右翼也是。調在左翼也是。奉調只要建功立業。端平天國擒賊擒王何分彼此。烏蘭泰因說對呀對呀。嚙瞧你才略很好。是目今一個幹員。你留在嚙這裏幫辦軍務如何。忠源說當得遵命。但是周撫軍的意思要我回去趕辦鄉團。急其所急。儘一兩月工夫。我想把鄉團辦有眉目再來。烏蘭泰因說既如此。你可去。去便來。忠源喏喏答應。當下辭了烏公。取路回湘。便道又攏向營。會着向榮勸其與烏蘭泰消融。意見向榮因歎說這厮祇知有己。不

知有人姓全姓田的隨我多年。正資臂助。誰不要得個頭功。掙點面子。適才急探報來。那狗娘養的洪秀全。已經派定甚麼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領衆出山。不日此地便有大戰事。兵將不敷調度。你想我惱是不惱。急是不急。話言未了。恰恰第二次急探。又飛至帳下報說。賊營蕭朝貴馮雲山。已經大起人馬。還有天德王洪大全在內。做個軍師。此次出兵。非同小可。諸位定一定神。探子嘴裏既報告太平天國出兵在下。也要將天國如何規畫。如何出兵。情形詳詳細細的敘述個明白。趁勢接敘天國。毫不費力。前編講到洪秀全在鵬化山組織天國。自稱天王。一切總由神機軍師天德王洪大全代為布置。除楊秀清已封東王。蕭朝貴已封西王。馮雲山已封南王。韋昌輝已封北王。石達開已封翼王外。又因那汪海洋黃文金暗殺林則徐有功。便封海洋做康王。文金做堵王。後來陳德才胡有祿又暗殺李星沅。照例加封得才做扶王。有祿做鎮南王。這時天國熱熱轟轟。甚麼族兄洪仁玕。洪仁政。族弟洪仁發。洪仁達。遠族洪容海。也就陸續趕到。秀全格外高興。一例認爲國宗。加封王爵。因此天后賴氏。又要替哥哥請封。又要立兒子做太子。秀全是一概應允。忙立兒子洪福做王子。記得洪福這時年才八歲。順便又封天妹洪宣嬌做大長公主。天女金寶銀寶。均做公主。大舅賴漢英做護國公。其他秦曰綱。何震川。拜做左丞相。林鳳祥。羅亞旺。拜做右丞相。胡以晃。范連德。李開方。派做保駕大臣。開方年才十

六係一個變童居然衣紫腰金官至極品這不算數秀全又發個號令說是天國天兵天將如能殺妖魔一千者定授王爵殺八百者定授公爵殺五百者定授侯爵人越殺得多官越做得大大家要遵守天條替天行道分撥已定當招呼神機軍師洪大全過來叫他撰道討清排滿檄文這一道檄文已經由在下替爲披露此時不必復述但是大全在天王面前非常賣才他覺得一篇煌煌檄文已風行國外惟天國以內亦必用些筆墨點綴才好因就金鑾殿午朝門兩處擬就兩副楹聯呈與天王過目秀全看了一遍不覺拍手歎賞忙叫大全寫好張挂

其金鑾殿楹聯云

先主本仁慈恨茲污吏貪官斷送六七王統緒

藐躬實慚德望爾謀臣戰將重新十八省河山

又午朝門楹聯云

維皇大德曰生用夏變夷待驅歐美非澳四洲人歸我版圖一乃統

於文止戈爲武撥亂反正盡沒藍白紅黃八旗籍列諸藩服萬斯年

這兩副楹聯拍馬拍上西天吹牛吹到外國秀全贊不絕口歸總說了一句後聯勝似前聯口氣尤合

孤意孤想我們天國服制未定也須急速籌備才是大全還未回答早是東王楊秀清拍手笑說這又何難我早預備齊全秀全因問王兄怎的預備秀清點一點頭忙招呼人衆在自家宮內扛擡百十只戲箱過來當下一只一只的打開所有繡龍袍服衣裙由天王天后揀去穿了那些金盤龍馬褂子繡花袍子由十數駕藩王分別取去穿了甚麼鵝毛扇子八卦袍子自然是軍師洪大全受用金貂紫蟒長翅烏紗自然是左右丞相秦曰綱何震川林鳳祥羅亞旺受用國舅有國舅的服裝駙馬有駙馬的服裝保駕大臣有保駕大臣的服裝文的紗帽象笏武的抹額金盃大家穿換齊全紅紅綠綠花花朶朶秀全瞧了又瞧看了又看高興起來便在九龍寶座上一登說我們就此行個朝賀禮兒何如一聲肅靜大家分個文武東西兩旁站定先由值殿太監將雲帝一拂說聲天王在上諸臣就此行禮天國定例東西南北四王是在殿上設着座位的其餘翼王石達開天德王洪大全雖沒有坐位卻一個站在左邊一個站在右邊靠攏天王石洪二人以下却要跪拜行禮舞蹈山呼請問甚麼叫做山呼便是大家跪在地下口稱萬歲萬歲萬歲罷了天王在上將龍袖一拂一聲免禮諸卿平身當時只差班鑼鼓七搭湯點湯點便是新舞臺上演的一齣大賜福了（信口開河笑的人肝腸欲裂）閒話少講單講楊秀清在東廂第一把交椅上起立說現在我們天國已成立兩月兵馬已足糧草已齊我想胡

日出兵先征伐廣東將那省城破了把個妖魔徐廣緝捉了這厮做著總督慘無人道非把他剝皮熬油點天燈不可大家齊聲稱是獨有石達開鼻子裏嘍的一聲冷笑（畢竟此君不凡）當下楊秀清楞著雙睛把達開瞧了一瞧因嚷說我這話不對嗎達開忙說對是對得很不過繞著道子比如下棋只顧殺一角不將全盤打算不能佔得局勢我的意思與其殺死角不如急急出頭佔據中腹古稱爭天下必於武漢我們能够得著武昌漢陽做太平天國的根據然後北上北京或東下南京這一盤棋不怕不被我們把子兒喫的乾乾淨淨（好心路好眼光）姓石的這句話不曾講完早是神機軍師洪大全擺著八卦袍搖著鵝毛扇唱著高調說翼王高見很是不錯這兩廣地方已在太平軍範圍以內只須傳檄而定我的主張是先要簡閱兵馬在各處設立招賢館并將我前日所議的討清排滿檄文多多印刷幾百千萬張到處張貼一者使得漢人知道滿奴的罪惡可以天兵到處不生抵抗二者使得一般英雄豪傑棄暗投明這叫做一紙空文勝於十萬甲兵（後書革命軍起全以報紙鼓吹係用此法不圖大全已見及於此）大全話沒講完早是天王洪秀全一疊連拍著龍案說王兄之言甚合孤意就此分別辦理一面在東西南北四路設了四處招賢館選派那汪海洋黃文金陳德才胡祿四駕大王在館中做了招待一面又印刷許許多多的討清排滿檄文遠近張貼不上多時那一班

應運而生的混世魔王甚麼項大英方成宗鄧光明黃子隆鄧雲官伍貴文汪安均劉得功廖發壽陳坤書林彩新梁成富張大洲汪有爲一起一起的夥合匪徒有江浙的有皖贛的有川湘的大率兩廣出籍還居多數最後來了兩個回徒一叫藍仁德一叫藍成春是從雲南來的（却有伏綫）又最後來了個青年英雄牛得眉清目秀叫做張嘉祥表字殿臣却係廣東高要縣人氏其人年方十八性既靈敏武藝亦復精通善用兩口純鋼快刀每柄十八斤重但是他不用刀時兩手臂套許多鐵錫每邊重量與刀相等用刀則去錫套錫則去刀所以他使動傢伙毫不喫勁家世經商父母早亡原帶些資本由粵到桂經紀商業不料在貴縣誤投宿店遇著奸人知道他身有銀兩欺他年輕串通貫縣公差竟誣栽他銀是賊銀人是毛賊取出一張偽造的硃簽蜂擁而來打進客店齊嚷捉賊嘉祥不知端底方上前詰問誰知鐵索鐵尺向著自身箍打而來嘉祥如何答應年輕氣急忙的抽出雙刀向人衆一格只一格不打緊竟溜溜滾下兩顆西瓜落地呀呀白晝殺人扼票拒捕這個亂子是闖得大了嘉祥此時也不顧銀兩一縱步上了店屋接連撲撲幾縱連人影兒都不見了這理由他做案那張嘉祥却逃得性命趁不到錢文沒來由聽講某處招賢到得南路館中卻好碰見跳山虎黃文金在彼招待文金問名問姓好個張嘉祥不肯吐實只說了聲我叫張小虎子文金笑說也好也好我插號跳

山虎你叫張小虎來來你可認我做個乾父俗說行到矮簷下誰敢不低頭嘉祥胡亂叫文金一聲乾父文金好不歡喜便把嘉祥帶至鵬化山與一班混世魔王同來朝見天王洪秀全秀全一一見過將項大英等十六人均封做天將獨有張嘉祥因保年輕資格不夠給與蕭朝貴做了義子朝貴好不歡喜因著甚麼因爲朝貴最喜嬖童今見嘉祥生得非常俊俏當即携至駙馬宮中誰知這駙馬爺愛俏那大長公主亦愛俏你防著他防著你幸而兩下皆不成事實把個小虎子擱在乾沿（編者必就張嘉祥鋪叙一番亦以嘉祥爲當時要人出籍與衆不同惜其陷賊而又喜其能背賊也）一過十日這日蕭朝貴同洪宣嬌因著張小虎子事情在宮中鬨氣你講他不害臊他講你不顧面孔一遞一句搶白正要夫婦揮拳却好黃文金從外跑來說你們在這裡吵些甚麼現在滿奴的兵馬已分著兩路殺來天王起鼓升殿見你倆夫婦不到叫我來奉請夫婦倆撇過閑話當隨著文金同走才出駙馬宮早見張嘉祥迎著上來文金叫聲乖兒子……朝貴心中一怔忙說這厮是我的兒子難道又是你的兒子嗎文金笑說他做我的兒子在前做你的兒子在後你叫得他乖兒子我便叫不得他乖兒子嗎朝貴說這個不能你是私下承認的我是當殿過寄的洪宣嬌趁著兩人爭論忙雙手樓著嘉祥親親熱熱的接了個吻說我的乖兒子姓黃的也不是你阿爹姓蕭的也不是你阿爹只有我是你續

嫡親的阿媽乖兒子你還是跟著阿媽過活好嗎（奇情怪文惹得人笑得肚痛不知編者從那理想來）張嘉祥聽了這話不覺兩頰緋紅雙手一縳爭脫身子他們三人這才一齊上殿見過天王王瞧著朝貴宣嬌發怒說你倆又躲在那裡現在驢鞭子殺來了你倆可知道不知道朝貴說這有甚麼話講他殺得來我們也殺過去任憑他槍林彈雨便是一礮子打來把我的頭打滾了我還是要殺要殺他個娘的（出語不祥爲下文伏綫）天王聽了不覺又笑又急說好糊塗東西未曾出兵先講些不利之言該死該死（天王也說他該死他是活不成了）馮雲山在旁插言說人誰不死只要第一個死了第二個再殺上去第二個死了第三個再殺上去第三個死了（伏下天國損失三駕反王）話才講到這理天王不由得將龍案一拍說夠了夠了已經死掉三個還要再死嗎孤今日坐朝本來同大家計議出兵未曾談到正經使這個說死那個說死好不蹭蹬話言未了早有個急探來報說是滿清妖魔已派養尙阿做了統帥那賽尙阿已分兩路布置一路南來是由烏蘭秦統兵一路北來是由向榮統兵北路有湖廣總督程喬采同甚麼達洪阿做了援軍南路有廣西巡撫新任周天爵并那閔正鳳做了援軍聞說不日攻山請令定奪天王說聲知道探子退下天王因對軍師洪大全說這事如何應付大全不慌不忙擺出軍師架子把鵝毛扇子略略輕搖因說兵書上講的先發制人我

們與其等敵方來攻不如先行出兵給他個湊手不及我們的人馬可直取永安州因此州爲湘桂的門戶得了此州便可破湘取鄂直入中原不管敵方的南路北路我們天兵天將總要把他殺的七零八落我們所懼怕的林則徐李星沅已死甚麼賽尙阿甚麼烏蘭泰向榮又甚麼周天爵閔正鳳程蔭采達洪阿算得甚麼甚麼以我看來一個個都是酒囊飯袋一肚草包罷了（卻不盡然寫大全目空一切志氣驕滿所以取敗所以殺身）天王笑說王兄高見與孤深合我們就刻日起兵先取永安誰是願當頭陣立此第一奇功當有馮雲山蕭朝貴齊說我去我去天王將他倆臉上氣色一望很不漂亮又想著適才兩人口出不利之言使用話阻止誰知軍師洪大全揮動鵝毛大扇大聲嚷說這出兵全憑著一股銳氣今願意去的不叫他去不願意去的反叫他去豈不喪我銳氣儘去儘去天王如不放心不才願同馮蕭兩王齊去包管太平無事（怕的不太平而有事）天王不便再阻因說倘得王兄與他倆同去居中指揮孤可放心矣計議妥當當下洪大全選定林鳳祥李開方做了助手馮雲山選定廖發壽劉得功做了助手蕭朝貴又選定黃文金項大英做了助手各領太平軍一萬各人部署已定大全雲山無書可說獨有朝貴不放心那個張小虎子回到駙馬宮來找小虎子偏生這廝已被洪宣嬌招呼入宮正在絮絮不休糾纏不已青天白日晝宣嬌硬要小虎子如何如何小虎子偏不肯如

何如何宜嬌正待行強在這閃電穿鍼當兒却好朝貴到了小虎子佶伶非常一閃出外沒口子呼著
 父王來了……朝貴喝聲誰教你跑進媽房還不快滾宜嬌并不羞澀講聲他是你的乖小子難道不
 是我的乖小子嗎難道兒子不許見娘嗎朝貴知道堂客是個濫污貨又是個母大蟲脾味不是好惹
 的因陪著笑臉說閒話不談如今我要開步走了宜嬌說你走便走走除得你我還有別人你牢記了你
 上陣須雙手把個腦瓜子抱緊了（毒口毒心世間儘有如此婦人不是編者任意挖苦）諸位宜嬌
 這些話是口頭常談朝貴也恬不為怪此時免得淘氣略停頓便趕出宮外來找嘉祥嘉祥到了朝
 貴忙問你還是願隨阿爹願隨阿媽呀嘉祥說兒子也學些武藝自然隨父王出馬朝貴拍手笑說照
 呀照呀既如此明日出馬我便給你天兵五百由你行動自由（著眼此句）嘉祥嚷聲得令隨即下
 營挑選精壯人馬諸位這裏鵬化山挑選人馬預備出發那裏清營急探早分頭報告所以江忠源才
 到向營便得到天國裏面出兵消息（一筆兜轉逗筭接縫）向榮因問忠源說現在戰事緊張我們
 如何處置忠源說以我忖度賊必攻取永安州因著甚麼因為該州係湘桂兩省門戶南北咽喉賊無
 大志則已如有大志必窺我中原如取中原非先攻永安不可為今之計我們北路兵馬須與南路兵
 馬連合一氣以圖個併力抵禦向榮說先生之言甚是但恐北與南合南不肯與北合又待如何忠源

說這事非合作不可。大帥放心。容某憑不爛之舌。折回南路。再與烏公計較。向榮說事不宜遲。即請速去。速來。忠源答應。立即回馬。隨帶一二十名標兵。又折回烏營。烏蘭泰見江忠源去而復來。深爲詫異。既見面。便問說：你講回籍趕練鄉團爲甚。去去又來。忠源也不理會。這句開口轉問。這裏大營可得到。敵方起兵警報。烏蘭泰說：適由急探來報。據說敵方已派定洪大全、馮雲山、蕭朝貴三駕反王。不日出兵。噤是已有準備。不懼怯他的。忠源忙說：請問大帥如何準備。烏蘭泰笑說：不過準備打仗罷了。噤這裏有全玉貴、田學韜兩員虎將。均有萬夫莫當之勇。任憑他多少毛賊。管教殺個片甲不回。忠源說：軍宜智取。不宜力敵。萬一敵方不來與我挑戰。竟乘虛去撲攻永安。大帥如何處置。烏蘭泰想了一想。說：他會撲攻永安。噤噤噤。他能攻破永安。噤能克復永安。這也不足介意。忠源說：與其永安城破。又復不如擇個險要所在。將敵兵截殺一陣。殺得他大敗而回。然後連合北路。向軍直搗天國巢穴。豈不是好。不瞞大帥話。講我已同向帥接洽妥當。這次戰爭。彼此已願附驥尾。第一大功。還讓我帥獨得。是否望乞定奪。烏蘭泰笑說：你講第一大功。講得如火如荼。彷彿已有把握。噤實不解。請問計將安出。忠源疊一疊指頭說：那永安州向南十餘里。有三座山頭。一叫龍虎山。一叫秀才山。一叫石燕山。那三座山險要異常。我們可伏兵於彼。山路出口有座莫家村。可在該村布置疑兵。以爲誘敵之計。敵來誘入山中。

發放些地雷火礮一定可以得手。一定可捉獲幾個頭腦。這不是第一奇功嗎？（胸有成竹。妙算無遺。）烏蘭泰沈吟一會說。先生此言到也不錯。說行就行。磨們就此拔隊。一聲令下。鼓號齊鳴。登時左翼軍隊全行開拔。至永安。復由江忠源飛報向營。請向榮開拔右翼南隊。速來永安會齊。不消一日。向榮也就全隊開來。此時烏向兩帥連合一起。由忠源相度形勢。布置一切。諸位記清。右翼向營是駐紮石燕山左翼。烏營是駐紮龍虎山中間。秀才山頂高高豎桿。大纛旗下面安設許多地雷火礮。俗語有兩句。計就月中擒玉兔。安排香餌釣金鰲。這邊準備周到。那邊太平軍也分做中軍左右翼三路。由鵬化山浩浩蕩蕩殺將過來。將到莫家村。瞧見村上有清營駐紮。當有前哨回報。神機軍師天德王洪大全。因說前面既有妖魔。誰替我衝殺個頭陣。話言未了。早是林鳳祥李開方喊著得令。雙雙的提刀提槍。跨上馬匹。指揮著三千紅巾天兵。殺上莫家村。原講村上的清兵。是在此誘敵的。比見許多紅巾一陣殺來。早已一閃而散。鳳祥開方好不得得意。便睡手得了莫家村。但是找顆人頭發發利市。却找不到。天色已晚。就此安營。次早。大和馮蕭二王到了莫家村。瞧一瞧清營形勢。只見一排三座山頭。高高下下。都紮的營盤。中間秀才山。遠豎著一桿纛旗。大全也讀過三國演義。一部書屢屢提及三國水滸。總由那努爾哈赤遣下孽來。因指給馮雲山蕭朝貴看了清營。忙說。昔蜀漢馬謖在山頂。

紮營。遂有街亭之失。如今向榮、烏蘭、秦也在這秀才山頂上紮營。這不是不知死活嗎？趁我們天兵才到，銳氣方張，來來馮王，你可領部下人馬從左邊殺去。蕭王，你可領部下人馬從右邊殺去。中間這座主峯，必然有主要人物在上。看我督同林鳳祥、李開方奪取這座山頭。馮蕭兩人齊說：「怕的敵兵有伏軍師，還須斟酌斟酌。」（一折）大全說：「好笑，你倆在天王駕前抱著奮勇，願打頭敵，比到陣前到膽怯如鼠，那裏說起馮蕭兩人不便搶白？只好各領各兵看事行事。單講神機軍師洪大全，卸去奇古服裝，脫下八卦袍，丟下鵝毛扇，另換一套武裝，手擎雙股寶劍，坐跨八尺高頭馬（也會神出鬼沒）指著林李兩將在前衝鋒，一陣鼓起，早是紅巾滾滾的天兵，嘈嚷著殺進山去，轉過兩重山，凹幕然半空中打個霹靂一聲，噦響。左邊是向營移動，右邊是烏營移動（來了來了）大全一聲不好忙叫中計。誰知兩邊清兵如雙龍入海一般，四面風起雲捲，把個神機軍師早困入重圍。大全急呼：「林李二將，誰知二將已旋入漩渦，與自家隔絕。那馮蕭左右翼援軍，更是緩不濟急，心下益發著慌。坐騎在山凹裏，面只是亂轉，正在轉不去，忽斜刺裏來了一位白袍將軍，頭盔繫上白綢，手端一桿爛銀槍，坐騎雪白嘶風馬，生得高眉朗目，年紀在三十開外，來將不是別人，正是鼎鼎大名的金玉貴。全的一聲怒喝，人到馬到，馬到槍到，大全慌著用劍來格，誰知槍花一撥，雙雙寶劍隨時落地（好沒用的東西也

要臨陣出醜。大全既手無寸鐵，只好雙睛一閉，聽其擺佈。好個全玉貴，並不來取他性命，只將猿臂一伸，提著大全衣領，喝聲下馬，不消說得大全是一個筋斗跌下馬來。早有十數個清兵將大全繩捆索綁而去。俗說蛇無頭不行，鳥無翅不飛。一班太平軍早是呼喊的呼喊，逃跑的逃跑，山中地雷火礮齊發，烟霧迷漫。那林李二將也就落荒竄走。幸虧馮雲山、蕭朝貴相隔山外，不曾裹入重圍，趕著吹號收兵退營。至三十里外，我且不提。（擇過一邊）單提全玉貴活捉了洪大全，忙著押赴烏營。票見大帥烏蘭泰好不歡喜，立刻升帳，鞫囚大全。到此是立而不跪，問他口供，他便滔滔直供，毫無隱諱。烏蘭泰知道洪大全是天國第一要人，不敢怠慢，立刻打入囚車，便由江忠源押解上路。忠源知洪大全係湖南人氏，恐沿途黨羽甚多，有人行劫，因將囚車四面用黑幕罩定，既抵長沙，方始開幕。大全探出頭來，知到越過衡山救星無望，方歎了一口氣，說我命休矣。從此便換員押解，一路抵京。江忠源趁此回籍練兵，不在話下。正是

敵方失利

喪其雄會

匪烏之功

乃江之謀

評曰：此回叙清廷命將出師，自然要分個條理。看他夾叙周天爵，又夾叙江忠源，叙天爵是陪賓，叙忠源是主體。因忠源官職雖小而能調停烏向兩帥之間，永安之勝雖由兩帥相衷共濟，設非

忠源居間設謀畫策於事何能有濟且後書養衣渡之戰忠源實能獨立奇功由湘鄂而轉戰安徽由安徽而獨當一面忠源事業轟轟烈烈曾胡以外便當首屈一指

叙過清廷出兵便當趕叙天國起兵然文筆忌直妙在由急探報告掉轉筆鋒一層一折有補叙有插叙有直叙叙到歸宿仍以急探報告作個紐結文筆隨灣便轉遇漏即補無懈可擊叙事妙才

叙天國朝賀其間趣語橫生極有意味叙張嘉祥陷身天國黃文金爭他做兒子蕭朝貴爭他做兒子洪宣嬌又爭他做兒子三人心理不同經編者一一描寫無一字不科趣無一語不入情然而嘉祥別有用心各求諒解此兒遭際爲可憐此兒抱負爲不俗

叙永安之戰亦甚如火如荼觀於大全受縛人皆歸功全玉貴我却歸功江忠源

第八十五回 破桂林石達開得志 失永安烏蘭泰亡身

前書講到江忠源押解要犯洪大全行至長沙即回籍練兵這件事也要有個交代一者長沙爲兩湖總督程喬采駐兵之地還有那達洪阿紮營於此大全囚車到此必然有一番交割手續然後轉京二者忠源見烏向兩帥雖屬暫時合作言歸於好就這生擒洪大全其實向帥亦有功勞而烏帥的意思

全然攬功獨有於理不合。此次專摺進京，惟叙自家調度有方，全玉貴係授彼指揮，其他抹煞不言。眼見戰禍未已，毛賊倘然再來，預料向軍必不爲助，向既不助，烏蘭泰必孤掌難鳴，終歸失敗。由此看來，不如脫離關係爲是。三者粵禍蔓延，必連及湘鄂，目前綠營兵馬及滿州兵馬積弊已深，全屬暮氣。此時補救之法，惟有趕練湘軍，聞說曾國藩已回籍創辦鄉團，新寧何可落後爲中國大局計爲鄉里自衛計，所以忠源行到長沙將囚車交割之後，卽迴回新寧辦他的鄉團，後書自有交代。（摺過一邊）單講湖廣總督程喬采因著接收囚車之後，知道洪大全是個重要人犯，趕著派員解京。既到京城，咸豐帝因係第一次戰爭，卽捉獲賊中頭腦，非常高興，當仿照午門受俘成例，召集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御門訊供。洪大全是赭衣鈕鍔，鐵索琅璫，仍舊立而不跪，喝他招供，偏生他腦筋清爽，自家大手筆所撰的一篇討清排滿的檄文，居然由首至尾朗誦得一字無譌。中間引用的妖人魔鬼，羯狗騷狐，却無一字避諱。（不必有是事不可無是文，編者用意在前後關合而已。）皇上越聽越惱，直氣得三尸暴躁，七竅生烟，到得讀完，卽招呼刑部將大全押至市場，替朕零劓寸磔。御旨既下，刑部照例用破鑼破鼓，盞酒片肉，將大全綁上木椿，記得大全臨刑，還口占西江月一闕，詞曰：

寄身虎口運籌工，恨賊徒不識英雄。（指烏蘭泰耶，抑別有所指耶）漫將金鎖鎗飛鴻，幾時生

羽翼萬里御長風（今生休想且待來生）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六弢三略總成空
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此必沿途做成於臨刑誦之）

小詞念過大全因道路擁擠來至殺場觀看熱鬧的頗多又記起唐人司空圖兩句詩來說是漢兒盡作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念了又念吟了又吟忽報說時辰已到劊子手依法行刑諸位這凌遲處死是舊刑律上的慘政任他洪大全是個漢子那滾油煎心是著實難捱的清廷寸磔大全以後皇上念烏蘭泰獲此奇功先行傳旨嘉獎又念周天爵年力就衰恐其誤事特改任鄒鳴鶴爲廣西巡撫責成欽差大臣賽尙阿駐紮桂林經略兩廣兩湖的軍務此話不表單表永安一戰天國失去神機軍師洪大全幸而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不曾捲入漩渦兩支兵馬損失有限當下蕭馮兩王退出莫家村三十里外安營略定一面是飛報天國一面是查點部將所有黃文金項大英廖發壽劉得功固然不會遠離便是林鳳祥李開方也從戰地逃回不過盜歪甲散身帶微傷罷了獨有個張嘉祥無影無踪連部下五百健壯也不知去向（奇怪之至）蕭朝貴惶急萬分便是黃文金也捏著一把汗俗說螟蛉之子雖非自家骨血但父子情感也是有的文金還不大想望爲最朝貴望眼欲穿左一聲乖兒子右一聲乖兒子只差扯起招帖四下鳴鑼（妙語趣文）諸位這張嘉祥果然是被人拐逃嗎不是

不是原講。他混做長毛。殊非本意。加以投在駙馬府。做個小貨子。不是朝貴。想他心思。便是宜嬌。想他心思。總因他人才生得太漂亮。面孔生得太俊俏。心想陷入賊中。不過一時權宜。萬一清白之身受其污點。那是不足爲人。鴻鵠志在高飛。驕驕不屈。壓下趁著秀才山雙方混戰的當兒。他早帶領五百名健壯。自由行動。探知向榮駐營在石燕山。他便繞過山路。翻過山頭。直抵向營。官軍方以爲賊來劫寨。預備抵敵。嘉祥早滾鞍下馬。徑行投入轅門。適值向榮戰勝回營。檢查軍校。忽報說賊將來降。請令定奪。向榮原是老於軍務。又愛才如命。當令傳來人進帳。嘉祥到了帳口。跪地不起。向榮見他年紀輕輕。又生得眉目清秀。知道是個善良種子。非劣根可比。問過姓名來歷。便扶他起立。又細細與他談些軍事。將嘉祥對答如流。向榮大喜。當屬令薙髮編辮。補授他一個千總。所有五百健壯。亦通令編髮。注入軍籍。從此張嘉祥飛黃騰達。每戰有功。後來位至總帥。做向榮個替人。那還了得。一總括一句。單是張嘉祥改邪歸正。他乾爺蕭朝貴尙不得知。久望不歸。却好太平天國裏。又改派東王楊秀清來做主帥。又派翼王石達開去取桂林。書是一起話分先後。却說天王洪秀全前因洪大全等兵下永安。日夕盼望捷音。不料永安捷音未至。那廣西巡撫周天爵又派閔正鳳領兵壓境。雖屬正鳳是個敗軍之將。無能爲力。然與烏向兩軍互爲聲援。亦是討嫌。秀全正欲派兵派將前去抵敵。忽接到蕭馮兩王警

報據稱軍師洪大全已被清營生擒過去。正如半空打個霹靂，驚得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忙忙在
金鑾殿聚衆會議。當由翼王石達開建議說：「大全爲人才幹儘有，不過氣盛而驕，所以取敗。爲今之計，
我們要略變方鍼，雙方兼顧。一方面直搗桂林，以斷清營援救省去無限的障礙；一方面再派個有威
望的主帥前去永安，節制蕭馮二王。此次出馬，務必取永安，以打通湘桂門戶。南北咽喉，天王說此
種計畫，甚合孤意。孤想來，想去永安之行，非卿不可。達開說可以，可以。但臣的資格不够，莫如派東王
楊秀清去。因著甚麼，因爲蕭馮馬最懼怕東王，除得東王，別人指揮他不來。」（爲後文再打屁股張本）
秀全連說是極是極。這一路兵馬，孤依你意思，便派東王去節制去調動。但是桂林方面，一以委託
於你，你不可再行推諉了。達開說：「謹遵天旨，分撥已定。」天王當殿又加封東王楊秀清爲護國軍師。對
於天國王公以下，有先斬後奏特權。諸位須知此種特權，不待天王加封，早爲秀清所固有。諸位不讀
過前書的嗎？秀清能執行天父命令，一霎神附起來，要打天王，天王尙伏地受刑，何況別個？（應前第
八十二回）此時又當殿加封，不過多添一句話說。然而楊秀清何不樂意拱一拱手，說聲謝謝，隨即
點齊三萬太平軍，浩浩蕩蕩前往永安，不提。（暫擱一邊）先提石達開奉了天旨，在山巒齊一萬人
馬，用方成宗、鄧光明、黃子隆、藍成春四人做了部將，取路直犯桂林。距桂林三十里有座駱駝嶺，清營

已派兵駐紮。主將不是別人，便是已革提督閔正鳳。此外還有總兵長瑞、長壽兩將。這兩將是德那理來的。原來是由欽差大臣賽尙阿新經調來。上文交代明白。賽尙阿已接奉朝旨，移駐桂林。此時舊任巡撫周天爵新經交卸，新任巡撫鄒鳴鶴新經接替。那知姓鄒的官運不亨，才接篆履新，即有太平軍壓境。又值賽欽差架落很大，脾味犯頂自家是個文官，因軍事戒嚴，到要脫去袍褂，換上戎裝。日夜在城巡防，不時還要到駱駝嶺走動走動。這日正與閔正鳳計議方略，驀然的聽得鼓號齊鳴，殺聲四起。一聲不好，敵軍已周匝包圍。主將閔正鳳原是驚弓之鳥，非常著慌。當派長瑞、長壽兩位總兵領些人馬下嶺，抵敵自家。却借口省城要緊，此嶺一失，必牽動省城。我當護送撫軍趕緊入城，不可遲誤。鄒鳴鶴聽出姓閔的是個恇怯無能不足圖功，急切覺省城要緊也，胡亂依了正鳳，就此並馬入城，再謀抵禦。這理駱駝嶺由鳴鶴正鳳走後，軍心全然活動。總兵長瑞、長壽兩位旗大爺，本領平常，下得嶺來，長壽遇見方成宗、鄧光明，戰不多合，落馬損命。長瑞本領略高，舞著一桿花槍，到也活動，無如碰著黃子隆，盡成春。兩個戰將，殺他一個，如何取勝。正欲落荒逃跑，早被黃子隆發出槍彈，巧巧炸裂腦漿，又死於非命。清兵見兩將陣亡，一聲吶喊，不免降的降了，逃的逃了。石達開趁勢取了駱駝嶺，休息一日，次日揮動太平軍，一片紅巾直抵桂林城下。遠遠瞧見城樓上站著三人，中間一人穿著杏黃團龍馬褂。

紅頂花翎知道是個欽差。賽尙阿左邊。文官武裝。必係鄒鳴鶴。右邊頂貫。盜鏝。必係閔正鳳。遂開在馬上。提足精神。一聲長叫。這叫聲是從丹田底下。運氣衝出。喉管音大而宏。彷彿是一隻雄雞。用鐵管造成。聲帶俗說。雄雞一聲。天下白。好個達開不鳴則已。鳴必驚人。他只這長叫。不趕緊誰知。賽尙阿喫了一唬。不覺屁滾尿流。當下衝口說了句。這這鐵公雞。是從那理來的。後來軍中替姓石的。起個插號。便叫做鐵公雞。但這隻鐵公雞。厲害非凡。到得他臨陣長叫。必然仗仗得勝。萬一不叫。必然大敗。虧輸（無論何事。一經編者解釋。便有意味）諸君不信。請看這一次兵至桂林。經達開一聲長叫。早把清營人等。叫得骨軟筋酥。賽尙阿是無心守禦。帶領閔正鳳開城。他往苦了鄒鳴鶴。一個老冤。他是個封疆大臣。不能走開。忙著督兵防守。四路求救。無如外面救兵不至。眼見一座桂林省城。已被太平軍攻破。鳴鶴只好尋個自盡。做了殉難忠臣。後來朝廷自有卹典。我且不表。單表石達開攻破桂林。一衆天兵天將。任意屠殺。因著甚麼。因爲殺人一千才巴。結到王爵。殺人八百五百才巴。結到公爵。侯爵。大家想。封王封公。封侯。就不免借重人頭。做他的成績（可發一歎）果不其然。這一次兵破桂林。天王得了石開達的捷報。知道部將殺人無數。應大加封典。於是封方成宗做烈王。封鄧光明做歸王。封黃子隆做潮王。封藍成春做端王。因連想到王位愈多。天國的威勢愈大。趁此時機。何不下道天旨。給與東

王楊秀清叫他擇尤保奏，以資鼓勵。主張擊定，便發了一張玉牒，飛遞到東王大營。（趁勢飛度，轉筆無痕。）這時東王楊秀清尙駐兵莫家村，南軍勢尙未能發展，因著甚麼？因爲清營死紮在石燕山，秀才山、龍虎山、三座山頭，無法進攻。似此曠日持久，虛糜軍餉，如何立功？秀清正坐在大帳，抓耳撓腮，忽接到天王玉牒，知道石達開已在桂林得了頭功，部下封王不少。現在要我擇尤保奏，分明是催促我進兵，沒有別的意思，也罷也罷。我且齊集大衆商議，個進兵之策。一聲號召，早是西王蕭朝貴率領著黃文金、項大英兩人，南王馮雲山率領著廖發壽、劉得功兩人入帳。續後林鳳祥、李開方也就相携而至。帳中席次是楊秀清居左，蕭朝貴居左，馮雲山居右，三王皆有坐位，其餘六人侍立兩旁，卻沒有坐位。次序已定，當由秀清取出天王玉牒，給大家看了，因說：「按照玉牒開來，天王是催促我們進兵，但進兵必取足馬草軍糧。我們大營的糧草，前日是派蕭駙馬催趲的，如今可曾齊備？朝貴聽到這理，登時把雙眼一楞，說這些小事，隨便差遣個下級軍官也就行了。本藩是不必過問的。秀清冷笑一聲，也不講甚話。一霎時，拿出那老刻版的文字，眼睛一翻，向後一仰，嘴裏白沫粘涎，淌個不止。大家面面相覷。馮雲山知道秀清又要作怪了，朝貴胸口只是小鹿兒亂撞。（所謂賊人膽虛。）不消一會，秀清一骨碌爬起，取出隨身法寶，你道是什麼法寶？便是一本勸世靈言，一把斬妖劍，一支小小伏魔旗，（三種

物事。又於此回出現筆底真神出鬼沒。這三種物事。算是天父。耶和華給他的。他是頃刻不離。如今又要用殺雞噉猴方法。借蕭朝貴立個下馬威。當把勸世靈言一揭。伏魔旗當中一插。右手執著斬妖劍。大聲嚷說。天父有命。如今第四個兒子。罪犯天條。叫我蝎螫打他。一頓左右快替我把他拖下。捆打這個當兒。誰個也不敢講情。偏是李開方仗著是天王的變童。又與東王有些沾染。趕上前來笑嘻嘻的替朝貴討情。秀清不免將牙根一咬。說你這兔囚子。我今日也給你個甜頭。忙喝左右先將開方按捺。不免在屁股上打了五板。畢竟心中肉疼。喝聲你這小娃子。還不替我滾開。開方討了這場沒趣。雙手摸著屁股。站在一邊。再也不敢開口。筆底何狡猾。乃爾。這時朝貴惟有除去龍冠。卸去龍服。由人將他捆縛。按翻在地。屁股朝天。用大板子一五一十數個不歇。數到八百。已是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不能再數。只才住手。朝貴雖是一塊頑皮。那能經此毒棒。究竟姓楊的同姓蕭的。有何毒恨。諸位想想。不過爲著洪宣嬌。那個淫貨。罷了。唉。唉。楊秀清。既奸淫人妻。還同妍婦的親夫。過意不去。這還有個天理嗎。所以弄到結果。秀清也落個碎尸寸磔。變做肉泥。惡有惡報。誰講天道是沒有報應的呀。又趁筆照應後書靈敏之至。帳下行杖已畢。朝貴是哼聲不止。當由人衆將他扶起。躺臥一邊。秀清定一定神。因又向大衆說。現在天國進兵。不可遲緩。封王拜爵。好乘時機。諸位有好妙計。可從速講來。馮雲

山說：本藩願帶領天兵天將，從明日開始攻山。務在有進無退，拚著這顆腦袋與礮石硬碰一場。這話因朝貴被打激動，却好再透下文。秀清笑說：你的意志可取，但鬪力不如鬪智。話沒講完，早引出一位智慧家來。這人不是別個，便是保駕大臣林鳳祥。姓林的前從洪大全到此，已是經過戰陣，進過山谷。他於該山的出入要道，頗能知其大概。因對楊秀清說：我們須用誘敵之計，把烏蘭泰誘了出來，祇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便可殺他個不亦樂乎。包管成功。且不說明，觀下便知。秀清點頭稱善。於是，由著林鳳祥布置一面移動大營，一面仍由鳳祥同李開方前去搗戰。引起下文。話說烏蘭泰自從生擒了洪大全，解送入京，不日得了朝旨嘉獎，心中何等快樂。但是他又探知向榮新收個降將張嘉祥，又不免生了猜忌。一日用個名帖，請向榮來營會話。席間談起張嘉祥，向榮是非常獎許。烏蘭泰大不謂然，說是敵方來降，僞多真少。萬一兩軍對壘，從中暗暗通個消息，如何得了。以噤主張。那張嘉祥是不可存留，上策殺之，下策逐之，最爲妥當。向榮笑說：這張嘉祥非別人可比，不瞞你說，我方倚爲心腹。烏公聽到這理，不免馬蹄袖子一拂，就此退後。向榮討此沒趣，又因這次戰功，烏蘭泰并將自己抹煞，也便發作幾句，轉身回營。從此向駐石燕山，烏駐龍虎山，各防各人地段。中間秀才山亦畫分界線。補清前文說明烏軍失敗，向軍不爲援救之由。然其咎亦由烏自取。巧巧這日，林鳳祥李

開。方。是。向。龍。虎。山。搗。戰。烏。蘭。泰。聞。報。又。欲。獨。立。奇。功。因。傳。下。帥。令。說。今。日。之。戰。非。殺。盡。毛。賊。不。可。（活
做。大。夢。）一。聲。號。響。營。門。大。開。偏。生。今。日。烏。蘭。泰。抖。擻。精。神。自。行。出。馬。左。邊。全。玉。貴。右。邊。田。學。韜。一。副。
白。臉。一。副。黑。臉。一。端。朱。纓。爛。銀。槍。跨。著。雪。白。高。頭。馬。一。掄。金。背。大。砍。刀。跨。著。純。黑。烏。騾。馬。號。動。鼓。響。登。
時。衝。殺。下。山。全。玉。貴。瞧。見。林。鳳。祥。舉。槍。便。刺。田。學。韜。瞧。見。李。開。方。舉。刀。便。砍。若。論。林。李。二。人。的。本。領。亦。
自。不。弱。不。過。今。日。是。來。誘。敵。的。不。是。真。來。攻。山。的。鳳。祥。用。的。也。是。槍。開。方。却。用。的。日。月。雙。刀。兩。下。槍。與。
槍。對。刀。與。刀。迎。戰。了。兩。三。個。過。門。早。已。齊。賣。破。綻。脫。馬。逃。跑。烏。公。在。陣。督。兵。不。知。是。詐。忙。忙。把。令。旗。一。
揮。把。傾。壁。的。人。馬。全。衝。下。山。來。轉。了。兩。個。山。坡。只。見。林。李。二。將。已。竄。入。莫。家。村。玉。貴。和。學。韜。不。去。追。趕。
怕。有。埋。伏。回。馬。繳。令。烏。蘭。泰。說。嚙。們。扼。守。荒。山。已。經。兩。月。再。不。趁。此。殺。賊。難。道。與。賊。終。年。相。持。嗎。別。人。
不。笑。話。嚙。們。那。老。向。也。要。在。旁。邊。批。點。的。快。去。快。去。（情。見。乎。詞。）全。田。二。將。不。敢。違。令。只。得。殺。進。莫。
家。村。誰。知。敵。方。是。故。意。誘。敵。的。清。兵。一。到。彼。即。棄。村。奔。逃。比。時。日。已。衝。山。天。漸。昏。黑。全。田。二。將。因。對。烏。
公。說。寇。敗。莫。追。我。們。就。此。休。息。罷。烏。蘭。泰。不。免。哈。哈。大。笑。說。諒。彼。毛。賊。聞。嚙。大。名。已。經。寒。膽。（使。我。肉。
麻。）你。看。前。面。抱。頭。鼠。竄。的。樣。子。此。時。不。追。更。待。何。時。玉。貴。方。在。游。移。烏。蘭。泰。又。笑。向。玉。貴。說。前。番。生。
擒。洪。大。全。汝。何。壯。今。番。見。寇。不。追。汝。又。何。怯。也。玉。貴。無。話。可。答。只。好。放。馬。前。追。烏。蘭。泰。在。後。揮。動。令。旗。

用田學韜做個護衛俗稱號令如山軍行似水只聽鼓聲號聲馬蹄聲脚步聲烏都都踢踢答答路徑越走越窄山彎越轉越多天色越走越黑烏公只是性急却不知前面到了甚麼地方（我當代答一句現在已闖進鬼門關了）正欲動問瞥見遠遠透出燈光行軍是有進無退烏公只得殺上前去偏生敵方作怪奔那有燈的去處一時燈又息了此息彼亮彼息此亮不知不覺清兵被包圍在山谷裏面說又奇怪黑暗之中又時時有花爆發現飛升空中彷彿一種九條龍一種流星趕月（煞是好看令我想起新年新歲光景）此時烏公知事不妙急欲退兵（遲矣晚矣）已是山左山右山前山後鼓號齊鳴伏兵四出好個全玉貴奮身奪路一枝爛銀槍繫著一朵朱纓舞得撥風價響真有猛虎下山寒蛟出水之勢中間夾著烏蘭泰後面跟著田學韜亦復掄動金背大砍刀有萬夫莫當之勇無如紅巾繫額的髮兵究竟不知多少一眼望去如血潮一般無巧不巧林鳳祥和李開方又從斜刺裏縱馬跑來玉貴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三個戰在一團敵兵遂將烏蘭泰隔開使彼此不得照應來了來了那馮雲山又領著黃文項大英廖發壽劉得功四位凶神到了這時田學韜舞著金背大砍刀力敵一王四將可憐烏蘭泰如喪家之狗一般東竄到西西竄到東走頭無路啊唷唷不好了……那田學韜戰人衆不過已丟刀喪命了畢竟全玉貴還算神勇兩次三番突圍入圍來尋烏帥只是尋找不

著等到天亮見一棵大樹下伏著一個死屍身上黃馬褂子已血污淋漓知道必係烏公搶前一望係白刎身亡一頂紅纓大帽寶石珠子花翎還擱在一邊其狀是慘痛極了（了却烏蘭泰）玉貴上前攙援用塊大石遮定死尸做個標識復行綽搶上馬諸位必有一句問我這姓全的自由出入難道沒有人阻擋嗎用大石遮蓋尸身又難道沒人瞧見嗎便是烏蘭泰自刎何以不在別處獨在這大樹之下恐編者也欠些找抹我說不然上文明明叙述田全二將只顧混戰烏蘭泰撞東撞西只是亂竄後來竄不出去跳下馬來巧巧見山凹子一棵大樹就此拔劍自刎此是實情至於全玉貴驍勇善戰素有唐朝薛仁貴之稱遠近很是聞名的所以林鳳祥李開方雙雙戰他不過由得他自己自來而况官軍敵軍在山谷中整整殺了一夜敵軍已將官軍殺盡因此散去所以玉貴跑來尋到烏蘭泰死尸能沒有人知覺就是這個道理（補叙周到說理充分）諸位必然又要詰問現在天國的兵將散到那理莫慌莫慌我且交代個去處講這山谷叫做回龍谷這回龍谷西面有座回龍鎮鎮上也有百十來家瓦屋草屋不等當時因地方兵亂居人逃走由林鳳祥著眼於此故前日計畫是先將蕭朝貴安頓在回龍鎮因他喫了重打不能跨馬臨陣以該鎮做個集合之點所有燈球爆竹均係臨時備辦一面在回龍鎮前後左右布置埋伏一面使向清營誘戰今夜這場厮杀把清營殺得片甲不回由鳳祥報告大

營秀清好不歡喜。就近移營回龍鎮。所有天兵天將一遞一遞的前來報功。各人掛的首級纍纍。你講殺了五百。他講殺了八百。我講殺了一千。秀清也不稽查。隨命左右在功勞簿上登記。惟因林鳳祥雖有密謀定策大功。以他放走全玉貴。說他智有餘而勇不足。不能認做戰功第一。（未免賞罰不明）

鳳祥知道東王脾味雜毛。且性情猜忌。也不與爭論。只得聽候發落。東王發落已過。因說此地不可停頓。兵貴神速。我們仍回原路殺上永安。部下一聲得令。登時開拔隊伍。又如潮如海的趕過回龍谷。越過莫家村。穿過龍虎山。直抵永安城。只見城上礮石滾木預備極多。原來把守永安有三位總兵。一是李廷楷。一是邵先甲。一是董鶴齡。原歸左翼副帥烏蘭泰節制。共有守兵一萬。當日得了急探緊報。知道烏帥追寇陣亡。向帥按兵不動。眼見禍在眉睫。不日交兵。三位總兵還有點報國忠心。約同誓死守城。一面遣人往向營求救。那知救兵未來。而城已打破。因甚麼這等快法。這回太平軍來攻永安。是挾一種必破的志願。一來是乘回龍谷戰勝銳氣。視滾木礮石如同無物。二來諸將是怕楊秀清軍令森嚴。以堂堂天國的駙馬赫赫八千歲的西王被打起來。是皮開肉綻。何況其餘。所以號令一下。不論天兵天將。早把性命置之度外。人上架人。馬上馱馬。頭上石子滾滾。木頭纍纍。再仆再起。再起再仆。似這般拚命大關。那有不戰勝攻克之理。先是跳山虎黃文金跳上城牆。掄起大刀。使將邵先甲砍了。續後

架起雲梯。太平軍如猿猴一般。原來兩廣的人。大率苗獠。獠蠻居多。趨捷升高。是其慣技。不消片刻。城頭上已擁上無數天將天兵。總兵李廷楷。董鶴齡。見事不諧。一個是力戰身亡。一個是拔刀自刎。不消費事。頃刻城門洞開。先是西王蕭朝貴（想棒瘡已愈）南王馮雲山。並騎入城。然後大吹大擂。東王楊秀清。跨著高頭大馬。亦到這次攻克永安州。非常快利。當由東王論功行賞。具報天國。擇尤請封。不日天王玉牒下來。准封項大英爲翰王。廖發壽爲榮王。劉得功爲挺王。惟黃文金已錫王封。不再賜爵。林鳳祥李開方。著進位爲丞相。請問天國官制。是王位尊貴。還是丞相尊貴。我有一句表明。丞相比方是公爵。天將比方是侯爵。自然王爵尊於公爵。侯爵但普通王爵。稱做千歲。如天王稱做萬歲。東王又稱做九千歲。西王又稱做八千歲。南王又稱做七千歲。北王又稱做六千歲。翼王次於東西南北四王。又特稱做五千歲。大約歲數越大。王爵越高。這是太平天國規定我也。莫名其妙。在下趁手交代。那王子洪福下注真王兩字。左右平列。世人誤會。竟把洪福叫做洪福瑱。其實瑱字係分而爲二。卻不該合而爲一（原來如此。考據確鑿之至）閒話不表。單表楊秀清既得了永安。可算打通湘桂兩省的門戶。按著進行方鍼。當先出興安。後下全州。是時扼守興安的。即是右翼副帥向榮。原來向榮前駐石燕山。得著愛將張嘉祥。即謀獨樹一幟。不與烏蘭泰合作。一者烏蘭泰事事冒功。前次生擒洪大全。向軍

很爲出力。到了結果，向軍的功勞，一字不提，令人寒心。二者烏帥又事事懷謀，比如太平軍第一次敗退的當兒，向榮請即乘勝追殺，不留餘孽。如果烏帥當時容納其言，不但蕭朝貴馮雲山不能立足，便是楊秀清亦不得再來。事事失機，事事掣肘，故第二次回龍谷大戰，向榮知其必敗，即按兵不動，果不其然。一半日烏營敗信到了，烏公同田學韜是陣亡了，單剩個金玉貴隻身來歸。向榮因金玉貴本係舊部，自然收留。金玉貴乘便請向榮把烏蘭泰死尸收了，用棺寄厝（有找抹）第二件便是另改地點駐紮。因石燕山不能爲守，向榮原擬移兵永安，誰知永安已派人求救（亦係補筆找抹清楚）向公何敢怠慢，當分金玉貴張嘉祥二將爲左右先鋒，立即鳴號下山。軍行算是敏捷，誰知下得山來，瞧見永安城上已徧豎太平軍旗幟，知道城池已失，只好去扼守興安。向軍才到興安，誰知太平軍已浩浩蕩蕩湧過來，諸位這興安城不比永安城，守城的兵將又曾經百戰，不比那孱弱無能之輩。第一次由金玉貴出馬，即殺敗了廖發壽，劉得功。第二次由張嘉祥出馬，又殺敗了林鳳祥、李開方。接著南王馮雲山督率天兵天將攻城，又由金玉貴、嘉祥雙雙出馬。原講金玉貴使的是一桿槍，嘉祥使的是兩口刀。刀過處，砍瓜切菜，槍挑處，馬倒人翻。這一陣廝殺，馮雲山是身帶重傷，不是馬跑得快，恐怕又做了洪大全第二了。（趣語）太平軍見攻打興安不下，探知主帥是個向榮，此人很有威名，又探知部下驍將

二人却有一個金玉貴在內。那年輕的不知何人（惜未與蕭朝貴黃文金照面）似此厲害不可輕犯。楊秀清擊定主義，說是我軍死攻興安不下，不如改攻全州。直下湖南，好歹規取中原罷了。一聲令下，忙的起營撲攻全州。守將一名王廉，一名尙恥，這兩個狗蛋早唬得屁滾尿流，棄城不守。太平軍唾手得了全州。休息三日，先由南王馮雲山取路進攻新寧。諸位可知新寧是湖南邊境，其地有個出色人員，一名將在籍趕著練兵嗎？

其人謂誰勇不可犯，寇若犯之，死亡過半。

評曰：清廷殺一洪大全，似足以寒賊膽矣。然而將帥失和，功不能竟，可惜可惜。張嘉祥棄暗投明，固屬明白事體。然富貴逼人，不如此不能名著一時。

寫桂林之戰，顯出石達開勇邁絕倫。只這一隻鐵公雞，頗足張太平軍聲勢。

回龍谷之戰，爲此回一大關鍵。太平軍如不得永安，即不能打穿湘桂門戶，疏通南北咽喉。故此回於是戰原原本本，詳細曲折，淋漓瀉瀉，叙得個盡情盡致。雖然秀清不痛打朝貴，不能激出林鳳祥之畫策，烏蘭泰不拒絕向榮，失其臂助，亦不致孤軍深入，後無援救。總之，烏軍失敗在江忠源已早料定，因其冒功，懷諫最爲兵家所忌。忠源知調停無效，乃託故回籍，練兵。吾謂

烏公失機。失人死不足惜。向公以其私憾。見危不救。亦未免褊衷。

叙寇下永安。非常迅速。叙寇攻興安。又屢戰不能得手。無他作用。視守城將帥爲何如耳。向公能用金玉貴。張嘉祥。此其百戰百勝。終無挫折。故知凡爲將帥。第一重在知兵。重在識人。

第八十六回 蓑衣渡一斃馮雲山 天心閣再殞蕭朝貴

却說馮雲山領著太平軍進窺湖南新寧。在這新寧與全州之間。却有一條夾江。這江是湘水支流。江面也有一里多寬。往來渡船的地方。名叫蓑衣渡。南渡北皆當山峰斷處。地勢十分險要。因著險要。却引出一個要人。在北渡伏了一支兵馬。這人非別。便是那廣西候補知縣江忠源。前講忠源不是回籍創辦鄉團的嗎。其時湖南舉辦鄉團的。却有兩起。一是湘鄉曾國藩。一便是新寧江忠源。但國藩係奉著朝旨回籍創辦的。聲望又大。官秩又高。本是個兵部侍郎。與現任督撫平等。所有一切調度。不甚爲難。至於忠源。不過一個小小知縣。在籍辦起團練。那就不很容易了。所幸他是毀家紓難。不肯騷擾鄉里。他有個胞弟。名叫江忠濟。年方二十六歲。生得膂力過人。善用一口金背大砍刀。據說有五六十斤粗重。另外有三個堂弟。一叫江忠義。慣用一對熟鐵長鞭。一叫江忠信。慣用一對虎頭鉤。一叫江忠岳。慣用一根獨柄銅鎚。鎚頭如西瓜一般。生成的家兵家將。不用外求。偏生湖廣總督徐廣縉那邊。又

派員驍將開隆阿過來做江忠源的幫助呀呀。編書的你祇顧隨筆亂來。那湖廣總督不是程裔采嗎。何以說是徐廣縉。那徐廣縉不是兩廣總督。稱做殺豬的屠戶嗎。何以突然來到湖南。這卻不解。我亦要問個明白。諸位須知這大局混亂的當兒。朝廷用人也是朝更夕改。在下這枝筆趕叙不及。原來桂林之失。永安之失。朝廷早得著兩方警報。咸豐帝因著要地失陷。烏蘭泰陣亡。正風逃走。都由於欽差大臣賽尙阿調度乖方。在這一半月間。已將賽尙阿革職。拏問便違帶的遷怒程裔采也。責備他援救不力。革去頂戴。留軍效力。想來想去。沒有個嚴厲人物。臨陣督兵。最後想到徐廣縉。因為人稱他是殺豬屠戶。這人一定是殺星。下凡殺上前去。便另派一個葉名琛去做兩廣總督。癩子換個癩子。將個徐廣縉調做湖廣總督。并加欽差大臣職銜。替代那賽尙阿位置。原有的右翼副帥向榮仍舊不動。在湘的達洪阿仍用為左翼副帥。歸統帥徐的節制。至於革去頂戴的程裔采。卻留在軍前效力。經在下逐細表明諸位。可生疑問了。補敘清楚之至。卻說徐廣縉銜著這重大朝命。即應該火速來湘。布置一切。誰知他人是會殺的他。那口屠刀。只會殺啞口的百姓。不會殺混世的魔王。他得到調任的消息。便意存觀望。俗說。踮官步救火。由廣州慢慢騰騰而來。當急反緩。偏生引起部下。一員驍將開隆阿。上前詰問。廣縉無話可答。因惱羞成怒。說你要趕快。你便趕快。我給你令箭一支。即先

行攻奪全州。不得有誤。開隆阿是個血性男子。一聲得令。由廣東殺至全州。未到全州。聞說城池已破。因抄徑來至新寧。一筆兜轉。却好江忠源正整齊隊伍。率領兄弟四人預備出兵。一見開隆阿到來。更覺如虎生翼。因說向南有個蕤衣渡。地勢十分險要。我們可就山岡設伏。以截敵人的來路。開隆阿說。足下高見不錯。事不宜遲。我們就去布置。大號一起。計點鄉團是二千人。官兵是一千人。就選擇要埋伏也。架起四尊大礮。由忠源做個司令。手執紅旗。在高阜指揮。兵才伏定。早見馮雲山領著廖發壽。劉得功。在隔岸趕造木排。從上下游。又拉奪些船隻過來。預備渡江。忠源也不驚動。敵人待太平。軍手脚做好。登舟的登舟。撐木排的撐木排。渡到半江。才把紅旗一揮。先是一排火槍。後是兩通大礮。把船隻上的賊衆及木排上的天兵天將。都一個個打落下江。江水又溜。江風又大。江底又深。又值小龍王在水晶宮宴客。凡是滾跌下水的。却不放一個生還。給他喫。喝個大腹彭彭。趣極趣極。幸而廖發壽劉得功。開船未遠。一彈從頭上飛過。唬得趕緊上岸。算是得了生命。計點敗兵。已是損失二千有餘。馮雲山經這一番挫折。懊喪非凡。然心猶不死。隔日。又派廖發壽在上游抄渡。劉得功在下游抄渡。自家却虛張聲勢。在蕤衣渡南。擂鼓搖旗。這種計畫。欺得別人。欺不得江忠源。不消多講。廖劉兩人所引渡的兵馬。又被北岸鄉團及官兵用槍礮打回。敵衆又損失若干。雲山無計可施。不得不向東王楊

秀清告急。秀清忙招呼蕭朝貴到帳商議。此時朝貴棒瘡已好，活動如常。因是秀清招呼不免又摸摸屁股，得到大帳坐下。秀清即將馮雲山在蓑衣渡失利的原由略述一述。最後罵聲姓馮的太沒有幹辦。這囚囊的還沒經過我的厲害。朝貴明白意思，忙囑說：「我去我去。」秀清說：「你去天父必保佑你事不宜遲。」說去。便去朝貴不敢怠慢，忙的率領黃文金、項大英帶了太平軍一萬，出得全州來至蓑衣渡。南同馮雲山會合。雲山見著朝貴，便商議計畫。却值天氣連日積陰，營中木排船隻又趕辦的不少。朝貴便乘著早間大霧，與雲山督同天兵天將，紛紛船隻木排亂流以濟。原說忠源是有準備的，但是霧氣之中昏暗，莫辨一邊是槍礮轟擊，一邊是拚命爭渡。這一次戰爭非同小可。在蕭朝貴是喫過秀清苦頭的上陣，是有進無退。在馮雲山因著屢戰失利，此來在朝貴面前不能跌落架子，所以頭紮黃絹，棄了長械，手提兩支鐵稍，掄一掄，也有三四十斤粗重，站在船頭，只顧撲打槍礮，也不懼怕。見有不用命的兵將，便是一稍過去，打落下江。此時空中礮彈槍彈，是劈劈扑扑，轟轟隆隆，水面吶喊殺聲，是東叫西應。霧氣又重，火光一閃一閃，哼哼，這太平軍爭渡不過，死於水火的固屬不少。然拚命支撐，急急渡過的，也有大半。就這大半人馬，比官兵鄉團要多得五倍。這個當兒，霧氣未消，殺聲大作。蕭朝貴領著黃文金、項大英，殺至右邊，却好開隆阿上前抵敵。戰不多時，江忠珀舞著獨柄銅鏈，江忠義掄起熟

鐵○長○鞭○由○右○岸○引○著○伏○兵○殺○出○兩○個○是○出○山○之○虎○一○鎏○早○把○些○太○平○軍○打○得○落○花○流○水○便○是○黃○文○金○項○大○英○亦○身○帶○重○傷○朝○貴○見○勢○路○不○對○奪○命○逃○跑○（○先○叙○殺○敗○一○路○）○這○左○邊○是○馮○雲○山○領○頭○帶○著○廖○發○壽○劉○得○功○奮○勇○當○先○卻○好○江○忠○源○出○馬○抵○敵○這○江○忠○源○原○是○能○文○能○武○坐○騎○八○尺○龍○駒○手○挺○丈○八○蛇○矛○一○聲○大○喝○聲○如○洪○鐘○把○個○馮○雲○山○怔○了○一○怔○早○是○魂○不○附○體○忙○忙○舉○起○鐵○槍○上○前○招○架○一○來○一○往○戰○得○雲○山○渾○身○是○汗○非○常○喫○勁○後○面○廖○發○壽○劉○得○功○惟○恐○雲○山○有○失○雙○雙○拍○馬○過○來○却○好○江○忠○信○急○取○了○一○對○虎○頭○鉤○出○馬○雙○敵○二○將○他○這○虎○頭○鉤○非○常○厲○害○不○消○一○合○早○是○一○鉤○將○劉○得○功○坐○馬○鉤○倒○得○功○便○滾○跌○下○來○不○虧○廖○發○壽○在○旁○牽○絆○得○功○是○沒○有○性○命○但○是○得○功○跑○了○發○壽○也○不○敢○戀○戰○虛○晃○一○槍○也○就○撥○馬○奔○逃○忠○信○那○理○放○鬆○忙○的○招○呼○鄉○團○趕○殺○不○歇○單○是○馮○雲○山○戰○忠○源○不○過○又○瞧○著○廖○劉○二○將○雙○雙○逃○益○發○手○慌○脚○亂○在○這○慌○亂○的○當○兒○雲○山○的○坐○馬○又○被○忠○源○刺○了○一○矛○那○馬○負○痛○一○跳○跳○出○圈○子○幾○乎○把○雲○山○跌○翻○雲○山○急○抱○住○馬○鞍○沒○命○的○把○兩○腿○一○夾○那○馬○使○一○直○穿○去○但○是○他○這○一○穿○去○不○打○緊○偏○生○天○網○恢○恢○碰○在○那○礮○火○綫○上○說○時○遲○那○時○快○山○凹○子○裏○一○礮○開○來○把○個○太○平○天○國○的○一○駕○南○王○七○千○歲○連○人○帶○馬○早○轟○得○紛○骨○碎○身○不○知○去○向○（○結○果○馮○雲○山○）○這○時○江○忠○源○瞧○見○馮○雲○山○被○礮○炸○死○心○內○兀○自○歡○喜○登○時○揮○動○鄉○團○招○呼○阿○弟○忠○信○由○左○邊○殺○到○右○邊○與○開○隆○阿○會○合○一○氣○逢○敵○便○殺○遇○馬

便倒計點太平軍來奪簋衣渡。先後共是兩萬。前次溺死江水的有五六千人。此次登陸戰死的。又有一萬餘人。蕭朝貴逃至三十里以外。略定喘息。沒一會工夫。那殘兵敗將。也就陸陸續續的到來。所幸堵王黃文金。翰王項大英。榮王廖發壽。挺王劉得功。四人雖帶有重傷。還不會損命。帶來人馬。祇四千不足。三千有餘。朝貴歎一歎氣。因對黃項廖劉四王說。這江忠源不過一小小知縣。如何這般厲害。我們七千歲。是被他炸毀了。如今要輪到我八千歲了。我前夜得個夢兆。夢見我自己身炸毀了一道靈魂。在空際悠悠蕩蕩。急得來尋軀壳。尋找不到。一覺驚醒。你們想想。我還得久生人世嗎。怕的不妙。

一四王一齊勸解說。春夢無憑。駙馬爺還打起精神做事。要緊朝貴說。我想這次失敗。再去與江忠源戰。固屬蛇足。如同歸全州。又要被楊秀清瞧看不起。想來想去。只有榮王挺王回到全州告急。我同堵王翰王。可前去撲攻。與安倘能得了。與安殺退向榮也。顯得我謀略不錯。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知衆意以爲何。如發壽得功未及開口。早是文金大英說。此計不謬。朝貴因說。事不宜遲。我們就此分頭辦理。不談發壽得功連夜趕回全州。去向東王報告一切。單講朝貴領著文金大英。並殘部三千折回。殺往興安。意欲掩其不備。敗後取勝。誰知向榮從前日戰退敵軍之後。知朝廷拿問了。賽尙阿改用了徐廣縉。因招呼全玉貴張嘉祥兩人進帳。說如今賊勢猖獗。朝廷震怒。我想久久扼守孤城。既不

可以減輕賊餓。又不可以奮振國威。爲今之計。不如把我們固定的軍隊。改做流動的軍隊。只要太平。走到那理。我們便殺到那理。我聽說湖南有兩起鄉團。很爲得力。我使去連合他們。好兜圍殺賊。玉貴未及回言。早是張嘉祥說。那湘鄉會國藩。離此較遠。新寧江忠源。離此較近。現探篋衣渡。正有戰事。我們何不去助忠源一臂。向榮說。此言甚合我意。我們就此出兵。於是派張嘉祥做了第一路先鋒。全玉貴領兵。繼進鼓動礮響。嘉祥是率衆開路。行末二三十里。忽前哨報說。前面已來了大股毛賊。爲首頭繫黃絹。想必是駕反王。嘉祥笑說。我正要捉個反王。開開刀。發發利市。說罷。便拍馬當先。定睛一望。來者不是別人。正是義父黃文金。文金。猛然瞧見嘉祥。不由得乖乖兒子。嚶不絕口。嘉祥那理睬他。掄動雙刀。直取文金。文金忙用大刀一格。因大嚷說。反了反了。世間竟有兒子殺起老子來了。你是耍的。還是真的。嘉祥怒說。誰同你作耍。如今你是個造反的賊。我是朝廷的命官。誰同你認那門乾親。斬絕了當。文金這時氣得活抖。忙舉起大刀。來砍嘉祥。嘉祥用右手的刀。將傢伙格開。隨卽左手一刀。披下不偏不斜。將文金的右股。披掉一塊。估計有半斤多肉。文金一聲怪叫。幾乎落馬。畢竟嘉祥還留點情面。說聲。我不殺你。你替我滾罷。換那蕭朝貴來。我同他講話。文金連說。曉得曉得。你不怕我這個老子。或者還怕那個老子。說著。氣哼哼負痛回陣。見了朝貴。把適才張小虎的話。照述一遍。朝貴勃然大

怒說這還了得我前因在莫家村不見了他想得我茶不思飯不喫還愁他丟掉性命誰知這斷變妖竟會同向榮登在一起如今臨陣還敢口出不遜刀傷文金這斷不承認姓黃的做老子一定也不承認我做老子也罷他既請我出馬我到要問問他是何心肝如果不對看我取這兔鬍子小命說罷也就提了大刀縱馬出陣嘉祥見著朝貴來了恐其饒舌擲過雙刀急急在左右手裏攬過一枝火槍那藥彈是裝得齊備的瞄好準頭一聲照槍朝貴來不及回護恰恰一彈打中肩頭皮肉炸開鮮血直冒朝貴咬著牙關哼了一聲退入陣內好個嘉祥趁勢掩殺過去將三千太平軍又殺去大半朝貴是氣惱傷肝口吐鮮血暗想我這人好恨呀妻不以我爲夫子不以我爲父（一語卻是不錯）總是楊秀清那廝囚害得我我好我還去同秀清拚命說著招呼文金大英及所剩的千餘人馬取路竟回全州諸位這蕭朝貴不是氣昂昂說與秀清來火併的嗎又誰知蛇見雄黃不敢動彈比及見面朝貴又想起天條的厲害軍棍的難推一肚子忿氣又講他不出轉是秀清見著朝貴笑說我弟辛苦了前半截的事情我已從廖劉兩人問明後半截你同文金大英去撲攻興安究竟怎樣朝貴歎說不必提起如今兒子竟會殺敗老子秀清聽了這句摸不清頭腦因問說誰是兒子誰是老子朝貴便指著文金說他與我都是老子那張小虎子不是我倆的兒子嗎秀清又笑說原來如此照這樣講來你倆是被那小虎

子殺敗了。我到要替你倆報仇來來。一面差人去到天國調取章昌輝。再增兵馬。一面又派林鳳祥。李開方充做先鋒。限三日把興安攻取。不得有誤。當下林李二將得了這個命令。是面面相覷。欲待不去。又恐違犯天條。致討苦吃。欲待即去。那興安一個全玉貴。一個張小虎。是曾經領教過的不敗。便算僥倖。那理還能取勝。二將正在游移。早是楊秀清大嚷起來。雙目圓睜。兩眉倒豎。兩將知道他要發神。經忙的跪地碰頭。說我倆因想著攻城計畫。務期走馬成功。不待三日。還想儘一兩日奪取。與安遂走向榮秀清。鼻子裏嗤的一聲。說好狡猾的東西。如此本藩便限你兩日。林李二人曉得。喏喏連聲。叩頭出帳。捏著一把汗。忙的點齊人馬。殺奔興安。十拿九穩。是不得討好。誰知福與禍倚。林李二人殺到興安之日。正是向榮傾壁出發之時。原講向榮同全張兩將計較。是取流動主義。不取固定主義。他去與江忠源合作。這理便剩了一座空城。便宜他倆馬到成功。乘勢取了興安。捷報到得全州。楊秀清兀自歡喜。隨又派蕭朝貴率同黃文金項大英去攻道州。這道州守將是湖南提督余萬清。係奉著徐廣縉軍令前來駐紮的。彼見廣縉畏首畏尾。不敢身臨戰地。因想他是個人。我也是個人。他怕槍礮沒眼睛。難道我不怕槍礮有眼睛嗎。無理有理。妙語解頤。說走就走。管他娘的。當時聽說太平軍已到。趕著帶些兵隊。就此脫逃。不消說得。蕭朝貴唾手得了道州。隨又遣黃文金項大英各領人馬三千。由

文金掠取了江華。由大英掠取了永明。這時蕭朝貴正走死運沿路殺來。勢如破竹。居然被他闖過了。衡州偵知長沙無備。星夜的帶領太平軍來攻長沙。這長沙南門城外有座天心閣。地勢極高。扼守此閣的主將是位湖北提督。名叫博恭武。其人有勇無謀。被朝貴聊施小計。用黃金在前面進攻。盧張聲勢。自家卻帶著項大英。率衆架起飛梯。扳援而上。博勒恭武祇知抵敵一面。不知後面已經失守。一聲不好。奪馬逃跑。太平軍是一擁而上。就此得了天心閣。這閣子一得不打緊。但距城僅有三里。以高視下。全城在目。請問這時長沙城裏可有準備。沒有。我要表明一句。若說沒準備。却有準備。若說有準備。却又無準備。何以見得。這長沙城裏有座大大的武庫。其中武器軍械無一不有。無一不備。共計有數十萬件。還是從前康熙年間。大兵進征吳三桂。記得三桂敗走。所遺一切軍械。均沒收在長沙武庫。那時督兵是個蔡毓榮。毓榮以長沙爲南路的重鎮。萬一將來南方有警。官軍可開庫取用。省却無數的運費。所以雍乾嘉道四朝。是凡南路用兵。都憑這長沙武庫。如取如携。算來極爲便當。現在戰事既開。各路軍械。猶仰給於此。此時新寧湘鄉兩縣。創辦團練。所用軍械火藥。亦無不取足於此。不是無備而有備嗎。此一段映帶遠書。又補叙近書。又爲下文伏綫。面面俱到。若說有備。第一件是特放的欽差大臣徐廣縉。現已三月之久。仍然不會到湘。不知他在路有甚公幹。原任革職的總督程蔣

采原派他留軍効力。他因軍事緊張，在此存身不得，借口往投廣縉。其實他移駐衡州，碰著朝貴軍來，喬采又逃避得不知去向。第二件是左翼副帥達洪阿，他從出都以後，與烏蘭泰便發生意見，隨意駐兵，無一定地點。時南時北，時東時西，一似聽其自由，殊屬不成話說。（亦是一種補筆）第三件現在長沙城裏，有三個巡撫，舊任湖北巡撫是個羅繞典，舊任湖南巡撫是個駱秉章，新任湖南巡撫又是個張亮基。那姓羅的是調來幫辦軍務的，算做徐廣縉的附屬品。姓駱姓張的是緊緊前後任。這駱秉章表字籲門，是廣東花縣人。張亮基表字石卿，是江蘇銅山人。論起兩個人的才幹，均算得經文緯武。不過亮基以敏練勝，秉章以渾厚勝。從那一件事情看出，便是從那任用人才上面看出。亮基幕中有一位諸葛臥龍，不能用所以功名事業不能顯著。秉章的戰略卓著，便因為用個臥龍先生。那臥龍先生到底是誰？我要趁此表明。其人姓左，名宗棠，是個湘陰舉人。此人現未發籍，這時尚在新巡撫幕下做個書記。我且擲過一邊。（蜻蜓點水，不多費筆墨）單講這理湖南正在軍事喫緊之秋，何以朝廷不留姓駱的經理戎機，必調姓張的前來接手？這也有個緣故。因為秉章是廣東花縣人氏，與洪秀全係屬同鄉。咸豐帝要細問金田起事一段經過歷史，所以於百忙中調駱內用。及至亮基到湘，正在新舊交替的當兒，敵軍已近逼城下，秉章遂不能走開，只好暫駐長沙，待紓眉急。不過駱撫於未去任

之時因著大局不穩已四路徵兵調將原有戰將爲鄧紹良瞿騰龍續來的一路是湖北提督博勒恭武一路是行營都統開隆阿新寧團練江忠源忠濟忠義忠信忠珀有主軍又有客軍不相統屬我要概括一句易稱羣龍無首這要算得有準備而無準備了（此一段也是有映帶有補叙有伏筆頭緒較多不得不言之較詳）閑話休講現在援湘客軍已經來了兩路但第一路博勒恭武駐紮城南天心閣不料被太平軍戰敗該援軍已四散奔逃算是不在書中交代爲最第二路援軍非同小可前文講到江忠源同開隆阿在蕘衣渡敗賊斃了馮雲山彼時忠源以爲敵方膽落不敢再來不意事隔三日向榮軍至向軍既至忠源何敢怠慢因與向帥商議但向榮的主張志在尾賊追殺忠源的主張志在迎頭痛剿（當時的係這般情形）在編者看來那尾賊追殺是事後的收束迎頭痛剿是事前的應付一爲落後一爲爭前彼此意見不同所以這次援湘向榮又函約湘鄉曾國藩在後路包抄此時且不出面（預伏下文）獨有忠源帶著忠濟忠義忠信忠珀仍和開隆阿趨程並進趕到長沙才至城南早見天心閣上插了一面太平天國黃旗一色守兵都是紅巾紫額因在馬上踉腳說此種險要爲毛賊占領長沙休矣當與開隆阿計議計議一面擇個高阜逼賊紮營一面便通知城內前後任三位巡撫從速派兵會勦在下有句交代這時三撫之中當以張亮基做個主體因欽差徐廣縉未到

那羅繞典不過是個幫辦。賂乘章爲卸職人員。官階雖同。責職不同。三撫會商辦法。當由張亮基派幕友左宗棠來做代表。忠源一見宗棠。不勝歎賞。俗說英雄慕英雄。豪傑愛豪傑。彼此聯席會議。當調副將鄧紹良。瞿騰龍。速駐營龍回塘以防賊。後路一面分檄向榮及湘鄉。曾國藩來此會師。一面指揮開隆阿及江忠濟。忠義。忠信。忠珀。分五路撲攻天心閣。前講養衣渡之戰。忠信。忠珀。忠義。皆分頭殺賊。建立奇功。獨江忠濟。因守礮位。未能出馬。此次非常奮激。他膂力本大。挾了一尊小銅礮。隨在開隆阿後面。由開隆阿挺槍開路。笨官兵蜂擁撲攻。蕭朝貴登閣一看。當派項大英來敵開隆阿。兩馬相交。一個使刀。一個使槍。彼此棋逢敵手。戰得難解難分。蕭朝貴瞧了出神。不覺憑著欄杆。指手畫脚。誰知忠濟在暗中窺得親切。放下銅礮對準閣子。將導火綫一點。登時霹靂一聲。連珠礮彈飛轟過去。朝貴那裏躲閃得及。可憐一駕反王八千歲。竟炸得粉骨碎身。這真是一道靈魂悠悠蕩蕩的。飄在半空尋找不到他的軀壳。以符合前日的夢兆了。了却蕭朝貴妙與前夢關合。這裏朝貴中礮身亡。那項大英也就心驚膽落。刀頭一格。撥馬逃跑。開隆阿也不去追趕。引兵殺上閣子。先將朝貴首級找到。掛在腰間。這時忠義。忠信。忠珀。已分率鄉團。四面殺賊。所有天兵天將。十有八九。做了刀頭之鬼。獨有黃文金。項大英。兩個飛馬脫逃。逃至龍回塘。又遇見鄧紹良。瞿騰龍。一陣廝殺。只殺得兩人上天。無路入地。

無門。棄馬。梟水。方得。逃命。諸位。這次。官軍。大捷。算是。江忠源。第一。奇功。左宗棠。不無。有參贊。之力。然而。話到。歸宗。總是。三巡。撫調度。有方。三巡。撫之中。總是。張亮基。列名。在前。具摺。入奏。并將。西王。蕭朝貴。函首。進京。咸豐。帝得了。長沙。捷到。龍心。大悅。因擢。升張。亮基。爲湖。廣總。督。另派。張。需。做湖。南巡。撫。加開。隆阿。挂印。總兵。以江。忠源。兩次。戰功。才猷。卓著。特由。知縣。升做。四品。京堂。其餘。忠濟。忠義。忠信。忠珀。亦加。授副。將參。游等。職。惟徐。廣縉。開去。總督。實缺。仍以。欽差。大臣。督辦。軍務。不得。觀望。不前。致干。嚴譴。這一道。朝旨。下後。各文武。自然。謹遵。辦理。獨徐。廣縉。因開。去他的。總督。實缺。軍任。欽差。他更。格外。優游。行所。無事。事到。如此。那太平。軍方面。又是。如何。情形。容在下。叙簡。明白。（一筆。轉入。敵方。）原。講東。王楊。秀清。駐紮。全州。後因。蕭朝。貴著。著得手。陣陣。順利。他便。由全。州移。駐道。州。又由。道州。移駐。衡州。既到。衡州。却好。天國。已派。北王。韋昌。輝。前來。不但。北王。前來。那天。王洪。秀。全並。翼。王石。達。開也。就分。別離。了鵬。化山。殺出。廣西。境內。請問。天國。出兵。何以。如是。迅速。諸位。不記得。嗎。前文。講到。蕭朝。貴去。攻興。安。戰張。嘉祥。不過。逃回。全州。彼時。秀清。卽一面。派林。李二。將。去取。興安。一面。差人。去到。天國。調取。韋昌。輝。天王。得著。信息。當卽。升殿。聚議。當有。右丞。相羅。亞旺。出班。奏說。前據。南王。馮雲。山。在蕘。衣渡。陣亡。今據。西王。蕭朝。貴。又在。興安。戰敗。前途。戰事。甚屬。可危。不如。召回。東王。重行。整軍。經武。再圖。大舉。爲是。話沒。講完。早

是保駕大臣胡以晃在旁搖頭說不對不對俗說勝敗係兵家常事我們太平天國是應運而起的不能以小有挫折遽爾灰心你說整軍經武我們天國已是人馬充足號令嚴明現在招賢館裏除前次錄收之外又來了大批人才如李世賢陶金曾張學明楊柳谷藍仁德魏超成陳炳文譚體元譚紹洸李元濟李愷順汪環武蔡元隆周文佳等皆在演武廳試驗無不弓馬嫻熟武藝精通後來又續到一人名叫楊輔清據說是東王族弟此人還未考驗呢天王聽到這裏因說那楊輔清既係東王之弟可不必考驗可叫他即來見孤一聲命下當有人將輔清引來談未三言兩句便封他做輔王又以李世賢勇略出衆便封做侍王講這輔王侍王要算得天國第一等要人當由天王當殿封做左右翼先鋒從胡以晃計策要大起傾國人馬來奪滿清江山暫留仁玕仁政仁發仁達容海權駐鵬化山康王汪海洋權移軍廣東鎮南王胡有祿權坐鎮廣西其餘都隨鑾保駕所有天兵分做兩路第一路由翼王石達開取路贛南殺向贛北第二路由南王韋昌輝取路湖南殺向湖北輔王楊輔清侍王李世賢在前衝鋒世賢因又選定族姪李秀成做箇助手輔清因又選定鄧光明范進德做個助手刻日點齊人馬浩浩蕩蕩殺出廣西在下却有一句交代那翼王石達開因駐兵桂林拔隊較違韋昌輝原在鵬化山奉令起行却不甚耽擱書分先後却說天王洪秀全指揮著天兵天將由輔王楊輔清侍王李世賢

充作先行。南王章昌輝做著二路統帥。既出廣西。却連得道州江華永明衡州諸路。克復捷報。心中好不起勁。正是人似龍驤馬如虎。跳一程一程的。趕到衡州。其時東王楊秀清忙派林鳳祥李開方出城接待。先是章昌輝同著揚輔清李世賢二人入見秀清。秀清是非常喜悅。盛席款待。酒至三巡。大吹大擂。忽報黃文項大英由長沙趕來。秀清深爲詫異。因說他倆不在前敵衝鋒趕來。做甚一聲傳見黃項兩人。不免由外號哭而入。秀清忙卽離座問明原委。才知西王蕭朝貴已被礮轟陣亡。所有太平軍已被殺的片甲不回。正是

傾國出師 猛勇精銳 方動歡心 忽先零涕

評曰。此回書專叙兩大戰事。一件是義衣渡擊斃馮雲山。一件是天心閣擊斃蕭朝貴。因著馮蕭是天國兩個要人。而江忠源將才武略。又爲曾胡左李之先聲。曾胡左李所立功業。都在中原糜爛之後。忠源以一小知縣。早露鋒鏑。旣調停向烏之軍。於前又聯絡張駱之交。於後觀所作事。大都爲人所不能爲。亦爲人所不敢爲。其功不爲不大。咸豐初軍事失敗。由於用非其人。前次用一賽尙阿。不能服衆。後次用一徐廣縉。亦不能服衆。其他督撫能有一軍事學識者。則寥寥無幾。惟此過渡時期。曾胡左李又隱而未出。僅僅有一江忠

源又於事何濟。

叙太平天國登殿聚議凡兩次其兩次作用都爲發表大批人物若一次清叙寫出如許人名未免過於草率故於開國時期叙一起出境時期叙一起分兩回寫來總以招賢館做個根據但前次人物注重在張嘉祥後次人物注重在李世賢楊輔清此意不可不知。

第八十七回 鬼哭神嚎中原失勢 龍蟠虎踞大國建都

楊秀清得著蕭朝貴死信雖然因帷房曖昧嫌隙甚深畢竟一般是起手老會的人物總不免有兔死狐悲的感觸當說這還了得我們不替他報復不爭過妖魔的江山不算好漢來來來我們就此起兵當下改派林鳳祥胡以晃爲第一路先行李開方范連德做第二路接應李世賢李元濟做第三路接應自家督同章昌輝楊輔清在後面接應此番捲土重來期在必勝前鋒林胡二將兵抵龍回塘富有守將鄧紹良瞿騰龍出兵抵禦這一次不比前次胡以晃是個生力軍而且其人足智多謀武藝又好手挺一根鋼鐵蛇矛足有六七十斤相重頭一陣便戰敗了瞿騰龍第二陣又戰敗了鄧紹良那林鳳祥在後瞧見早揮動兵馬奪取了龍回塘乘勝進攻天心關這時把守天心關的是開隆阿見著太平軍又來自然小心防守那知胡以晃銳不可當任憑關上排槍亂箭齊施他部下均有藤牌護體這種

藤牌手如鶴子翻身一般。幾個滾跌撲上關子。胡以晃是人到馬到。將開隆阿戰敗而走。原說天心關上能俯視全城。續後李開方范連德李世賢李元濟到來。即運到六尊大礮。高架起來。直對城內衙署。亂發城牆上。非不開礮還擊。無如這關子高出城牆三倍。一邊俯攻。一邊仰擊。難易不同。江忠源五次三番命乃弟忠濟忠義忠信。忠珀來奪取天心關。不幸忠珀是忠礮身亡。忠義忠信亦身帶重傷。日日渴望救兵。好容易湘鄉那邊才派了一支團兵過來。爲首大將叫做塔齊布。請問這塔齊布是何等人。物原來姓托爾佳氏。表字智亭。係滿州鑲黃旗人。現爲湖南都司。他的業師名叫羅澤南。又請問羅澤南是何等人物。原來姓羅的表字仲岳。別號羅山。家住湘鄉。去會國藩。住宅不遠。國藩在籍創辦鄉團。事事却詢問澤南。論澤南的出籍。不過是個秀才。然而爲人讀書。講學的門徒不少。最著名的是李續賓。表字迪庵。其弟續宜。表字克讓。弟兄門下。還有甚麼孫守信了。丁銳義了。蕭意文了。劉神山了。周福高了。彭志德了。無不講求道學。崇尚義氣。其次便是塔齊布。塔公部下人才亦盛。甚麼童添雲了。彭三元了。何有了。後來皆卓著功名。名垂戰史。因羅山弟子才有許許多多的再傳弟子。又因會國藩倚重。羅山才發起這羅山學派。話休煩絮。今日塔齊布引兵來援。卻是國藩差派過來的。國藩何以不來。因爲國藩方丁母憂。在苦塊昏迷之中。不能出預戰事。所以斟酌至再。就羅山商議。特派一員上將。

塔齊布引兵前來。鄒下的戰將，自然用童添雲、彭三元。何有三個隨征。兵到長沙，首先入城。見過張亮基及羅駱三撫，然後出與江忠源會合一起。忠源得了這支生力軍，又同太平軍鏖戰多日，無如敵方人馬越聚越多。比較我軍，足加一二十倍。這個當兒，東王又調過一千驍將，甚麼方成宗呀、陳得才呀、藍成春呀、張大淵呀、汪有爲呀、汪環武呀、譚紹洸呀、譚體元呀，說不盡的天兵天將，牛鬼蛇神，殺過一陣，又是一陣，弄得江忠源積勞成疾。塔齊布徹夜無眠。那天心閣上的大礮，由六架八架，加至六十架，八十架，城牆打坍了幾處。城內官署民房，打得一塌糊塗。火藥庫又延燒著了。先是羅繞典自稱我是幫辦人員，我還找那正辦徐廣縉，因此走開。後是張亮基說是我的湖廣範圍很大，除得死法，當想活法，不須交代。略秉章是個召京內用人員，自然聯翩俱去，出得重圍。這時長沙失守，塔齊布仍回到他的湘鄉。江忠源又與向榮去會合一起，用那個尾賊追勦方法。我且不提單提太平軍既攻破長沙，由東王楊秀清率領楊輔清、李世賢、韋昌輝入城第一件，是打開武庫，將庫中儲存的軍械一掠而空。逢人便擄，遇牲畜驛馬，便牽休息三日。又浩浩蕩蕩，殺至岳州。這岳州守將便是博勒恭武。此人健步善跑，前在天心閣遇敵，逃跑如今不待敵至，早跑得不知去向。太平軍睡手得了岳州，不少停留，又沿江直下。哼哼，諸位知道，這時敵軍約有多少，豈敢不取。是一百餘萬，因甚麼有這許多。我原講他逢人

使擄遇牲口便牽那牲口不須交代是隨時套上籠頭惟有人不問老少每人散給一段紅布紫頭一桿兵刀隨身還有年輕婦女亦一並擄入軍營不過太平軍有個條例男的歸著男館女的歸著女館婦女們却有一種工作叫他縫紉刺繡因著現在主位多了文武官員不計其數所須用的朝衣朝服及王宮的陳設均要繫龍繡花非女工不行這且漫表且表太平軍浮江而下舳舻銜接旗幟蔽天不日到了武昌這時湖北巡撫常大淳倉皇無計點兵不至調將不來思量沒法只有以死報國仰藥自盡而已巡撫既已身死軍民人等惟有開城迎敵跪道歡呼先是一班牛鬼蛇神天兵天將呼吆而入然後正經頭腦到了開頭是北王韋昌輝輔王楊輔清侍王李世賢最後東王駕到彷彿賽會的城隍菩薩一般龍冠龍服粉白面龐只少了一部鬚鬚駕前儀仗好不威武暫時行宮便借用巡撫衙門一時大吹大擂設帳升殿先由諸王公及將相文武行參然後左右排班宣傳地方官紳及士民代表謁見一起一起的跪拜歡呼行禮已畢忽有個三十來歲人物上前遞了一張柬帖並楷書軍事要略四字（大奇大奇）東王披閱一過書中是勅太平軍趁勢直搗燕京機不可失的意思下著歸安錢江獻策六字秀清把來人瞧了一眼因說你便叫做錢江嗎你是個安徽人何以到此錢江因說不才久有排滿之志未得機遇久因事留滯武昌適值天兵到來特地迎迓所獻軍事要略是望天國早日統

一○以○建○不○拔○之○基○的○秀○清○笑○說○你○的○意○思○很○好○不○過○那○北○京○同○南○京○比○較○是○萬○萬○不○如○的○南○京○是○個○繁○華○之○區○於○我○們○南○方○人○相○宜○北○方○是○個○風○沙○之○所○祇○有○羯○狗○韃○子○住○在○那○理○到○也○便○當○錢○江○因○說○不○才○講○的○是○地○利○不○是○天○時○如○果○天○國○既○平○定○北○京○逐○走○滿○奴○那○時○再○建○都○江○寧○未○爲○不○可○（○是○極○是○極○如○果○實○用○此○策○恐○怕○這○部○小○說○不○上○兩○回○便○要○告○止○）○秀○清○沈○吟○一○會○忽○然○冷○笑○一○聲○說○誰○教○你○來○做○這○說○客○快○照○直○兒○講○（○發○岡○突○奇○）○錢○江○說○我○非○說○客○秀○清○怒○說○你○還○胡○賴○明○明○你○從○長○江○下○游○來○不○是○蘇○省○的○大○吏○便○是○皖○贛○的○長○官○怕○我○們○天○兵○順○流○東○下○叫○你○來○阻○止○去○路○還○有○何○說○錢○江○不○敢○申○辨○秀○清○因○喝○左○右○快○將○這○廝○抓○了○左○右○正○待○動○手○早○是○右○班○中○胡○以○晃○發○言○說○無○論○是○否○說○客○這○北○伐○的○計○畫○到○是○不○錯○的○秀○清○又○冷○笑○說○我○偏○不○主○張○北○伐○偏○不○墮○這○種○詭○計○快○快○將○這○廝○叉○了○諸○位○這○叉○字○同○抓○字○譌○別○多○了○抓○去○便○禍○生○不○測○叉○去○僅○受○辱○一○時○應○該○錢○江○遠○延○壽○十○來○年○（○又○伏○後○書○）○故○今○日○叉○出○轅○門○由○他○別○處○鬼○混○不○在○話○下○單○講○楊○秀○清○因○叉○出○錢○江○便○將○淮○備○一○拂○退○後○次○日○升○帳○傳○令○仍○派○林○鳳○祥○胡○以○晃○爲○第○一○路○先○行○李○開○方○范○連○德○爲○第○二○路○接○應○李○世○賢○李○元○濟○爲○第○三○路○接○應○備○起○艤○艫○巨○艦○掛○起○帆○篷○却○好○順○風○順○水○一○艘○一○艘○的○駛○去○前○船○到○得○黃○州○忽○然○兩○岸○架○起○砲○臺○砲○口○對○著○來○船○只○是○一○砲○一○砲○的○轟○打○不○得○過○去○請○問○這○支○兵○馬○是○從○那○理○來○的○原○來○湖○廣○總○督○張○亮○基○由○長○沙

棄城逃走。本擬趕回銅山。到他。惱。老家。忽然。左宗棠。從後趕來。說我公。前程。要緊。生命。要緊。這棄城。不是。甚麼。罪名。趕快。要設法。補救。亮基。這才。大悟。因請。宗棠。設法。宗棠。因回頭。一指。說。那邊。不是。鄧紹良。瞿龍。嗎。我公。可用。這支。人馬。在武昌。黃州。間。設伏。倘能。截賊。東下。功亦。不小。亮基。連連。點頭。首欲。挽宗棠。同行。宗棠。不可。並說明。與駱公。已有。成約。借此。脫卸。亮基。知不可。強。只好。率領。鄧瞿。二將。星夜。趕至。黃州。這黃州。對岸。便是。武昌。縣。瞿駐。南岸。鄧駐。北岸。於兩岸。架起。礮來。準備。抵敵。却。好。上了。計畫。果然。林鳳祥。胡以。晃。引兵。而至。船不得。過。以。晃。眉頭。一縐。計上。心來。因叫。鳳祥。停泊。船隻。領兵。由。南岸。殺去。自家。亦領。兵泊。船。從北。岸殺。來。不消。多講。騰龍。戰鳳祥。不過。被鳳祥。搶了。礮臺。紹良。亦戰。以。晃。不過。被以。晃。搶了。礮臺。險。要一。失。張亮基。也就。棄黃州。不守。不過。有此。一著。不日。廷議。以張。亮基。雖。敗。猶戰。論罪。從輕。這不是。姓左。的。替他。出脫。嗎。閑話。表過。這時。胡林。二將。既戰。敗清。兵。當又。開船。東駛。經過。九江。九江。是棄。城不守。經過。安慶。那巡。撫蔣。文慶。嚴陣。以待。却將。四城。安設。礮位。仍是。胡以。晃。畫計。同著。林鳳祥。襲攻。後山。原來。安慶。城牆。是依。山坡。建築。北高。南下。南面。臨江。只要。攻破。後山。便可。手。刃。其背。山上。守將。是總。兵黃。文采。文采。殺得。大敗。逃跑。以。晃。便趁。勢襲。取後。山。即用。清營。之礮。轟擊。安。慶。可憐。蔣文。慶。見孤。城難。守。也就。仰藥。身亡。太平。軍既。得安。慶。順流。直下。便到。蕪湖。那蕪。湖城。上。早。豎。

起降旗。胡林亦不去騷擾。乘勢急下行。至東西梁山兩山突出。江面彷彿天生門戶。一般這山又叫做天門。山形勢非常險要。以晃兒無人控守。不覺對著鳳祥哈哈大笑。說你看蘇皖封疆大吏乘險不守。不是個個都成渾蛋嗎。此天賜我也。（罵得不錯）一路過了太平采石。毫無阻擋。使風捲殘雲。直到江寧。這江寧便是南京。爲兩江總督駐紮之地。昔人稱南京爲鍾山龍蟠石城虎距。照這樣講來。豈不是堅固難破嗎。要曉得城雖堅固。須人把守。前編敘述到弘光失國。壞在君昏臣卑。沒人扼守。又因映明末清初。如今又事出一轍。這理兩江總督名叫陸建瀛。表字立天。係湖北沔陽人氏。到是個兩榜出身。不過他書讀癡了。平日架子十足。對於武人一味肆口謾罵。當面稱做武狗子。動不動教場閱兵。提鎮參游操演。不對是要按捺下來責打屁股。又是第二個楊秀清。打得是人人切齒。個個咬牙。在太平軍未到南京。便有個幕友徐知幾。對著建瀛說。現在軍事緊。張江防喫重。我公何不帶兵出巡。在采石天門一帶。布着建瀛。只是游移。經不起幾方勸曉。以利害禍福。建瀛只好帶領兩員戰將。備起官船。那知風逆水逆。出城不上二三十里。便趕著回城。回署知幾因迎問說。我公布置何如。建瀛搖頭不答。知幾又問。建瀛說本部堂自有主張。你道姓陸的甚麼主張。他是下令提鎮參遊大小各營。叫兵弁不許一個離開替我一個城牆垛子站一名兵士。（虧他想得到）諸位要曉得。南京城不

比別城周圍四五十里五六千個兵丁也不敷支配且棄兩花臺紫金山諸險要不守單守著城豈不可笑不日第一路的太平軍到來即佔據了兩花臺第二路的軍隊到來即佔據了紫金山甚麼神策門太平門都被敵軍據住一聲吶喊可笑城頭上的人已跑得無影無踪不消費事四面城門洞開先由北王韋昌輝輔王楊輔清侍王李世賢率領著無數天兵天將牛鬼蛇神進了水旱兩西門那胡以晃林鳳祥李開方范連德李元濟等早把城內大小文武官衙齊齊占定該做王府的做王府該做公侯將相文武百官的府第無不布置齊全守候三日不見東王到來北王輔王侍王非常懸望你道東王因何不即到寧却因爲在鄂守候天王故爾遲遲你道天王又因何不即到鄂又因爲在長沙西門外得到一件寶物請問是甚麼寶物原來是一顆璧玉洗成的御璽雕刻的九龍盤首印文爲皇帝之寶四字據攷據家言的係前大周皇帝吳三桂所用三桂敗後遺失在途偏生積久發現由天將李秀成在荒地紮營掘土得寶講這李秀成係世賢族姪生性穎悟年才二十頗能研究六弢討論三略武藝亦精智謀百出要算得太平天國第一流人物（贊語不虛借獲一極力寫出李秀成來）今日獲得寶物趕即獻與天王天王以爲是洪福齊天天命有歸當封秀成爲忠王又在長沙大宴羣臣三日因此之故故遲遲才到武昌既到武昌當與東王商議進取方略楊秀清因把那錢江獻

策一事略略提起。忠王李秀成在旁插言說：「此天贊我也。我們何不依計而行？此人現在那理，不可放走。秀清笑說：『這厮已被我叉得不知去向。如今且不問北伐南伐，好在南京已下到彼，再作商量。』天王點頭稱善。於是刻日啟行，留著堵王黃文金並陶金曾、張學明諸人在此駐防，自家同著東王並文武將相開船揚帆，順流而下。既抵南京，北王輔王侍王早率領諸將出郭相迎。所有法駕鑾輿、金瓜月斧，一切儀仗無不齊備。天王在前，東王在後，夾道的人民跪地歡呼，要算一朝天子九五至尊，非是編者信口恭維。那漢朝的劉邦、明朝的朱元璋，不也是個平民百姓，崛起草茅嗎？一部廿四史還算姓劉姓朱的，應天順人得國，以正在史冊中間。放些光采，今日太平天國的洪秀全，若論種族，要算我們漢種。若論所做的事業，是革命排滿，其時滿清政治不良，達於極點，官賊吏貪，小民供其魚肉。天國稱若輩爲妖魔，真是顛撲不破的名詞。不過幹大事的要收拾人心，殺以止殺，我所不滿意天國的是殺戮太重。同那李闖、張獻忠的舉動，沒有甚麼譎別。這時天王到了南京，第一將兩江總督衙門改造做天王府，將大堂改造做金鑾殿，第二將南京改做天國都城，取名爲天保城。地保城重頒布十條誥令。

一格遼天命

二熟識天條讚美早晚禮拜以感謝頒布之規矩及詔諭

三因欲鍊成好心腸不得吸烟飲酒宜公正和平毋得弄弊徇情順上逆下

四同心合力各遵有司不得隱藏兵數及搜匿金銀器物

五男營與女營有別不得授受和親

六宜熟諳日夜點兵鳴鑼吹角擂鼓之號令

七無事不得過他營行別軍以荒誤公事

八宜學習爲官之稱呼問答禮制

九各整軍裝槍礮以備急用

十不許謊言國法王章譎傳軍機將令

此項誥令專就軍政而言至於民政方面又主張共產主義（此說最新）從天國三年起分田晦制爲九等每田一晦以早晚二季出米千二百斤以上爲上上田出米千一百斤爲上中田以次類推至出米四百斤者爲下下田上上田一晦當下下田三晦照人口分給受田的標準男女十六歲以上得受田十五歲以下折半比如一家六人則三人受好田三人受劣田以一年爲定另又編查戶口填給門牌其傳出天國布告有云有田同耕有飯同喫有衣同穿田產不能私有金錢不許私藏如有藏銀

十兩藏金一兩者一經查出沒收辦罪此種赤化主義爲中國歷史所未有不料天國已並南京實行起來但天王洪秀全在這理草創經營大做特做那迭次凶報早已雪片似的到達北京政府咸豐帝坐在龍廷經不起左一個轟雷右一個轟雷把他轟得七橫八豎魄散魂飛編書的敘事要有個起落先是北京碎剮了洪大全之後不會多時卽得了永安失陷桂林失陷烏蘭泰陣亡正風逃走消息於是一方恩卹一方拏辦一方又撤去賽尙阿督軍革去程喬采官職另調徐廣縉做欽差大臣方以爲廣縉是個屠戶辣手到軍必能整頓一切誰知觀望不前被毛賊又取了全州永興以及道州進犯長沙雖其中得著蓑衣渡天心關兩次捷報由江忠源轟斃了馮雲山蕭朝貴然大局仍不見佳妙本意想召回駱秉章問問敵方真相無如長沙是一困三月秉章既不能來續調任的張亮基又復挫折盼望復盼望望到末了仍然是長沙不保賊且乘勝得了岳州皇上不由得千惱萬惱跌足痛罵那狗彘不食的徐廣縉一道旨下著湖北巡撫常大淳將徐廣縉鎖解來京誰知朝旨去後不日又報武昌失陷常大淳陣亡皇上又太息痛恨歸罪張亮基於是加道諭旨將張亮基亦一並拏問在這緊急的當兒卻好亮基飛摺入京奏報在黃州堵賊皇上這才寬恕亮基復傳旨准其待罪立功此是前話（

經此一段複述固然將上項事情作個結束亦於朝廷方面有許許多多的關照吾謂編小說不難使

得面面俱到不脫不略爲難。後來一疊連又得了九江失陷安慶失陷南京失陷消息每得一報。皇上是拍案捶床自悔用人失常因想那安徽巡撫蔣文慶朕不怪他能戰敗死節是個漢子至於兩江總督陸建瀛事前既不能禦賊事後又不能殉國這種喪心賊臣非立在軍前正法不可主張已定當即特簡怡良爲兩江總督并封刀一口叫他去殺建瀛另旨又改派和春專辦江北軍務向榮專辦江南軍務書是一起在下先從怡良接任兩江總督叙來卻說兩江督署原在南京如今南京已爲天國都城怡良是無處到任只好註兵在江南的六合縣其時江寧駐防的旗營也就移駐六合記得領隊的叫作明星聽說新督怡良到來趕即赴轅稟見怡良因問現在欽犯陸建瀛躲在那裡倒戟而入編者慣用此法。明星怔了一怔說陸制軍已經殉難了如何叫做欽犯怡良忙問此話當真的嗎。明星說這事如何能假不但陸制軍死了。噫。將軍祥厚也同時殉難了。原來陸建瀛由南京城破之後所有家小由幕友徐知幾早早帶出自家子然一身忙的覓入駐防將軍祥厚衙署祥厚望著建瀛跌足說這事怎了。建瀛歎說事既如此不得了也要了的我們且了却此身別的以不了了之。你這理可有鴉片烟嗎。祥厚說有的有的。足見平日吸烟不理事。建瀛說快取出來我倆過回大癮。祥厚真個取出烟盒建瀛擺過一吸而盡祥厚笑說你是這樣過癮。噫也。學個乖了。回到後屋亦取鴉

片自盡。但是他倆同死在這屋子裏，又值外面撤天揭地，改換局面，停尸多日，被太平軍收拾房子，才胡亂掩埋。有誰替他倆奏報呢？這明星也是聽人傳說，當將情節告知，這才由怡良據實專摺入奏，封還賜刀了卻一重疑案（叙過一邊）。此事表過在下，又要接叙和春及向榮兩方面，講這和春是位江南提督，與京中端華、肅順很有瓜葛，得著權貴奧援，所以姓名屢達天聽，其實爲人胸無點墨，一肚皮草包，奉命駐紮江北揚州，專候向榮就職，做他個聲援（又叙過一邊）。請問這時向榮登在那理諸位前書不表明過他的主旨嗎？他那主旨尾賊是追勦賊到那理，他便追到那理，前次長沙之戰，他却駐兵醴陵，致書湘鄉曾國藩約爲聲援，前次國藩派塔齊布出馬，固然是應羅張略三撫要求，然亦含著同向榮聯絡的意思，所以賊去長沙，向榮全玉貴、張嘉祥在後尾追追至武昌，却好塔齊布又派一員驍將來會，你道這驍將是誰？原來姓鮑名超，表字春靈，係四川奉節人，生得豹頭環眼，無領虎鬚，其人雖未常讀書，而機變靈警，勝讀死書百倍。若論武藝，馬上十八般武藝，兵器無不路路精通，慣用的是一桿丈八點鋼蛇矛，足足有七八十斤粗重，一枝九節長鞭，臨陣插在腰間，倘遇敵人遠的是矛，挑近的是鞭，打好不厲害，記得咸豐初年，旅居湖北，打聽曾國藩在籍練兵，於是前往投軍，國藩與談大喜，派他同塔齊布研究兵事方略，所以鮑超與塔公交誼在師友之間，同童添雲、彭三元何有等。

也甚合味。前日塔公從長沙敗回，聲言賊勢浩大，一時不能掃滅。鮑超不服，當說賊衆越多，遇著鮑某越殺得起勁。塔公不以爲怪，當派鮑超前去助向榮另寫一封介紹公函交去，自投鮑超好不得意。於是挑選鄉團五百取路，竟抵武昌。未至省城，却好遠遠瞧見全玉貴、張嘉祥一彪人馬到來，打著向字帥旗。鮑超不敢怠慢，當卽入營投函。張嘉祥出面接待，諸位人們的面孔美醜，於情感亦發生關係。這姓張的，年才弱冠，生得面如冠玉，唇若塗硃，瞧見鮑超而孔，猜惡不很，願意鮑超亦疑心他是個兔窟子，不免語言輕薄。彼此齟齬，幾乎用起武來。幸虧全玉貴出來調解，然後各歸各營。不日向榮亦到，見著鮑超自然是非常合式。當說這理賊將打聽著叫做黃文金綽號跳山虎，看來似未可輕敵的呢。鮑超狂笑一聲說：莫講他是跳山虎，便是月中個兔子，我也要捉下來。頑頑（匪夷所思）說著，拏眼睛睛，瞠著嘉祥、嘉祥，覺得討厭，因發怒說：你這厮不把跳山虎捉來，也不能算得漢子。鮑超一聲大嚷，忙的結束停當，持矛插鞭，帶領五百鄉團躍馬而去。向榮惟恐有失，叫全玉貴、張嘉祥在後接應。自家亦擂鼓督陣，卻說太平軍在武昌城樓，瞧見一起官兵殺至，忙的飛報堵王黃文金、文金隨派陶金、曾張學明兩將出馬抵敵。自己亦上城觀陣，一聲砲響，鼓角齊鳴，城門開處，陶張二將并馬出來。鮑超是蛇矛一挺，力敵雙將，不會戰得三合，驟的抽出長鞭，先把張學明打得袍鞍逃跑，口吐鮮血。陶金曾不敢戀戰。

撥馬便走。鮑超那能容得一桿蛇矛緊緊將金會人馬裹定。金會是不辨東西繞城而走。好個張嘉祥見敵方城門洞開，弔橋未起，將手一招，後面人馬齊上。他自身早一馬當先衝進城來。但是嘉祥進城部下大兵也就進城不消說得金玉貴亦銜接而至。那城樓上的跳山虎見事不諧，早已逃跑得不知去向。這一回向榮巧奪武昌城，可算是走馬成功，毫不費事。不一會工夫，鮑超早割取陶金會頭來，來見向帥。向帥自是歡喜，偏生張嘉祥在旁冷笑說：「這鮑超不是個漢子，他說前來活捉跳山虎，如何將陶金會的腦袋便當做黃文的腦袋，鮑超聽了不由得勃然大怒，虎目圓睜，指著嘉祥罵說：「這兒子來來來，我與你戰個一百合。」嘉祥正欲拔刀，早是向榮一聲驢喝，說爲大將的那理。一些含忍，沒有這種教訓。是一鼓雙響。登時鮑張兩將也各退後無話。向榮既得武昌，當然用個紅旗報捷。那知捷音未到，早有朝旨特派向榮前往江南督辦軍務。（兜轉）這時向榮因著武昌新復，未便卽行。一面結束軍隊，一面奏請替人朝廷得奏，特調雲貴總督吳文鎔來做湖廣總督，又派崇綸來做湖北巡撫。單講吳文鎔表字甄甫，係江蘇儀徵人氏，兩榜出身。記得他兒時有一段奇文。東鄰有個人家娶婦，留文鎔在彼送房，及至席散酒闌，爲時不早，趕著出門。這家住落是一條呆巷，未至巷口，忽遇見一個縹素衣裙的婦人欲前，且卻文鎔心知有異，停足不走。彼孝服婦人亦卽不走，爭持許久，始而扭纏而拜。

繼而哭繼而披頭散髮作種種怪狀文鎔心不爲動俄而天明雞叫孝服婦人長號而去文鎔以告東鄰鄰人卽前去責問算命先生先生笑說不錯不錯這日子當有喪門弔客星作祟又當有文曲星化解我是推算得一點無誤鄰人恍然知道文鎔將來必貴後果發科發甲位至督撫彼由雲貴調至湖廣却帶著一個出色人員過來這人姓胡名林翼表字貺生係湖南益陽人氏也是兩榜出身才氣不羈由翰林散館放做雲南黎平府知府在任創辦團勇造次捕獲巨寇甚麼保鵝甚麼余繞貴都是那李沅發的黨羽爲害地方由林翼入山搜捕遂獲正兇文鎔極賞其才今得移督兩湖信息當卽奏保林翼爲湖北候補道員相携來至武昌旣已到任接篆由向榮辦過交代其時鮑超因與張嘉祥落下含糊當與向帥說明留鄂不去向帥卽轉薦文鎔文鎔收下鮑超交與林翼指揮林翼本來相人有識愛才如命從此兩人功業在我這部戰史上特發異樣光采我且表過不談單談向榮遵著朝旨督辦江南大營先由水路趕過九江安慶蕪湖將及東西梁山只見兩山屹立由敵方建築臺萬萬不能飛渡向榮因歎說如此天險被賊佔領眼見插翅難飛話言未了早是張嘉祥在旁哈哈大笑這因這一笑有分教叫做

年少英雄

毫不畏險

險能出奇

雄才大展

評曰。此回寫長沙失守處處爲江忠源開脫爲三巡撫開脫歸罪督師徐廣縉論這徐廣縉爲人原不足道即使有一雄才大略如曾胡左李當此而以天國方張之師乘流急下恐亦不能取勝何則天方助之人誰制之比如癰疽業已潰爛出頭不待其膿血流盡不能施以神丹妙藥也於廣縉又何尤。

敘東王旣下武昌忽然來個錢江說其北伐燕京聞之故老當時曾有是說與後來王韜勸秀成急取江浙同一用心士不得志往往奇思勃發語不擇人曩讀宋史見岳飛號召河北直搗黃龍金兀朮將退忽來書生叩馬獻策勸其少待心以爲過乃以彼例此殊不爲奇。

陸建瀛失守南京誤國大事雖死亦有餘辜。

天王旣得南京於改宮殿建都城而外亦常留意軍政民政矣軍政十條姑置不論即共產均田同食同衣主義亦爲理論之談不能成爲事實。

敘向榮克復武昌即將胡林翼鮑超兩人夾帶出來妙在以吳文鎔做個引子文鎔死節是留在下回申敘此回專敘向榮爲江南督兵張本。

第八十八回

北伐天兵略分三路

南征羽檄不下萬言

張嘉祥因向榮躊躇。這天門山不得過去。不免笑說。我們可除去死法。想活法。除得水路。走陸路。由滄南岸上去。不是太平府嗎。我當領兵一支。直取太平。向榮欲待阻止。嘉祥只跳上岸去。由船上牽出坐騎。隨擁三五百人。嘉祥也不點數。取出雙刀。跨馬當先。當勦一下。那馬早一溜烟跑去。跑至太平城門。未閉。嘉祥喚聲殺殺。舞動雙刀。闖進城去。逢著太平軍。只是亂砍。城中大亂。當有天將汪環武。在行營喫酒行樂。聽得人聲喧嘩。趕即提刀上馬出營。及至街市。只見鴉飛鵲亂。早是白袍少將衝馬過來。認準環武。便是一刀。不容還手。就嗚呼哀哉。陣前丟命。俗說蛇無頭不行。多數天兵也就四散奔逃。各走各路。嘉祥既得太平。然後向榮金玉貴也領兵到了。從此軍中編了兩句韻語。說是張嘉祥走馬定太平。開文表過。向榮因太平城池克復。隨即留紮一營。次日又取路抄出高淳。句容。漂水。直抵鎮江。這鎮江對過便是揚州。當時有兩座大營。兩位統帥。江南統帥是向榮。江北統帥是和春。遙遙對峙。以牽制太平軍。使不得攔入運河。那知事有不然。由洪秀全建都南京以後。天國人物却分做兩派。一是消極派。以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做個領袖。你道他倆爲甚麼消極。因爲金陵爲繁華之地。秦淮係歌舞之場。現在女館中所拘築的婦女。有一兩萬名。名爲不准與男人接洽。其實東北兩王府時時派男人在裏面調查。備有點名小冊。瞧見婦女稍有姿色的。卽在冊加以一圈。或兩圈。最好的使加三圈四

○圈○其○中○有○個○傳○善○祥○卻○是○良○家○女○子○面○貌○既○嬌○文○才○亦○好○調○查○的○人○便○在○他○姓○名○上○加○了○十○圈○不○日○被○
○東○王○收○之○下○下○寵○愛○非○常○還○有○個○妓○女○名○叫○紅○鴛○被○調○查○的○人○在○他○名○子○上○加○了○五○圈○卻○被○北○王○收○之○
○下○下○其○餘○三○圈○四○圈○的○亦○被○選○去○有○數○百○名○之○多○惟○一○兩○圈○的○或○可○倖○免○但○沒○圈○的○可○安○心○度○日○充○做○
○鍼○指○女○工○秀○清○昌○輝○因○在○女○色○淘○融○或○男○風○勾○當○故○抱○定○消○極○主○義○死○守○南○京○不○出○於○忠○王○李○秀○成○
○侍○王○李○世○賢○輔○王○楊○輔○清○以○及○胡○以○晃○林○鳳○祥○李○開○方○等○却○抱○著○精○極○主○義○開○方○雖○則○年○輕○雖○係○變○童○
○却○很○有○才○幹○與○秀○成○極○爲○要○好○認○做○同○族○弟○兄○與○胡○林○兩○將○亦○甚○相○得○至○於○世○賢○輔○清○要○算○個○前○輩○不○
○過○很○佩○服○秀○成○是○個○英○雄○豪○傑○故○與○聯○絡○一○氣○單○講○秀○成○從○長○沙○獻○翼○以○後○深○得○天○王○信○任○他○的○武○藝○
○既○好○文○才○亦○佳○記○得○南○京○建○都○金○殿○改○造○秀○成○撰○副○對○聯○比○那○洪○大○全○前○聯○猶○爲○得○體○聯○曰○

馬○上○得○之○馬○上○治○之○造○億○萬○年○太○平○天○國○於○弓○刀○鋒○鏑○之○間○斯○誠○健○者○

東○面○而○征○西○面○而○征○救○廿○一○省○無○罪○良○民○於○水○火○倒○懸○之○會○是○曰○仁○人○

你○瞧○這○副○聯○語○何○等○壯○闊○何○等○精○采○足○見○李○秀○成○是○個○精○極○主○義○他○想○縱○橫○一○世○不○肯○株○守○一○隅○當○下○

天○王○也○就○引○起○雄○心○意○圖○北○伐○集○衆○聚○議○經○不○起○秀○清○昌○輝○一○再○阻○撓○彼○謂○國○基○初○定○百○務○待○理○未○可○
遠○伐○此○謂○目○前○軍○事○緊○張○武○昌○得○而○復○失○加○之○向○榮○和○春○駐○營○江○南○江○北○掘○守○運○河○要○道○恐○怕○我○軍○一○

動彼軍即乘虛而入。總以靜鎮爲是。天王方待發言。早是李秀成連連搖頭說。大凡用兵。全憑著一股銳氣。我們天國銳氣方張。假使前次兵下武昌。依著那錢江計畫。一路殺上燕京。這時韃子皇帝怕不拍拍屁股走路嗎。比如下棋。已失了一著。先手未免可惜。我亦謂然。然而事猶未晚。我聞江北皖豫一帶。捻匪四起。我們可聯絡捻匪做個協助。給捻子頭腦個王爵封號。豈不是很好辦法嗎。趁手引起捻匪筆尖何等敏活。這時秀清昌輝無話可說。當由天王派出三員大將出師北伐。你道三將是誰。一係丞相林鳳祥。一係將軍羅大綱。一個便是李開方。在這三人之中。又各人選了助手。由林鳳祥選定林彩新。李元濟領兵一萬。從儀徵殺上揚州。由羅大綱選定羅亞旺。陳德才領兵一萬。從六合殺上盱眙。又由李開方選定范啟發。張大洲領兵一萬。從青浦殺上安徽。講這三路天兵。是同時出發。在下先從林鳳祥叙起。鳳祥帶了彩新元濟兩將。過江殺到儀徵。那碗大縣城如何能守。警報到得揚州。可笑江北大營統帥已唬得不知去向。諸位須知揚州是個繁富之區。鹽商麇集在前。乾隆帝六次南巡。許許多多風流豔史。奢侈供張。諸位讀過我這前編的想該腦海裏還有些印相。妙妙借此又回映前書。便是後來道光年間英兵攻破鎮江。意在北犯揚州。不虧鹽商江壽民送去一萬錠元寶。那英帥璞鼎查是不肯罷手的。又將第八十二回書一提。卻好引起本文。敘事極有綫索。由此看

來這揚州財富聲名非同小可。如今事隔多年，又鬧起這回亂子，不消說得仍由江壽民抄襲成文，又
凌齊一萬錠元寶，著人送到林鳳祥軍中，請其不必過境。鳳祥始而答應，繼而轉念，一想這揚州如是
富足，天兵未到，已是送來元寶萬錠，倘去結實搜刮一下，怕不大發財爻嗎？主意拿定，刻日殺上揚州。
先將江壽民找出，索寶壽民一時無寶可交，鳳祥大怒，喝將壽民加上腦箍，可憐一位鹽商富翁，年老
氣虛，經不起腦箍一緊，已是死於非命。抄襲成文的當以此爲榜樣。壽民既死，鳳祥卽下令屠城。
可憐一座揚州城，又遭第二次慘劫。在明末清初時，由明相史可法死守孤城，城破之後，由清兵縱殺
十日，諸位讀過揚州十日記的，還該記得那次慘劫。如今城池又破，殺劫之外，又加以火劫，把一座花
團錦簇的揚州，霎時變做灰燼，豈不可歎！鳳祥既屠滅過揚州，一路殺上淮城，由淮城又撲攻山東，自
有清軍抵禦，暫且不表。（摺過第一路）再講羅大綱連同羅亞旺、陳得才過江，殺到六合，那總督怡
良亦復聞風而走。那明星管帶的三五百名旗兵，更逃跑得不知去向。大綱好不得勁，一路殺到盱眙。
這盱眙過去便是洪澤湖，湖水一片汪洋，有五百里的周圍，連著蘇皖兩省。原說大綱同鳳祥是分道
揚鑣，他此來是專爲連合捻匪的。請問捻匪是甚麼姓？捻匪的頭腦又係何人？諸位不請過我前編
演義的嗎？那捻匪是燒著粗壯紙捻，趁夜晚四出行劫，或數十人一批，或數百人一批，在嘉道年間有李

東山馬大振王妮子三人做了頭腦，攪亂得魯豫蘇皖四省不得太平。後來王妮子那個妖怪，因貪戀一個胡克家，竟會將同黨李東山馬大振殺了。妮子也不逢好死，此事經前書敘明。回應第七十七回，記得王妮子有兩個義子，一叫李寅，便是那李東山的兒子；一叫張洛行，便是那馬大振的外甥。當妮子被殺的時候，兩人年紀甚小，到如今已四十來歲。張洛行是家住蒙城，李寅是家住潁州。前由伏牛山收合餘燼，便移到雒水鎮，做個巢穴。由道光末年到咸豐初年，各省盜賊蜂起，這裏雒水鎮也。就蓋造一座聚義廳，組織的規模，同那金田、鵬化、山大、同小異，不過不敢建國稱王，第一把交椅，首推著張洛行。其次便是李寅，再往下數，還有甚麼任柱、牛洪、賴文光、龔瞎子、姜大陵、成天候、劉增琳、張總愚、馬超、江李兆、受陳玉成一千人物，講到張總愚，卻是洛行的胞姪。馬超、江部是馬大振的胞姪。李兆受也與李寅同族，獨有陳玉成是湖北沔陽縣人氏，流落皖北，在窩子裏當個龜影，論起來却與太平軍裏面的陳德才係同族兄弟。講這陳德才在天國封做扶王，原不時與玉成有書信往來。玉成却瞧得才不起，因為甚麼？因著玉成生性狡猾，膂力過人，手頭來得，借使一根丈八蛇矛，足有六七十斤。粗重，他這充做龜影，是沒錢去嫖，借此做窩子裏保鏢，嫖些白大，沒有個龜家，不怕他也沒有個窩子。姐不奉承他的，插號叫做四眼狗，因為他黑滋滋的面龐，眼底下生成兩塊白斑，遠遠瞧去，好像四隻。

眼睛一般。所以有此渾名。哼哼。這四眼狗便很得厲害呢。因甚。又投入捻匪。因爲他同李兆受是一夥人物。兆受的本領也不算弱。那飛檐走壁。打家劫寨。要算得個慣家。自從他倆進了雒水鎮。捻匪的聲威是日高一日。部下的徒衆是日多一日。這日太平軍渡過洪澤湖。趕到五河縣紮營。才定羅大綱便招呼陳德才去找他兄弟陳玉成。德才答應忙的帶了二三百名天兵。竟往雒水鎮。知道鎮裏有個張家寨。聲勢不小。因到寨報明姓名。不消講得。由四眼狗出寨會話。多年兄弟一朝相見。自然親熱。異常。由德才說明來意。玉成不免大大搖頭說。我們捻子性質與你們天國不同。你們天王洪秀全是皇帝。王思想政治思想的我們捻子只圖拿秤稱金拿斗量銀。你叫張李兩頭腦幫同你們殺上北京。趕走那韃子皇帝。那是做不到的。一辨明彼此性質。語能扼要。德才聽了玉成這話。因著目的難達。不免長歎一聲。玉成笑說。我哥何必長歎。我到有點政治思想。革命主張。大丈夫當得手創事業。來來我可同你去會會羅大綱。好脫離這邊關係。德才歡喜。玉成也不去與張李會商。當即隨著德才來見大綱。大綱與玉成談談方略。誰知才識在己之上。一面具報天王。替玉成請了冊封。天王便封陳玉成做了英王。一面特派玉成分兵五千。自成一隊。衝打頭敵。原來玉成早有準備。也從雒水鎮入夥。以來早訓練了五千名童子軍。這童子軍的年齡大都在十五六歲。無不精神活潑。拳棒精通。由玉成

帶領上陣無陣不勝無戰不利此番進攻是先從壽州入手請問玉成因何注意壽州却也有個原因一者壽州是直通河南省的要道得過壽州便可長驅殺上河南二者該州有個財主叫做孫百萬這孫百萬不獨家道富厚而且科名鼎盛甚麼孫毓汶孫家第皆在朝爲官家第其時已位至侍讀學士比因皖北捻匪蜂起却一面函促家鄉創辦團練本州遂出了個苗霖霖辦理鄉團誰知姓苗的是個刁鑽秀才他借辦團練爲名將壽州地皮刮的不少且其人生有反骨儘管辦著團練又儘管與捻子勾通這還算得事體嗎家第在京很不甘心又一面上面奏摺陳說雒水鎮這起捻匪勢燄澎漲不亞毛賊萬一江南江北化合一氣那大局更不可收拾咸豐帝得到這本奏摺焦急異常忙派額駙僧格林沁駐兵天津並派都統勝保會同河南總兵袁甲三到皖清勦捻匪務在刻日奏功在下趁手交代那勝保係端華肅順的黨羽我且不必提他爲最袁甲三是很有來歷的你道甚麼來歷講這袁甲三便是明末九邊總鎮袁崇煥的後裔諸位提起那袁崇煥盡忠報國不得死所沒有不切齒痛恨的當日明廷受了滿清反間遂枉殺重臣這一腔冤氣如何得伸誰知天道昭昭姓袁的這場報復却不在三百年以前卻遠在三百年以後因有這袁甲三才生下個兒子袁世凱因有了袁世凱才斷送滿清三百年的天下替他遠祖袁崇煥復仇這件事不是我信口編排的謂我不信請調查袁氏家譜那家

譜上分明敘著高祖某由廣東東莞移居項城請問東莞不是崇煥的出籍嗎（上應兩書下伏後綫使得全部書筋搖脈動與叙那拉后同一眼光同一手腕）這時甲三的儿子方在襁褓尙未顯露頭角我且擲過不談單談甲三表字午橋原係兩榜出身以道員改做總兵這一條先例是由嘉道間劉清開始的甲三既援例改擢總兵出駐河南比因奉旨赴皖勦捻自然拔隊啓行但甲三未到之前陳玉成已攻破壽州將孫百萬家一門盡行屠殺那苗需霖不但是觀望不救反與四眼狗暗通聲氣從此捻匪與太平軍合作卻好李開方又引兵過來（引渡無痕又擲過一路）再說李開方是領著范啓明張大洲從浦口殺出的由浦口攻破滁洲由滁洲又殺至蚌埠本意西掠英霍二山撲攻河南因探知總兵袁甲三出兵攔截所以折至壽州來與陳玉成會合這時玉成已加了英王頭銜算做天國上將聲勢好不浩大開方與玉成駐兵一處卻好羅大綱羅亞旺引兵亦到二羅才到忽然由天國來了一道玉牒召取羅亞旺趕即回都因甚天國要召亞旺回都使因長沙九江安慶諸省城又被官軍先後克復編書的編到這理只好將江北三路天兵暫行攔起只這筆尖兒且隨著羅亞旺折回南京（運筆如飄風驟雨說東即東說西即西令人捉摸不定但不脫不離自然有個綫索此豈尋常笨伯所能）請問天國這時何以調取亞旺一者因爲江北既得了個四眼狗那三路北伐的兵馬皆可以得

個照應。何必二羅同在一起。二者便因著長沙九江安慶諸要城。待而復失。一時得力的驍將。不夠支配。應付故急。抽調亞旺回都。與胡以晃二人前去救應。湖北再派秦曰綱譚體元去救應江西陳坤書譚紹洸去救應安徽。特降天旨。以翼王石達開爲各路援軍總司令。這一次掀天揭地大動干戈。總要將長江流域六七省殺得山積尸骸。川流膏血。除得前後三藩戰禍。要算得這一次是破天荒的劫殺了。操總一句滿清三百年專制江山不虧著一根擎天的玉柱一條架海的金梁。也不能恢復原狀。其人爲誰。便是那在籍創辦團練的曾國藩（鄒重其人下筆極有斤兩）前文講到長沙被困。由湖中三撫聯名急函國藩。請其派兵救援。彼時國藩正居母喪。不得分身。特與羅羅山商議。特派塔齊布前去。誰知去已無濟。及長沙既失。武昌連陷。國藩得信。因函招江忠源及郭嵩燾前來計議。講這郭嵩燾表字伯琛。亦係兩榜進士。與國藩同年同鄉。其人經濟文章冠絕一時。當下江郭兩人意見均以爲當今急務。水陸兩方必須兼顧。陸軍之外。還須兼練水軍。國藩深以爲然。於是特派褚汝航。載福。彭玉麟三人專練水師。講這褚汝航表字一航。係廣東人氏。爲湖南候補知府。人甚幹練。有才。既受國藩委任。即往衡州辦齊戰船。招募兵衆。不在話下。那楊載福又名岳斌。表字厚庵。係湖南善化人氏。爲人勇而有謀。由行伍出籍。國藩信其膽識可用。特派他在湘潭訓練水師。只這又是一起。至於彭玉麟不

過衡陽縣一個秀才。但他這秀才與別的秀才不同。記得他母親查太夫人。生他的時候。夢見一位黑面黑鬚黑帽黑袍。闖了進房。好像是位五殿閻羅。喫了一唬。一陣腹痛。却產下玉麟出來。長大讀書。聰敏中了秀才。不過家道貧寒。無事可做。在一座古廟。替人扶乩。乩壇上判語極爲靈驗。一日衡州知府高人鑑的女公子。忽然誤服鴉片。急急無法解救。忙把玉麟找來。叫他扶乩。諸位這扶乩的事體。是個神道設教。莫名其妙。玉麟到心中。只記得一味藥草。名叫金鈴子。他也不問對與不對。當判了分兩五錢。開水沖服。誰知那女公子一喫下肚。便能起死回生。這事從那理說起。巧巧高人鑑精於風鑑。知玉麟將來必然大貴。即以救活之女。許配玉麟。由此玉麟在石鼓書院讀書。力求上進。不料新寧李沅發造反。玉麟因當事出力。叙功保薦。大部誤以文生爲武生。賞給他個外委藍翎。後來江忠源在籍創辦鄉團。又請他勾當一切。國藩所以認得玉麟。也由忠源介紹。如今特派他訓練水師。只是這一位包圍羅到差。厲害非凡。一般水鬼。誰敢不受他約束。呢。閒話少叙。這時國藩的軍事範圍。舟師則有褚汝航。楊載福。彭玉麟。三個得力的戰將。陸軍則有羅羅山。李續賓。李續宜。塔齊布。董添雲。彭三元等。另外胡林翼。鮑超。江忠源。開隆阿。亦與國藩聯絡。一氣最近。又得了三個要人。一爲劉長佑。表字。渠。是新寧縣的拔貢。一爲李孟羣。表字。鶴人。係河南固始縣人。到是個兩榜進士。由大挑得個知縣。放到廣西。

却與江忠源同寅。現當用人之秋。由忠源介紹前來。不過孟羣尙有個妹子。名叫李素貞。這素貞顏。欲羞花貌。能閉月。其美固不待言。不是編者好述奇聞。這素貞慣用的兩口寶劍。却得著異人傳授。你道是何人傳授。便是那轟轟烈烈行刺雍正帝的呂俠娘呀。編書的你只顧信口開河。那雍正朝到咸豐朝。由我估計不下百數十年。若說呂俠娘還在。豈不是個妖精嗎。諸位休要駭怪。我原說呂俠娘是個劍仙。仙人有道。自會不死。這李素貞得了俠娘傳授劍術。必定亦有仙緣。諸位不信。問問他阿。阿。阿。孟羣便知道他的來歷了。（說由你說。我亦不去查考。不過我知道編者虛聞甚多。必非杜撰。）閑話漫講。書中還要另提個出色人員。名叫李鴻章。這鴻章表字少荃。係安徽合肥縣人氏。本來姓許。因承繼外家姓李。自幼聰穎過人。志氣不小。記得鴻章入院考試。其時學台是個郝巖藻。點到鴻章姓名。猛然的起個大雷。將學台大人驚得站起。忙說了句天開雷雨送經綸。這七字不知是古詩。也不知是杜撰。我且由他。後來鴻章進學中舉。中進士。點翰林。在這兵亂的當兒。他早請假回籍。在家練習騎射。鄉人稱他做武翰林。他很樂從。到得安慶失守。巡撫蔣文慶陣亡。鴻章因欲在家練兵。探知曾國藩所練鄉團。甚有成效。當即去函索取章程。同在籍侍郎呂賢基議辦團練。在下趁手交代。那呂賢基表字鶴田。却係安徽旌德人家。住廬州。其人頗亢爽好義。當時輿論皆以爲湘軍發迹。以曾國藩爲首功。淮軍

發。迹。以。呂。賢。基。爲。首。功。不。過。後。來。賢。基。殉。難。所。有。全。部。淮。軍。通。由。鴻。章。接。管。此。是。後。話。這。時。鴻。章。名。望。不。大。不。過。是。個。在。籍。翰。林。依。著。翰。林。館。先。後。輩。例。子。自。然。鴻。章。尊。國。藩。爲。師。國。藩。亦。不。客。氣。當。收。鴻。章。做。了。門。生。如。今。國。藩。的。威。望。其。及。於。水。師。者。如。彼。其。及。於。陸。軍。者。又。如。此。此。時。得。著。洪。秀。全。在。南。京。建。國。消。息。如。何。不。大。起。水。陸。之。軍。以。期。滅。此。朝。食。而。况。武。昌。已。由。向。榮。克。復。後。起。湖。廣。總。督。吳。文。鎔。又。罷。信。任。胡。林。翼。鮑。超。這。轉。禍。爲。福。轉。亡。爲。存。的。機。會。卽。在。此。一。舉。於。是。先。從。家。庭。集。議。把。國。藩。國。華。國。葆。國。荃。并。真。幹。五。個。兄。弟。一。齊。找。來。問。問。進。兵。方。略。國。藩。因。說。我。是。才。幹。不。濟。只。好。看。守。家。園。國。華。國。葆。齊。說。我。倆。情。願。去。攻。克。長。沙。以。斷。賊。歸。路。國。藩。點。頭。稱。是。隨。將。國。荃。瞧。了。一。眼。國。荃。因。笑。說。古。人。有。言。射。人。射。馬。擒。賊。擒。王。我。的。志。願。總。要。打。破。南。京。活。捉。那。天。王。洪。秀。全。不。達。目。的。不。止。國。藩。因。說。你。的。才。幹。兄。所。深。知。只。這。事。却。不。甚。容。易。國。荃。未。及。答。言。早。是。真。幹。起。立。說。老。九。此。去。一。定。成。功。小。弟。願。從。其。後。都。爲。後。書。伏。綫。國。藩。亦。笑。說。既。如。此。我。們。可。各。辦。各。事。當。派。國。荃。真。幹。經。略。東。路。去。與。胡。林。翼。會。商。一。切。自。家。準。備。携。帶。國。華。國。葆。去。規。復。長。沙。家。庭。議。定。次。日。又。邀。請。羅。澤。南。江。忠。源。郭。嵩。燾。及。一。班。湘。軍。人。物。開。個。大。大。會。議。這。次。根。本。計。劃。自。然。以。直。搗。南。京。爲。必。要。無。如。當。時。形。勢。多。方。牽。動。若。不。將。長。江。上。游。的。湘。鄂。轄。皖。四。省。賊。寇。肅。清。必。至。劈。竹。碍。筍。欲。速。不。達。經。大。家。公。同。決。議。當。以。水。陸。湘。軍。分。

做三路第一路是收復長沙。却用江忠游做個司令。第二路是收復南昌。却用羅澤南做個司令。第三路是收復安慶。卻用李孟羣做個司令。那三路的總指揮都教應不消多講。除得會國藩。更沒有第二個人物了。分撥已定。忽然郭嵩燾最後發言說：「我想起一件重要手續。這一回是不可不預備的。國藩忙問所以。嵩燾說：「便是那討賊的檄文。國藩忙說：「不錯不錯。這一件筆墨義務。即請足下辦了。嵩燾更不推辭。隨即取過紙筆。寫出一篇文來。文曰：

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三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刮銀錢。滿五兩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浚壕。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陣。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有不肯解脚者。則立斬其足。以示衆婦。此種不纏足會辦法。特奇。一船戶有陰謀逃歸者。則倒擄其尸。以示衆船。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彼魯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恨者也。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井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

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一大平等主義是不認父母的。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謂田皆天父之田也。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謂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哉。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旁觀。不思一爲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却好借補李闖張獻忠事。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宜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籍滿所州縣。先毀廟宇。卽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一物極必反。今之關岳又視昔如何。以至佛寺道院城隍壇社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此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以救我被擄之船隻。救出被脅之人民。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差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助吾征勦者。本部堂引爲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入主教之橫行中原。赫怒震怒以備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上。

專摺奏請優叙。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倘有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逐條宣布。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羣盜如毛。皆由主昏政亂。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卹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不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爲分別也。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爲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檄到如律。合衆忽。此一討逆檄文。彼一排滿檄文。書隔六回。前後遙遙相對。

這一道檄文。刊印出無數紙張。各省發貼。一時人民得著消息。有捐銀送來助餉的。有自願投軍効力的。源源而來。滔滔不斷。便是天國方面。很有些脫去紅巾。殺掉頭目。棄城來歸的。著實不少。曾國藩是非常滿意。一方面催趕三路進兵。一方面又携帶國華國葆兩弟。向長沙救應。因甚麼國藩獨救應長沙。一來長沙是太平軍的惟一歸路。其地有兩駕反王。一位丞相駐紮。共是太平軍五萬。如今非打破長沙不可。二來國華國葆原議在長沙建些功業。且此處距湘鄉又近。眼前的賊寇不能除去。那邊能够軍威遠振嗎。有此兩種原因。眼見得一場血戰。要殺得你死我亡。正是

湘軍出

用兵初次

穩立頭功

誰知失利

評曰：敘張嘉祥走馬定太平，係爲後來庖代向榮張本。假使嘉祥不立奇功，則聲名必不能備敵朝廷，亦何由知其才而擢用之？故知功名富貴之事，雖屬天定，亦由於人爲。此時全玉貴却藉光養爾，不與嘉祥爭能。

因天國得龜，却極力描寫忠王李秀成，因秀成係天國第一健將也。

因李秀成主張北伐，連帶出林鳳祥、羅大綱、李開方三路兵來，但這三路人馬兩路是伏著遠綫，一路是趁勢引起捻匪，提出雒水鎮，卻好與鵬化山做個對子。但洪楊有政治革命帝王思想，張李任賴等無之。此種主張，却被陳玉成看破，所以陳玉成獨樹一幟，可掄可髮，自命不凡。既將捻匪歷史敘清，又必須回叙到太平天國，卻借調回羅亞旺做個綫索。由此因叙天國，又叙到湘軍一面，因叙湘軍，又補叙褚彭楊三人創辦水師，又補叙一劉二李陸續出面，但李鴻章是僅軍領袖，又須特別聲明。

曾國藩三路出兵，是用特別寫法，以見當時得力兵隊在野不在朝也。一篇討賊文字，卻揭穿太平天國內容如此胡亂行爲，又烏足濟事。

第八十九回 塔齊布陣斬曾天養 鮑春霆擊走石達開

湘軍第一路進攻長沙。由江忠源司令。復由曾國藩率領兩弟前來救應。上回聲敘清楚。但這長沙形勢。是大家知道的那南面天心閣。依山爲險。與南城對峙。這時太平軍却有五萬之多。被擄的人民。充當前敵者。尚不在其內。守城有兩將。反王一係根王藍仁德。一係循王魏超。成這兩人算是殺星。下凡刀槍之下。砍殺的生命。是不計其數。另外還有一位丞相名叫曾天養。這天養的驍勇。那還了得。他又識得水。性在水底下能潛伏三日。插號浪裏白條。卻借水辭中張順混名一用。妙妙又牽涉到水辭。當下三人因官兵壓境。水陸并進。彼此商議。由藍仁德守城。由魏超成守天心閣。以當陸路。復由浪裏白條曾天養。帶領船隻。以當水路。敵方布置停當。這理官軍雖係由江忠源指揮。却亦分個水陸統帶。水師係褚汝航。統帶而以楊載福。彭玉麟。副之。陸營係開隆阿。統帶而以江忠濟。江忠義。江忠信。副之。這長沙地面。原是輕車熟路。由開隆阿及江氏三虎向陸撲攻。自然是著著得勁。不過敵方取著守勢。一時未易得手。我且擇過一邊。單講褚楊彭三人。在靖港訓練水師。已有半年之久。這靖港要算湘江裏面的最大船塢。港中長龍快蟹船式。計有三五百隻。每隻裝載二十餘人。或三四十人不等。快蟹取旁行。長龍取直下。以攻以守。無不如志。這時曾國藩前來救應。却駐紮靖港。兩個兄弟國華國葆。亦

駕駛戰船尾隨在正副統帶之後。鼓號一起殺向長沙。長龍每隻架礮一尊。抵備向岸開火。誰知那會
 天養已由夾江中放出數百號船隻來。與官兵決鬪。船與船碰。兵與兵戰。槍與槍格。礮與礮轟。畢竟官
 兵是有訓練的。敵軍是沒訓練的。鏖戰半日。敵不能支。紛紛脫逃。這個當兒。國藩見前面得勢。不敢怠
 慢。也就駕條長龍船隻趕來。那知他不出面。到可以大獲全勝。只這一出面。無巧不巧。被那會天養瞧
 見。好個天養。拏出那浪裏白條本領。一個撲通竄入江心。認準國藩的坐船。取出鑿子在船底下鑿個
 窟窿。呀呀不好了。這船艙裏好似黃河決口。水望上湧。照此看來。簡直要迎請獺烏龍趕赴水晶宮
 了。（妙語恢諧）說時遲。那時快。正在人聲呼救之時。却好曾國華曾國葆弟兄兩個船隻趕到。彭玉
 麟和楊載福也就折回人多手雜這裏。忙把獺烏龍搭上別船救出性命。那裏會天養靈活異常。他由
 鑿通船底之後。早在水裏幾縱縱到自家船上。換一換濕衣。瞧出官兵不戰自亂。心中大喜。登時又鼓
 號齊鳴。所有敵船一齊合攏來包圍官船。這時官船統帶僅僅剩了個褚汝航。倉猝不及應付。明明打
 個勝仗。這一來。被會天養掩其不備。四面衝動。到反轉勝爲敗。天下事很難把穩。以汝航經驗十足
 竟會被姓會的殺得一敗塗地。所有幾百號長龍快蟹都戰得七零八落。不復成軍。汝航是奪命跑了
 載福玉麟亦因回救國藩大大的失利。可憐國藩回到靖港。只急得跌足捶胸。因憤向國華國葆兩個

老弟說：「恩兄初次出兵，即遭此轟雷擊頂，留這殘生，何濟於事？說罷，即由船上奮身一跳，跳入波心。」如其死了，豈不是個笑話？諸君記清，這是曾國藩第一次尋死。國華國葆情急不及呼救，也便雙雙下水。所幸水雖深而不溜，弟兄三人抱在一起，當由水手搭救起來。比前楊載福、彭玉麟二位也趕到國藩船上，殷勤勸慰，偏生事有湊巧，那羅澤南以去取九江，非用舟師不可，特派塔齊布領了一支兵馬過來。一來是調撥舟船，以備應用；二來好助力一臂，促成戰功。國藩正在懷喪，得了這支生力軍過來，忙的改換方略，舍水攻陸，留著載福、玉麟駐紮原地不動，當派國葆隨著塔軍去攻長沙。其時長沙的敵營已被江氏三虎攻破多處，那忠濟的一口金背大砍刀、忠義的一對鐵鞭、忠信的一對虎頭鉤，打殺得敵營人人落膽，個個驚魂。這時守城的藍仁德、守關的魏超成，已漸漸力不能支。祇盼會天養在水路得手，好解重圍。誰知兩駕反王盼浪裏白條，不至反落下一顆晦氣星來。這晦氣星不是別個，正是驍將塔齊布領著這支生力軍，是橫衝直撞，一馬撞到天心閣，見魏超成在閣上指揮，槍挑不著忙的取弓搭箭，一箭射去，正中超成左目，翻身跌倒。好個塔齊布，早趁勢揮動大兵，一擁而上，攻取天心閣。那魏超成負傷逃跑，巧巧遇見了曾國華躍馬舞槍，只一挑，已結果性命。這邊超成失敗，那邊藍仁德也就著慌，怕的城守不住，預備後路。一時鴉飛鵲亂，所有城內被脅的百姓，猛記起曾國

藩那。道。討。賊。檄。文。紛。紛。脫。去。紅。巾。倒。戈。相。向。這。一。來。江。家。三。虎。便。趁。勢。攻。破。了。長。沙。城。那。根。王。藍。仁。德。落。得。奪。命。而。逃。却。好。劈。面。碰。著。曾。天。養。天。養。猶。口。出。大。言。說。你。去。你。去。讓。我。來。取。妖。魔。首。級。話。沒。講。完。却。好。開。隆。阿。趕。到。彼。此。更。不。打。話。刀。來。槍。往。戰。不。數。合。開。隆。阿。却。敗。陣。下。去。天。養。是。藝。高。膽。大。緊。緊。跟。著。追。趕。不。提。防。塔。齊。布。從。斜。刺。裏。一。箭。射。來。這。射。法。又。巧。箭。頭。又。重。不。料。竟。把。天。養。射。個。通。心。登。時。落。馬。殞。命。這。一。次。大。獲。全。勝。兵。破。長。沙。固。然。是。江。忠。源。調。度。有。方。亦。復。是。曾。國。藩。天。大。福。分。明。明。水。師。失。敗。急。得。轉。死。偏。生。轉。禍。爲。福。會。飛。落。下。一。個。塔。齊。布。來。因。有。了。塔。齊。布。這。湘。軍。方。鼓。動。銳。氣。一。戰。而。得。天。心。關。再。戰。而。得。長。沙。城。三。戰。而。斃。曾。天。養。到。了。這。個。當。兒。國。藩。才。喜。笑。顏。開。一。面。報。捷。朝。廷。一。面。仍。由。巡。撫。駐。省。出。榜。安。民。此。時。湖。南。巡。撫。却。放。的。張。芾。到。也。是。個。幹。員。我。且。不。表。(補。叙。克。復。長。沙。一。段。完。結)單。表。國。藩。因。長。沙。事。竣。念。及。羅。澤。南。來。調。水。師。忙。派。楊。載。福。彭。玉。麟。兩。將。收。合。舟。船。幸。而。三。五。百。號。快。蟹。長。龍。損。失。有。限。其。已。經。損。壞。的。卽。著。褚。汝。航。在。此。趕。快。修。理。未。經。損。壞。的。通。由。楊。彭。二。人。統。帶。隨。著。塔。齊。布。去。與。羅。澤。南。會。合。澤。南。原。係。第。二。路。司。令。門。下。弟。子。又。多。一。路。殺。到。九。江。敵。方。早。棄。城。而。走。又。由。國。藩。具。摺。報。京。得。了。朝。旨。嘉。獎。(補。叙。克。復。九。江。一。事。完。結)書。不。煩。叙。再。講。第。三。路。司。令。李。孟。章。帶。領。著。三。千。人。馬。由。湘。至。鄂。由。鄂。至。皖。逢。山。開。路。遇。水。渡。船。不。日。來。到。安。慶。這。安。慶。守。將。是。隨。

王楊柳谷本領固然不弱。還有個妹子。名叫楊柳青。年方二十二歲。却有一點點異術。能用飛刀。在百步外。取人首級。孟羣不知厲害。第一陣。派個守備王寶元。上前衝鋒。却被楊柳青用飛刀砍掉了腦袋。第二陣。派個游擊陳得功。出馬。陷陣。亦係照樣開發。死於楊柳青飛刀之下。孟羣見連損部將。兩員探知敵方有個女流。會用邪術。心想此事非吾妹。素貞。前來不足取勝。忙的寫了快函。選了飛星。夜趕回固始。迎請素貞。素貞閱過兄函。因笑對來人說。你去。我包管把這事辦妥。來人還未到營。復命。誰知那楊柳青的首級。早已不翼而飛。請問何以恁般飛快。原講李素貞的劍術。是得著劍仙俠娘傳授的。這劍仙的劍術。是行氣如虹。可憐楊柳青姑娘。坐在屋子裏。瞥見一道白虹飛來。就粉頸一箍。早已身首異處。素貞辦過這事。也不給信。老兄直待安慶城內。拂拂揚揚。傳播出來。孟羣方才明白。接著下書。人回營說明。孟羣更不怠慢。趕的揮兵攻城。又誰知安慶已落了一座空城。那隨王楊柳谷。因妹子被人暗殺。怕連禍及己。已是撤兵逃走。孟羣算是睡手得了安慶。忙的飛報國藩。國藩又具摺報京。這一次朝旨嘉獎。不是空言。連前一體加恩。賞會國藩兵部尚書銜。特賜黃馬褂。江思源。升安徽臬司。羅澤南。李孟羣。以四品京堂用。褚汝航。楊載福。彭玉麟。以道員用。載祜。改名岳斌。此後編書的。不用前名。改用後名。又江氏三虎。曾家諸弟。亦以道員。或知府。即補。又補叙克復安慶一事。完結。這邊湘軍轟轟。

烈烈論功的論功。行賞的行賞。那邊太平天國得了喪師失地消息。大爲掃興。由天王召集東王、北王、輔王、侍王、忠王、國舅、左右丞相、相等。又開了個大大會議。當以戰將不敷支配。從江北調回羅亞旺與胡以冕趕緊領兵十萬去救應湖北。特派秦曰綱、譚體元領兵十萬去救應江西。陳坤、曹譚紹洸亦領兵十萬去救應安徽。三十萬人馬分路去訖。天王又想到諸路兵隊沒人策應。擬派東王楊秀清出馬指揮。誰知秀清溺於聲色。喜靜惡動。又蓄有極大野心。不便明說。只得當殿推薦翼王石達開。不消多講。自然有天旨去催翼王出發（遠接前書并引起下文）話說翼王石達開自從前番攻克桂林。便抱有獨立主張。前書原交代他是個舉人出身。倡言革命。不是在下恭維科甲。那舉人學問程度。究竟高似秀才。因其學問高。那副眼光。那條心路。也使與之俱高。他會學公鷄叫。也不過是放歌舒嘯的作用。與那雞鳴狗盜似乎不同。何以見得他因著洪秀全楊秀清假託神權。便暗暗諷他。倆沒政治手段。決定太平天國這幕戲。不會唱好。然又陷入漩渦。無從擺脫。祇有見機而作。圖個獨立自強。所以前次天王出境。調他出桂圖贛。他卻遲遲吾行。徘徊於湘桂兩省之間。如今天王天旨派他做三路援軍司令。達開因又改變方鍼。想在中原內地占定一座大地盤。以便左右操縱。能與南京則合不離。與南京台則分假如洪楊勢倒。又何不可取。而自代主張。拏定便招呼聽王陳炳文、保王洪容海各營天兵。

三萬自家亦獨領人馬四萬。由湘邊取道贛南。一路逢州得州。遇縣得縣。由贛南又殺至饒州府。該府西南有座雙龍鎮。鎮上有個鄉宦。姓黃。名鎮九。因往鄉收租。却被聽王部下。方永綱捉住。向彼索賚。鎮九未付。永綱遂拏出殘忍手段。將鎮九剖肚取腸。以尸身當做馬槽。裝豆餒馬。偏偏黃鎮九有個女兒。名叫黃四姐。年方十七。生得才高貌美。却又孝性天成。他也不要管天神天將。殺人。不眨眼的魔道。找著。遂開便叩馬呼冤。遂開開明情節。立至陳營。將方永綱提出。亦照樣剖肚開腔。替黃四姐報了深仇。血恨。四姐自然涕泣謝恩。遂開因見四姐處處可憐。便欲收為義女。四姐知恩報恩。亦遂允從。從此翼王使用義女。四姐做個書記。所以天國出來文誥。除得翼王其餘。都不通不順。便是這個道理。後來遂開為四姐擇婿。任何天神天將。四姐總是不取。最後却看中一個小兵。戴石生。囚石生。貌似遂開。四姐竟情願嫁這厮。你道奇是不奇。却係要著觀後書。自然明白。閑話慢表。單講遂開駐兵饒州。便有各路來請救應。遂開通盤籌畫。便派陳炳文去救應湖北。與羅亞旺。胡以晃會師。洪容海去救應安徽。與陳坤書。譚紹洸會師。自家救應贛北。就近與秦曰綱。譚體元會師。書是一起。在下敘事。却分個先後。先講羅亞旺。胡以晃兩將進兵湖北。是從武昌漢陽入手。那武漢兩府。係一江之隔。漢陽有座龜山。武昌有座蛇山。十分險要。敵將商議商議。由胡以晃領兵五萬來攻蛇山。羅亞旺來攻龜山。這時湖廣總督

便是那吳文鎔湖北巡撫便是那崇綸向來定制督撫同城文鎔因與崇綸商酌意欲崇綸駐兵漢陽自家畱駐武昌彼此分扼龜蛇二山使敵方不得逞志崇綸不行一定要駐紮武昌不到漢陽文鎔笑說既如此你駐武昌我便駐漢陽各分兵一半何如崇綸又不行當說武昌係重要省城現兵只有八千如何可分嚙固不走你亦不能擅離諸位瞧這崇綸計畫與那陸建瀛死守南京有何分別不過他係端華肅順私人仗著內有奧援萬一處置失當自會有脫身卸過的方法恰恰苦壞了吳文鎔其時調度既然掣肘而要塞又不可不防當與胡林翼從長計議林翼因歎口氣說督撫同城原宜和衷共濟現在督要如此撫要如彼彼此失和於事必敗我公可速速飛函向曾國藩求救一面具個密摺到京參劾崇綸一面可分防漢陽及漢口兩地因單防漢陽不如兼防漢口以成犄角之勢文鎔說如此則兵又何在林翼忿然說督有督標撫有撫標管他行與不行我們督領我們的標兵罷了文鎔是無可奈何只得拏起主張將督標兵馬四千分一半與胡林翼駐紮漢陽自領一半駐紮漢口又立派驍將鮑超持著急函趕往曾營求救指撥才定那太平軍十萬之多已駕著巨艦鐵艦蔽江而上原說是羅亞旺胡以晃分取攻勢的由亞旺領兵五萬撲攻漢陽自有胡林翼扼住龜山嚴陣以待一時且不能得手爲最胡以晃領著太平軍五萬前攻武昌氣勢非常兇猛在崇綸如果能與文鎔合作同取守

勢以待救。援尚未知。鹿死誰手。不過這位旗大爺。毫不知兵仗。著提督青麟。做個靠背。可笑。青麟是一肚草包。兩眼漆黑。他將標下人馬一起繫在黃鶴磯。論這磯。嘴連接蛇山。亦係武昌要隘。不過青麟的布置不妥用的。槍械鏽澀。平時也不擦油。礮彈又不投門。敵方用礮轟擊。忙得手慌脚亂。只是礮發不出槍子。歷歷落落。十放九空。以晃瞧此情形。早肉薄當先揮動天兵一擁而上。得了黃鶴磯。即係得了武昌城。那巡撫崇綸。早逃跑得不知去向。青麟是逃走不及。見著以晃跪地請降。以晃笑說。論理我們見著騷韃子。除得砍頭沒有第二句話說也罷。我跟前缺個家丁。用你當差也好。可笑。這青麟因貪著狗命。陷入敵軍。從此做了勞動苦工。挑灰擔糞。無所不爲。後來以晃忽發奇想。叫他戴起翎頂朝衣朝冠。替自家擡轎。你瞧羞是不羞。辱是不辱。在下趁手交代。最後青麟得命逃回。免不得明正典刑。以伸國法。應該如此。閑話少說。單講胡以晃得了武昌。又同羅亞旺合攻漢陽。無如賊以十萬之衆。當胡林翼二千之兵。竟急切不能得手。不得已又移攻漢口。這吳文鎔原是個文弱書生。忠奮有餘。勇力不足。不消幾陣。立足不定。退至黃州。羅胡兩賊又追至黃州。望救不至。孤城難守。只好投水盡節。死得其所。消息傳到北京。咸豐帝非常震悼。一面特旨追恤文鎔。賜諡文節。將崇綸拏京嚴辦。一面特放文官爲兩湖總督。超擢胡林翼爲湖北巡撫。講到林翼受了疆寄重任。却好鮑超乞師已回。曾國藩

已派著江忠源塔齊布領兵同來。林翼得了這起援軍，登時軍威大震。他本駐紮漢陽，一面在龜山架起巨礮，對武昌城內直轟。一面派江忠源奪回漢口，派鮑超塔齊布撲攻武昌。這時武昌城內被礮火打得一塌糊塗。城外又有官兵日夜攻打，胡以晃羅亞旺雖屬驍悍，到此急得沒法。飛書向右邊開求救。達開早指派聽王陳炳文過來。誰知陳軍未抵武昌，偏生羅澤南得著消息，特派李續賓在半路截殺。這一陣截殺，把個陳炳文殺得不能成軍，仍然退回贛地。但是陳炳文教兵不到，那太平軍困守孤城，益復絕望。羅亞旺胡以晃兩個幾次設計衝突，無如顧了外面的防禦，顧不得空中的飛彈。統計帶來的天兵天將，共是十萬。今日死去若干，明日死去若干，不到半月，已經損失十之六七。以晃因與亞旺說那胡林翼是個健將，來得厲害，加以大批湘軍越來越多，我們困守不住，不如除去死法，再想活法。亞旺點頭稱是，當即收合兵馬，連夜棄城而走，又殺向岳州去了。（叙過一路，不提羅胡率領殘部南去岳州，也不提胡林翼克復武昌，飛章告捷，單講陳炳文折回饒州，來見達開，誰知達開已移駐南昌。與秦曰綱譚體元會合一起，講這南昌爲贛省都會，與九江毗連，中包一座大湖，名叫鄱陽湖。這湖面彷彿像個葫蘆，中有康郎山及大姑山，周圍約六七百里。湖口有兩座縣城，依山建築，彷彿倒挂一般。左名彭澤縣，右名湖口縣，兩縣交界有座石磯，名叫彭郎磯。此磯凸出大江，江面有座高山，名叫

小姑山諸位記。清這小姑山是在湖外的大姑山是在湖內的湖水通江形勢十分險要前書講到羅澤南克復九江由彭玉麟楊岳斌（原名載福）將所有大小長龍快蟹一起都調駐鄱陽湖原講湖似葫蘆那上半截自然叫做內湖下半截自然叫做外湖此時湘軍勢力全在外湖在下趁手交代那兵部尙書督師大臣曾國藩如今却駐紮在湖口縣乃弟國荃却與羅澤南同駐九江何以他會到九江便因前次同胡林翼就商之後林翼很贊成他直搗南京的計畫（應前）勸他東下他因澤南攻取九江所以權且同澤南駐紮一起這個當兒算得羣英大會那江忠源塔齊布因攻克漢口彼處已經解嚴也就移兵回贛那江家兄弟李家兄弟曾家兄弟并羅山門徒無不聚會於此還有個驍將鮑超一日不戰便磨拳擦掌牙癢癢的要與人奮鬪但是他衝起鋒來前面必撐起一面大旗黑地白字旗寬八尺長約一丈另繫一丈六尺的紅綾非常耀目以自家姓鮑插號便稱做豹子頭又借用水滸上林冲名目（不離三國水滸總是顧母）你道奇是不奇現在湘軍養精蓄銳忽有急探報到國藩大營說是太平軍集中南昌那秦曰綱譚體元是一起先來的石達開是後到的最後陳炳文接踵而至現在是大修戰船不日將由內湖攻出外湖請令定奪國藩點一點首隨即通知羅澤南令他在大姑山紮營抵敵所有廬山一帶亦須擇險設防使敵兵不得登岸澤南自然遵照辦理另派曾國華國

葆李續賓續宜亦去幫帶水師江忠濟忠義忠信在陸路紮營江忠源與老九國荃控制九江塔齊布鮑超兩人爲水師策應這一番布置完密準備翻江攪海的一場血戰好捉拏天下聞名的鐵公雞時呼。呼。這一隻鐵公雞是很不易捉的何以見得他的船隻大小有千餘之多裏脅的紅巾有二三十萬加以原有的太平軍又二十萬。這開本係將略無雙機變百出便是陳炳文秦曰綱譚體元三個亦都不弱敵船說到就到偏偏這日南風大作湖面上帆檣蔽空如一派旌旗飛舞而至急得彭玉麟楊岳斌忙忙駕船抵敵不料風逆水逆三五百隻長龍快蟹總不能得勢敵軍逼近大姑山只見羅澤南發礮轟擊礮彈多不能擊中因著甚麼便因爲風大浪大敵船行得過快礮身又是固定的不是活動的所以十彈發去難中一彈呀呀不好了不好了敵軍已由外湖闖出湖口了原說這湖口縣爲會國藩大本營駐紮之地遠遠瞧去便見山上有一桿帥字大纛旗這時秦曰綱譚體元好不得勁一時將戰船靠攏看看越聚越多有的竟棄舟登陸登時鼓號一響竟有一二萬紅巾撲攻縣城原講湖口縣城依山建築形如倒掛這種城牆不過是遮攔盜賊宵小算得甚麼而況敵軍拔上山只要在山頂上架起火礮放起排槍包管不上三小時即可將全城炸毀此時會國藩是調兵不至調將不來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急急拔出佩刀鬪個自刎沒有別的話說主張拏定颺的抽刀出鞘引喉就刃（如

其死了。豈不是樞笑話。諸君記清。這又是曾國藩第二次尋死了。說時遲。那時快。突然從國藩背後伸出兩隻手來。將佩刀奪去。你道。此人是誰。便是國藩的老弟。貞幹。這貞幹是同國荃一起的。今日若不虧他來得敏捷。一定國藩做了刀頭之鬼。但是性命救了。如何跑出重圍。諸位莫愁。請豎起耳朵聽聽。那大營外不是叫喊的殺聲嗎。不錯不錯。我在這兒聽見。你知道這殺聲是從何處來的。是那山頂上來的。來的這位究係何人。豈敢不敢。便是那豹子頭鮑超。原來鮑超在湖面上巡邏。瞧見敵船靠攏湖口。心知不妙。趕著將三五十隻快蟹橫衝過來。距岸還有二三丈遠。他便一縱上岸。提著蛇矛。連穿帶踹。便踹上山頂。登高一呼。如半空打個霹靂。那些紅巾賊正在爬城。那秦曰綱譚體元正得勁。指揮不料山頂上落下一人。飛舞著一桿蛇矛。如蛟龍出水。猛虎離穴一般。說到就到。當之者死。避之者生。一會工夫。却好鮑超部下陸陸續續也有二三百人。殺到湖口城內。也駐紮上千的湘軍也趁著鮑超威勢。喊殺起來。那曾貞幹也提著兩口朴刀。躍馬而出。這一場拚命大鬪。算是把太平軍完全殺敗。敵將秦曰綱譚體元因攻城不能得手。趕著率衆回船。已是損失不少。偏偏彭玉麟楊岳斌又來往夾攻。反將秦譚兩個頭腦殺得無路可逃。這一方面算是大獲全勝。禍中得福。但是大姑山那一方。面又殺得不得了。結原講敵船有千餘隻之多。在前衝鋒。趕到湖口的。算是秦曰綱譚體元一批第二。

批戰船便是陳炳文三批便是石達開遂開瞻這大姑山矗立湖心非常險要因招呼炳文由左方側攻自家由右方側攻只見羅澤南在山上指揮礮擊東面那箇面的船隻便乘隙而進礮擊西面那東面的船隻便乘隙而進經不住幾番乘隙那太平軍的戰船已將一座大姑山合圍過來山上的大礮可以擊遠不能擊近澤南沒法只得指揮門弟子一齊衝殺下山請問他有多少門徒共計是十一位除李續賓續宜在湖面往來隨身還有九位一名王珍表字璞山一名蔣益澧表字癩泉一名劉騰鴻表字峙衡一名羅信東表字介山一名羅鎮南表字曉春一名鍾近衡表字苦洲一名鍾近濂表字楚池一名易良幹表字臨莊一名謝邦翰表字春池九位高足八位是湘鄉人氏祇有蔣益澧是安福人氏平日受業澤南很得些程朱性理之學所謂見危授命臨難不避這個意思是人人知道的所以前次從澤南來克復九江一路的戰功不少不過在下不曾替他們鋪叙記得舟過田家鎮敵方用鐵鎖橫江是由羅山弟子想出方法用船隻備齊爐冶在江心將鐵索燒紅以錘擊斷這是在戰爭歷史上最有價值的（在前不叙在後補叙想到那理說到那理以意爲之無乎不可）其餘的戰績很多再說嫌膩如今這般弟子隨著先生來守大姑山不料礮發不遠賊船緊逼當由王珍蔣益澧劉騰鴻三人簇擁著澤南下山其餘五人仗著兵刃在前開路敵軍好不厲害幾個頭繫黃綾的在下也不知姓

名搶先攻擊五人奮力格殺先是姓易的落水接著鍾氏弟兄齊上鍾氏弟兄落水接著羅氏叔姪齊上在這亂亂轟轟的當兒却好塔齊布飛船到來王蔣劉三個挾著澤南猛跳上船篙子一點船似急箭離弦方才逃命但是澤南走了塔齊布又跳過別船來與賊厮鬪塔公原用的長矛不知怎的在船揮撥不開被敵船重重包圍正在喫緊的當兒轟然喔喔一聲大公鷄叫塔公連稱不好此必石達開來也說到便到達開不用別的傢伙却挾著一枝火槍藥彈裝好對著塔齊布只砰的一響可憐一位百戰百勝的名將竟應聲而倒這時鐵公雞哈哈大笑不迭一面趕殺官兵一面又同陳炳文去撲攻湖口誰知未至湖口早見秦譚兩將殺得大敗而回前面船隻溜着後面船隻追着再定睛一看只見飄飄蕩蕩一面大旗黑地白字中間露出個鮑字還有丈六紅綾隨風飄舞達開暗想此必鮑超來也聽講鮑超是個驍將且不管他我且奉敬他一槍隨將子彈裝好却好來船漸近怕的舉槍碎擊果然鮑超是應聲而倒（故作驚人之筆）諸位想想若果鮑超今日死了也不能算是福將俗說兵不厭詐他這倒並非真倒霎時兩船接近那鮑超忽平地躍起的給達開一矛達開是躲閃不及那左臂上被刺一下已裂開七八寸口子還虧水溜船溜兩船擦肩而過達開還不大喫虧但是達開逃了那陳炳文的戰船又到了鮑超覷得親切遇見炳文也是應的一矛却刺中炳文的大轂一個咕咚幸虧

手下搶救得快不致喪命。這回翼王聽王經過鮑超的厲害不敢小覷湘軍。一時不敢停留忙的收軍。仍回南昌。國藩亦就此檢點軍衆却好羅澤南已安穩到得大營。這次澤南痛心的是失去二鍾二羅。一易五個得力門生。國藩痛心的是損去塔齊布一位名將。雖幸而戰勝不足爲榮。休息三日。國藩又與澤南計議進兵方略。澤南因勸國藩進圖皖南自家願攻圍南昌使賊勢東西不能兼顧。國藩深以爲然。於是留著江忠源李續賓續宜等。隨同澤南進攻南昌。所有水師彭玉麟楊岳斌陸軍鮑超曾國華國傑等。自然隨著國藩分別取路於皖南會齊。正是

分道揚鑣

各去辦賊

茫茫前途

孰得孰失

評曰。此回書專寫兩個人物。在官軍方面是專寫曾國藩。在敵軍方面是專寫石達開。達開是敵軍中一個總司令。國藩是官軍中一個總指揮。比如下棋。執白執黑。孰爲先手。孰爲後手。有著必應觀者自知。

國藩之死而不死。殆天之所以造就英雄也。此回於專寫國藩外。又極力描寫塔齊布。鮑超。鮑超算是出山之虎。將來戰功不可屈指。名將亦福將也。惟塔齊布立功雖高。享年不永。鄱湖一戰。遼隕將星。是爲可惜。

武昌失陷。由督撫失和。假使崇綸能與文鎔合作。督固可以不死。撫亦可以保全。至青麟更是殺才。貪生苟活。究竟不免刑誅。

叙李孟羣克復安慶。却借阿妹素貞之力。亦係照應前文。

長江水師爲規復沿江各省之利器。但國藩之所以成功。在此而幾於送命。亦在此。前此靖港失敗。已可寒心。後此湖口大營。又幾陷覆。轍前此投水不死。幸有兩個乃弟。後此自刎不死。又幸有一個乃弟。國藩倘無諸弟。則身其危矣。

第九十回 曾國藩二次遇險 陳玉成一戰橫行

上文講到曾國藩與羅澤南由合而分。一取南昌。一圖皖南。以分賊勢。書是一起。在下要儘個先後。先儘贛省一邊完結。講那羅澤南因九江兵力已分。又飛函去約劉長佑來合攻南昌。乘勢好肅清贛省。專足去訖。當即派江忠源爲前路指揮。李續賓續宜爲左翼。王珍蔣益澧劉騰鴻爲右翼。所有塔齊布部下彭三元童添雲何有等。亦收歸澤南節制。這一次澤南所以必取南昌。即因大姑山一戰損失了五個得意門生。必欲擒捉達開炳文好碎尸萬副。替門生復仇。當衆誓師已畢。刻日催動兵馬。由陸路規取南昌。那據守南昌的石達開。原有準備。除重要人物如陳炳文。秦日綱。譚體元之外。又調遣了六

員天將一名陳養戊一名陳開一名黃鼎鳳一名范亞音一名張高友一名陳金剛都算是殺人不眨眼的魔星。分別在南昌城左右前後設伏。不消講得。這理江忠源充做前路指揮。自然帶著忠濟忠義忠信三個虎弟。衝到南昌。第一陣由江忠濟殺敗了秦曰綱。第二陣復由忠義忠信雙雙殺敗了譚體元。官軍大獲勝利。隨即左右翼兩路人馬亦到。意在包圍南昌。只等羅澤南的總攻擊。命令澤南是急於爲五個門生復仇忙的發令進攻自家帶著彭三元童添雲何有往來策應。不料行到西路岔口鎮。聽見山凹子裏隱隱露出一面大旗。上繫黃綾。心中暗想。此必賊中要人。不可放鬆。趕即招呼彭童何三將向前撲攻自家也就衝馬過去。不料衝過岔口鎮。一時伏兵齊出。早有陳養戊陳開裹住了彭三元。黃鼎鳳范亞音裹住了童添雲。何有張高友陳金剛又裹住了羅澤南。此時各自爲戰。不能兼顧。初則距離不遠。繼則幾個岔路一轉。可憐羅澤南先生竟陷入葫蘆谷內。去了一聲砲響。當前來了一駕反王黃絹紫額。多著繡龍黃襖。好不威风凜凜。殺氣騰騰。來者不是別人。正是翼王石達開。撮口一鳴。一聲喔喔。那鐵管喉音震得澤南耳鼓欲裂。然而澤南毫不懼怯。他係讀書明理。養氣刃深。生死算得甚麼。仗著一桿五瓣梅花槍。來取達開。達開舞著鐵稍。與澤南戰了十合。急切不能收勝。撥馬便跑。我裏暗中招呼澤南一聲。那隻鐵公雞。是追不得的。誰知澤南志在報仇。不顧危險。奮勇追去。轉過樹

林忽的一陣排槍彈子如急雨般飛來澤南如何逃避得及渾身著了數彈爲最腦門一彈實制死命不及歸營已陣亡喪命（了却羅山亦係重要人物）不談澤南遇彈陣亡單講彭三元童添雲衝出重圍何有亦力戰送命兩將回報忠源忠源也就趁此收兵並左右翼聚集一起先行將羅公尺身找出殲殮然後飛報營由國藩一面具摺入京一面派老九曾國荃來會同忠源主持軍務恰恰湖南的劉長佑援軍亦到這時長佑部下新得了兩員驍將一名蕭啟江表字濬川亦係湘鄉人氏一名席寶田表字研齋却係東安人氏兩人皆文經武緯勇略無雙由湘北取道贛西一路殺到南昌既與忠源國荃會師一處長佑因說這石達開非常狡猾他的重兵不死守南昌却分駐南昌左右前後我們須設法先行翦去羽翼然後再直拔根株不知二公以爲何如忠源國荃齊說的是的於是分兵四面搜山遇到埋伏卽實力痛勦甚麼陳養戊陳開是被席寶田戰敗殺了甚麼黃鼎鳳是被蕭啟江戰敗殺了甚麼范亞音是被江忠濟生擒過來甚麼張高友是戰李續賓不過墮馬陣亡惟有陳金剛兇悍異常經彭三元童添雲兩將戰他一個還是不能取勝還虧王珍過來斜刺裏截他一槍然後人倒馬倒這時鐵公雞的羽翼被湘軍翦除殆盡起初這喔喔雞聲鳴到這理叫到那理非常活動所以岔口鎮一戰他能設下埋伏狙擊羅澤南如今城外是沒有他的生路只好困守城內但這石達開是豪

放○一○世○不○受○拘○束○的○人○他○有○一○種○特○性○生○平○用○兵○善○攻○而○不○善○守○他○見○南○昌○不○可○爲○守○早○刷○起○翅○膀○飛○到○皖○南○去○與○那○獺○烏○龍○奮○鬪○去○了○所○有○陳○炳○文○秦○曰○綱○譚○體○元○三○個○均○係○因○人○成○事○不○能○獨○當○一○面○彼○等○見○達○開○既○去○亦○遂○棄○城○不○守○湘○軍○便○安○安○穩○穩○的○得○了○南○昌○捷○報○到○京○由○朝○廷○特○放○楊○藩○做○了○江○西○巡○撫○贛○事○又○告○一○結○束○這○時○在○下○要○轉○叙○皖○南○講○那○皖○南○的○要○地○要○算○徽○州○因○爲○什○麼○因○著○江○南○有○座○徽○州○江○北○有○座○安○慶○兩○府○犬○牙○相○錯○重○要○非○常○全○省○取○名○安○徽○便○是○這○個○意○思○這○時○曾○國○藩○到○徽○州○却○駐○兵○祁○門○探○知○徽○州○城○內○有○大○批○太○平○軍○駐○紮○那○守○城○的○便○是○輔○王○楊○輔○清○侍○王○李○世○賢○天○國○何○以○派○他○倆○來○守○徽○州○因○他○倆○身○分○在○東○北○兩○王○之○下○諸○王○之○上○與○翼○王○英○王○忠○王○齊○名○一○時○兩○人○部○下○共○有○太○平○軍○二○三○十○萬○聲○勢○非○常○浩○大○國○藩○一○到○祁○門○便○將○水○陸○兩○軍○分○別○駐○紮○一○面○通○知○李○孟○羣○使○爲○聲○援○一○面○却○派○國○華○國○葆○前○去○攻○城○起○初○輔○清○世○賢○只○取○守○勢○後○因○天○王○受○著○李○秀○成○的○激○動○又○特○派○寧○王○周○文○佳○比○王○伍○貴○文○兩○個○過○來○又○隨○王○楊○柳○谷○因○欲○報○妹○仇○亦○糾○合○人○衆○願○當○頭○敵○因○此○之○故○敵○方○又○改○守○爲○攻○這○時○曾○營○猝○不○及○防○九○爺○曾○國○荃○又○去○救○應○南○昌○不○免○將○少○兵○單○一○日○楊○輔○清○忽○指○揮○大○批○人○馬○掩○殺○過○來○當○派○楊○柳○谷○做○了○先○鋒○周○文○佳○在○左○爲○左○翼○伍○貴○文○在○右○爲○右○翼○只○見○煙○飛○霧○滾○第○一○陣○把○曾○國○華○殺○敗○第○二○陣○又○把○曾○國○葆○殺○敗○一○路○逼○至○祁○門○這○祁○門○山○岡○重○複○中○有○夾○江○却○駐○紮○彭○

楊水師兩營論國藩的布算卻能相度地勢水有水防陸有陸防無如毛賊用兵不在鬪智而在鬪力
太平軍的來派彷彿是天上鸞老鴉一般俗說來是一陣風去是影無踪這一次太平軍撲攻祁門究
竟不知有多少人馬水路由彭玉麟楊岳斌戰了三日三夜殺之不盡陸路由曾國華國葆貞幹又戰
了三日三夜也殺之不盡尸首是堆積如山鮮血是流注成河任憑曾國藩老謀深算顧了彼方顧不
了此方偏偏劫上趕劫掣一隻鐵公雞又由南昌飛來但是達開來了那陳炳文秦曰綱譚體元也就
趕到東南西北四面整歌看看祁門破在頃刻國藩坐在大營那帳棚上槍彈擦擦的如雨點一般一
霎時四處火起那一片喊殺之聲如天崩地塌一般這個當兒瀨烏龍不免放聲大哭說了句我曾國
藩死不足惜只可惜我這批湘軍訓練在四五年經過大小千百戰我那老友羅羅山呀塔智亭呀你
倆緩行一步我我便隨你來也說罷忙拔出佩刀又認準咽喉自刎（如若死了豈非笑話諸君記
清這又是曾國藩第三次尋死了）刀剛到頸忽有個急探氣吁吁的從外面跑來單落膝一跪報說
鮑鮑國藩將刀一擡喝問你又來報甚麼急探說不是這個報是那國鮑國藩急得將脚一踉說了
聲快請急探因說那鮑超鮑大人現已將賊退國藩這時疑信參半不由得將佩刀擲去問明原委
原來鮑超伏了一支兵在夾山以內別的人忙著殺賊殺上三日三夜他卻按兵不動因著甚麼他因

一時發了奇想，以爲零零碎碎的趕殺，不如將賊趕到一起，殺他個痛快淋漓。所以他等太平軍四面合圍之後，然後大號一響，從夾山裏殺出那鐵公雞，正在指揮陳炳文。秦曰綱譚體元及楊柳谷周文佳伍貴文等四處放槍放火，霎時便可端平大營。誰知半空中飄動一面黑地白字大旗，還繫著丈六紅綾，達開炳文是經過鮑超厲害的，瞧見旗字早已收軍而退。右陣旣退，那秦譚兩將更是驚弓之鳥，只恨臂不插翅，骸不生毛，沒命儘奔。惟有楊柳谷周文佳伍貴文三個麻木不仁，還在那裡指手畫脚。鮑超更不耐煩，將馬一縱，一根蛇矛如蛟龍出水一般，飛到楊柳谷面前，柳谷猝不及防，竟被矛頭一轉，截個通心死於非命。太平軍一聲潮喚，各各紛紛逃避。鮑超那肯放鬆，放馬去尋周文佳伍貴文兩人，早除去頭上黃絹，雜入亂軍跑了。原說太平軍像一陣蠻老鴉，此時好似天晚歸林，不知去向。鮑超得了這場勝利，趕進大營，來見國藩。國藩因歎說：「我今日若沒你來，已是死無葬身之地。我要問你：你何以早不出面，遲不出面，到得這時方才出面？鮑超笑說：「遲了早了，總不是機會，必須……（必須是要唬殺老曾）說到這理，鮑超也不再說。國藩也不再問，不上兩日，却好贛方的大隊全到，甚麼江忠源劉長佑及九爺國荃，一干得勝的將領，都到大營來見國藩。國藩自然是慰勞周至，休息三日，又發令進攻徽州。那楊輔清是知道國藩穩練，鮑超猛勇，湘軍耐戰，未可輕敵。而况又來了九江一起戰勝

的人物。料這徽州不能扼守。勉強支持半月。甚麼寧國是被劉長佑揮兵克復了。甚麼池州是被江忠源率衆削平了。一座徽州城左右前後皆是官軍糧餉。又盡兵馬。又疲輔清與世賢商議。商議只得棄城東走。國藩既得了皖南三府。方擬東取南京。忽然清廷有旨前來。特以曾國藩爲湘鄂皖贛蘇五省經略。並擢升江忠源爲安徽巡撫。因甚朝廷要用忠源撫皖。一來因忠源迭著戰功。理合論功行賞。二來因皖北捻匪與太平軍勾結一氣。牽連到黃河流域。弄得徧地刀兵。京城是日日戒嚴。根本問題是非剷除皖北捻窟。並太平軍的枝葉不可。請問太平軍有何枝葉。又有何與捻匪勾串舉動。因著皖北一地。又何以牽動黃河流域。這黃河流域儘大。又何以北京帝都日日戒嚴。那戒嚴又得到甚麼限度。總要敘述個清楚。才是（搬過前文轉叙後文）原講天國出師北伐。分著三路。一係林鳳祥同林彩新李元濟。由運河北上。竟抵山東爲止。一係羅大綱同羅亞旺。陳德才。由六合展轉至穎毫壽三州。後來得到一隻四眼狗。由天國又掣回羅亞旺。暫且按兵不動。一係李開方同范啓明張大洲。由浦口取道河南。後又折回壽州。與羅大綱合而爲一。因甚合而爲一。便因總兵袁甲三。已經開拔兵隊來皖。故爾暫避其鋒。其實甲三之來。是專勦捻匪的。並不是堵截太平軍的。太平軍是否與捻匪合作。此時尙不得知。惟有去問安徽巡撫福濟。這福濟是那蔣文慶的後任。因著安慶被賊佔領。所以撫署移到廬

州其時廬州亦辦著鄉團。前書交代過的。是用侍郎呂賢基爲督辦。翰林李鴻章爲幫辦。所有練兵方法。一切仿照湘鄉會國藩的規程。記得呂公部下。還有兩個出色人才。俱係道員。一名何桂珍。表字丹畦。係雲南師宗人氏。却是翰林出身。爲人幹練有才。敢作敢爲。賢基給他淮軍二千。叫他駐紮六安。一名金光筋。表字濂石。係直隸天津人氏。却是捐班出身。歷任皖北州縣。捕盜有聲。姓金的何以膽敢捕盜。因有個啞子周進。力大無窮。兩臂有千鈞之力。慣用一柄鐵槌。有七八十斤粗重。任是甚麼綠林好漢。非其敵手。光筋有了這個助手。也使帶領淮軍二千。鎮壓穎毫壽一帶諸位。必有一句駁我。既然皖北有了一。何一金何以捻匪橫行。容著雉水鎮做了捻窟。公然揭竿起事。同那金田鵬化山不相上下。要曉得這撥天事件。關係全省的政局。督撫一味姑息怕禍。怕事而責備以下官吏。謂其養癰遺患。萬無此理。現在張洛行。李寅。任桂。牛洪。賴文光。龔瞎子。姜太陵。成天侯。劉瑜琳。張總愚。李兆受。馬超江。每人手下多者。捻徒萬餘。少者亦不下五千。那陳玉成更獨樹一幟。算做太平軍的江北長城。這時羅大綱。陳德才。李開方。范啟明。張大洲。且同仰玉成。鼻息把一條四眼狗。已架上三十三天區區兩個道員。算得甚麼。便連李孟羣。那種聲勢。也不在玉成跨下。不過玉成是個好色之徒。因著一個鑿姐花似玉。竟與同黨李兆受。喫醋拈酸。兆受有一次來見玉成。彼此話言不對。玉成便拔刀來砍兆受。兆受只是

陪笑幸而沒事。因此兆受暗地與馬超江商議去就。原來超江曾在何桂珍那邊充當過馬弁。當勸兆受去投桂珍。可以得個一官半職。兆受心動。即煩超江前往介紹。超江滿口應允。隨即去見桂珍。說明來意。桂珍大喜。當即叫馬超江領着李兆受前來。一面叫兆受帶領營頭。一面便稟知巡撫福濟。由福濟出奏。賞給兆受參將職銜。並拔補超江都司。從此李馬二人脫去捻籍。受何桂珍調遣。在這個當兒。大批捻匪受兆受超江招安的。很是不少。捻酋張洛行無法對付兆受超江。却因兆受與李寅同族。便立時與李寅拆夥。窩裏羣雞。又戰鬪起來。因此任柱牛洪賴文光等。亦各奔各的山頭。在這捻局變化。的當兒。卻好總兵袁甲三移兵征勦。一面傳檄何桂珍屬其防範。英山霍山六安等處堵截。竄捻一面督促金光筋趕領兵隊撲攻雒水鎮。不使捻酋逃遁。這時張洛行和阿姪張總愚計議抵敵方法。總愚說。此非求助太平軍不可。於是來與羅大綱李開方兩人會商。羅李是滿口答應。總愚去後。羅李又向玉成問計。玉成笑說。我原講這般捻子沒有政治思想。帝王主義與我們不類。若說不援助他呢。又失了彼此情感。若說去援助他呢。又耽誤我們正經。我有個決定辦法。第一須穩據皖北地盤。首先將呂寶基剷除。使淮軍沒有立足之地。第二那北伐計畫不可中止。我們太平軍要發展勢力。即不能取得燕京。也可西掠山陝。與山陝回回聯絡。一氣這也是多方牽制之一法。錯而不錯。却伏後。

文○第○三○目○前○袁○甲○三○來○勦○捻○子○若○我○們○見○危○不○救○捻○徒○必○敗○捻○敗○與○太○平○軍○大○有○影○響○總○以○竭○力○援○助○爲○是○（○亦○是○不○錯○）○羅○李○二○人○點○首○稱○是○因○又○齊○聲○問○說○這○三○種○計○畫○誰○行○第○一○誰○行○第○二○誰○行○第○三○玉○成○說○不○是○不○才○誇○口○第○一○由○我○來○第○二○非○李○家○兄○弟○不○辦○第○三○又○非○羅○大○哥○不○辦○羅○李○齊○稱○遵○命○於○是○各○帶○各○的○人○馬○李○開○方○仍○同○范○啟○明○張○大○洲○領○太○平○軍○一○萬○向○河○南○進○發○羅○大○綱○與○陳○得○才○却○領○太○平○軍○一○萬○向○正○陽○關○逼○近○駐○紮○我○且○撻○過○一○邊○（○依○次○敘○述○）○却○說○四○眼○狗○陳○玉○成○負○有○大○志○要○在○皖○北○據○定○地○盤○以○圖○發○展○手○下○原○有○的○捻○子○都○改○用○紅○巾○繫○額○一○例○編○做○太○平○軍○計○有○二○三○萬○之○多○又○另○行○教○練○了○三○千○童○子○軍○無○不○矯○捷○善○鬪○最○奇○的○是○他○能○拔○用○人○才○他○與○李○兆○受○同○係○龜○奴○出○籍○情○感○本○好○後○來○因○女○色○細○故○彼○此○決○裂○他○打○聽○兆○受○變○妖○深○爲○懊○悔○又○設○法○去○勾○結○兆○受○尙○未○得○當○但○兆○受○以○外○他○却○賞○識○一○位○蓋○世○英○雄○無○雙○豪○傑○名○叫○程○學○啟○講○這○學○啟○表○字○方○忠○係○安○徽○桐○城○縣○人○氏○生○性○不○喜○讀○書○却○能○暢○曉○方○略○武○藝○是○各○樣○精○通○膂○力○又○大○單○是○他○手○中○一○桿○丈○八○鋼○槍○估○量○有○七○十○來○斤○天○生○這○種○英○物○豈○是○叫○他○落○草○爲○寇○的○嗎○無○如○嘉○道○以○來○的○吏○治○腐○敗○達○於○極○點○殘○虐○又○達○於○極○點○上○自○督○撫○中○至○司○道○下○至○州○縣○都○是○些○不○畫○臉○的○強○盜○即○如○金○田○村○的○鵬○化○山○蒙○城○縣○的○雉○水○鎮○一○班○光○怪○陸○離○的○人○物○擾○亂○神○州○難○道○生○成○都○是○些○盜○匪○嗎○在○下○要○講○句○公○道○良○心○話○甚○麼○太○平○軍○甚○麼○大○卦

捻匪歸總一句。都由於官逼民反罷了。作者每於說事難達處。發爲絕大議論。此種議論卻非空泛。卻借此將當時局變。揭出真相。此爲醒世良言。學啟也因是走頭無路。權且來與玉成廝混……玉成雖根底不正。也算是草莽英雄。此時欲橫江北。先取廬州。自然呂賢基出兵抵敵。巡撫福濟登城督陣。其時李鴻章卻往曾營。不在廬州。沒有甚麼得力人員。經不起程學啟一陣衝殺。早把一班駐防的提鎮參游。殺得抵擋不來。各鳥獸散。可憐呂賢基心力俱瘁。末了一著祇落得自刎盡節而已。後來朝廷賜諡文節。也算得一位大大忠臣。閑話不提。單提那巡撫福濟。早已宣告失蹤。玉成唾手得了廬州。偏生錦上添花。那保王洪容海。又領著大批人馬到來。照應前書一絲不漏。前書交代清楚。那翼王石達開。奉著天王天旨。爲鄂皖贛三省指揮。除陳炳文往來鄂贛兩方。已經叙明蹤迹。外。惟這洪容海的下落。尙未聲叙。編書的是要有個綫索。分個脈路。在這個機會。却好玉成用著容海。在下也便想到容海。原說容海帶領太平軍。共有三萬。這時玉成得了廬州。軍勢已銳。不可當。再加容海的軍隊加入。豈不是如虎生翼嗎。不但此也。那投降官軍的李兆受。又因玉成派人去勾串。彼意又復活動。前照這樣瞧來。那一位何桂珍先生。是危險極了。諸位兵家最忌的是降人反復。論兆受去降桂珍。是用馬超江做綫索。桂珍相信超江。因而相信兆受。天網恢恢。這裏陳玉成與李兆受來往密函。均

由超江傳達不知如何事機不密有一封要函竟落於桂珍之手桂珍又下了辣手將馬超江賺至大帳叫人擲去砍首只這一砍首不打火緊那李兆受如何立身得住雖經何桂珍好言安慰但兆受是賊人膽虛借个欠餉不發問題哄動部下索餉譁變還有一層馬超江原係馬東山姪子東山原係回教部下回子格外要替超江復仇所以亂子越鬧越大到了末了竟把何桂珍牽出破腹取心活祭超江

(回子可惡)諸位想想這時皖北最要人物第一呂賢基已過去不談了第二何桂珍又遭此慘變還有那袁甲三金光筋也不過限制一方憑何關力只這四眼狗威名大極又有壽州苗霽霖替他寬籌餉源真是所行無不如志甚麼鳳穎毫泗甚麼英霍六安甚麼滁州和州都一齊歸入玉成範圍最後連那安慶的李孟羣也就存身不得除非會國藩另行撥兵調將方有轉機這是後話(擇過一邊)

單講李開方范啟明張大洲帶領一萬人馬殺至河南那河南省城叫做開封府原講都統勝保駐兵於此其時勝保奉著朝旨勦捻他自家按兵不動却催促袁甲三帶兵出境甲三去後終日在省城飲酒高會聲妓滿前樂个不了到是部下有兩員驍將急欲殺賊不時慫恿勝保出發你道兩將是誰一名張曜表字朗齋係順天大興人氏爲人年少儻極有膽略武藝精通善用一桿爛銀槍娶妻高氏貌美而妬係出官家舅兄高長源由指班得放河南固始縣令到任之初用張曜幫同部署不料手續

未清突然擒匪牛洪領著大批人馬過境。那舅兄高長源早曉得溜走。張曜膽激已極。居然聚集民團。在城樓上放了三礮。把大批擒賊打散。事爲袁甲三所知。忙替張曜開了保舉。由勝保具摺請獎。勝保一面請獎。一面將張曜調至部下差遣。另有一名陳國瑞。表字慶雲。係湖北應城人氏。爲人粗豪有膽。年幼父母雙亡。十一歲時。流落河南。開得提督黃開榜招兵。當即往投轅下。開榜與語大奇。收爲義子。叫他練習武藝。他却馬上馬下十八般技能。無不件件純熟。最擅長的是兩柄朴刀。年未二十。在河南勦捻。很出些風頭。臨陣殺賊。慣穿一件小紅襖子。當時軍中稱他做紅孩兒。勝保探知爲開榜義子。一定向開榜索取。開榜不敢不依。所以陳國瑞亦隸屬勝保帳下。國瑞同張曜俱係青年豪傑。兩人很氣味相投。今日來勦勝保出兵。正是要趁機立些功業。無如勝保置之不理。仍然酒色娛情。誰知他儘管娛情。那太平軍已殺到城下。勝保這才驚慌忙的點兵調將。即派張曜陳國瑞兩將上前抵敵。國瑞喜愛穿紅張曜却喜愛穿白。一紅一白。一槍一刀。兩人衝入敵營。好像殺入無人之境。開方急急派范啟明張大洲抵敵。那大洲是殺國瑞不過。啟明是殺張曜不過。最後李開方出馬。原來開方亦係年輕小子。却生得雪白面龐。好穿紅襖紅褲。彷彿女扮男裝。一般上陣。却耍著花槍。國瑞不覺哈哈大笑。說我的嬌娃你打那裏香閨繡戶出來的。爺與你戰個雌雄。(談諸入妙)開方更不打話。舉槍便刺。國瑞

舉。刀。相。迎。戰。不。十。合。畢。竟。開。方。亦。不。是。國。瑞。敵。手。殺。得。撥。馬。而。逃。張。曜。又。從。斜。刺。裏。喝。的。一。槍。却。好。刺。中。馬。股。幾。乎。將。李。開。方。顛。下。馬。來。這。個。當。兒。范。張。兩。將。又。折。回。趕。救。經。不。住。一。紅。一。白。兩。個。驍。將。橫。衝。直。撞。殺。得。尸。骸。疊。疊。人。頭。滾。滾。偏。生。勝。保。又。乘。勝。開。出。全。隊。喊。殺。助。威。這。一。場。惡。殺。殺。得。太。平。軍。存。頭。不。住。西。向。逃。跑。渡。過。黃。河。竟。至。山。西。那。山。西。巡。撫。叫。做。哈。芬。另。有。都。統。訥。爾。經。額。駐。兵。路。城。黎。城。之。間。講。這。訥。爾。經。額。還。是。在。道。光。末。年。去。征。擒。匪。藍。德。椿。的。彼。時。仗。著。長。勝。將。軍。羅。思。舉。擡。平。木。瓜。寨。饒。倖。成。功。他。這。因。人。成。事。算。得。甚。麼。照。應。前。編。第。八。十。回。書。如。今。事。隔。多。年。其。人。已。老。精。力。頹。唐。他。繫。營。山。西。單。獨。防。捻。防。回。原。不。受。哈。芬。的。節。制。在。下。講。到。這。裏。我。知。諸。君。必。又。有。個。疑。問。若。說。防。捻。現。在。捻。匪。橫。行。是。大。家。知。道。的。至。於。防。回。前。文。并。未。提。及。何。以。又。生。出。這。個。岔。枝。諸。位。須。知。咸。豐。年。間。內。難。外。禍。不。一。而。足。不。久。且。有。外。洋。交。涉。編。者。是。叙。他。不。及。一。又。伏。一。筆。目。前。挨。著。次。叙。來。說。第。一。是。太。平。軍。第。二。是。捻。匪。第。三。即。是。回。匪。那。回。匪。卻。有。兩。路。一。路。在。西。南。一。路。在。西。北。西。北。的。根。據。地。還。是。天。山。那。回。王。和。卓。木。却。重。用。個。白。彥。虎。白。彥。虎。之。下。還。有。甚。麼。馬。化。龍。呀。葉。禰。祥。呀。蓋。大。順。呀。藍。二。順。呀。二。藍。現。在。山。西。蔚。嵐。州。與。晉。豫。兩。省。捻。匪。暗。暗。勾。串。此。是。一。路。西。南。的。根。據。地。要。算。雲。南。那。雲。南。有。個。回。酋。名。叫。杜。文。秀。文。秀。部。下。又。有。甚。麼。馬。連。陞。了。馬。如。龍。了。據。說。馬。如。龍。與。馬。化。龍。是。同。族。兄。弟。在。下。

也未曾替他們查過家譜。又據說藍大順藍二順與前首豬王藍德樽是同族。或說不然。二藍係回族。非豬族。却與太平軍中的藍仁德藍仁春同族。同譜。我也不去分辨。不過辨明當時回匪却有西南和西北兩路。此一段關係緊要。非同閑話。如今訥爾經額訪回却是防的西北之回。并非防的西南之回。一語表過。單講太平軍竄入山西。即預備撲攻太原。經過潞城。開方見有官兵駐紮。即派范啟明衝殺搶了潞城。既得潞城。又派張大洲乘勝奪得黎城。一路風捲殘雲。把個訥爾經額殺得立脚不住。只好奔往太原。去與巡撫哈芬會合。誰知一訥一哈。方才會面。那太平軍已掩殺而來。可笑哈芬慌得無主。竟會瞞著訥爾經額乘城逃走。訥爾經額瞧著哈芬逃走。也就躡開大步。沒命狂奔。開方好不快活。不消費事。唾手得了太原。休息三日。一面派范啟明帶些兵馬四出搶掠。一面又派張大洲去勾結藍大順二順。二藍原係搗亂主義。得著太平軍夥合一氣。弟兄兩個便領些回衆殺出蔚藍州。這時山西的殺劫不知到得甚麼地步。清廷得著警耗。一面是將哈芬訥爾經額革職鞫問。一面旨促僧格林沁同勝保趕快東西夾攻。又起用那琦善從中會勦。又是一個腐舊人物。講三路人馬。却分別個先後。還是勝保就近先到。不消多講。仍是張曜陳國瑞充做前鋒。路過黃河。殺上太原。甚麼各府州縣。又完全到得官軍手內。兵抵太原。那李開方范啟明張大洲是經過兩將厲害的。不敢出戰。惟有二藍

弟兄抱著奮勇。當先出馬。經不起二順遇著張曜。大順遇著陳國瑞。一場廝殺。都非其敵。可笑二藍戰敗。不敢進城。慌的奪路。仍回他那蔚藍州。不在話下。(擇過一邊)單講姓張姓陳的既殺敗兩個藍回子。即乘勝撲攻太原。這太原人氏是新經附賊。何能穩固。城外官兵殺著城內。也就響應起來。李開方畢竟是个少年。經驗雖多。攻城有餘。守城不足。加以張陳二將。鋒銳莫當。只好領著范啟明張大洲棄城而走。他原牢記著四眼狗的計畫。不能得志山陝。亦可縱橫直魯。與那第一起的太平軍聯合。你道第一起太平軍駐紮那裏。原來林鳳祥林彩新李元濟這三個魔王。帶領天兵一萬。由揚州沿著運河北上。一路逢人便擄。遇馬便奪。到了山東。居然聚有兵馬十萬。這聲勢浩大。比較第二起第三起要加上十倍。不過咸豐年間。黃河改道。起初黃河是與淮河合流。由阜寧雲梯關出口。如今是經山東北路出口。當時林鳳祥行至臨清。因著河流阻隔。不得過去。一面是製造船隻。預備渡河。一面又與第二軍第三軍通个消息。約齊大舉北攻燕京。所以李開方兵敗太原。沒有別的發展。只好與林鳳祥同走一路。以期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一筆兜轉)正是

東路西路

聚合一處

北京戒嚴

發生事故

評曰。此回是趕著結束大江以南的戰事。因江南戰事不清。那江北的情形。便來不及敘述。至於

江西之戰。皖南之戰。於敵方寫个石達開。并連帶楊輔清與李世賢於湘軍。是專寫曾國藩。又連帶江忠源。劉長佑。李續賓。續宜等。但老會第三次危險。非得个鮑超。何能活命。

江南戰事。略略收束。趕緊掉轉筆尖。去寫江北戰事。但太平軍北伐。原有三路。起初時不叙第一路。而先叙第二路。第三路者。因二。三兩路原合且與捻匪有直接關係。但叙捻匪。還是寫的陳玉成。大江以南的鐵公雞。大江以北的四眼狗。當時著名兇悍。故編者對於一雞一狗加倍提神。

二。三路合寫之後。却又擡起第二路。專開第三路。因第三路北去。將與第一路相合也。因李開方擾亂山西。忽又將回匪形勢。叙个大概。非枝節也。將來回捻勾結。爲禍不小。趁此一叙。却好歸結到一。三兩路相合引起後書。

第九十一回 馮官屯獲天國二帥 圓明園賞御苑四春

前文講到李開方兵敗太原。東走直隸。意在與林鳳祥合兵一起。以圖撲攻京師。卻好鳳祥因在魯營造船隻。也巧巧完工。此時得著開方會師消息。好不快活。忙的指揮林彩新。李元濟。因領十萬天兵。天將刻日過河。取路直搗北京。請問。一林。一李。兩路。太平軍殺至直隸地面。這時清廷有何準備。諸位不記得嗎。前回書講到孫家鼐因壽州捻匪猖獗。特奏請朝廷派兵。派將其時咸豐帝却特派了科爾沁。

王額駙僧格林沁及都統勝保（應前第八十八回）那勝保由河南殺到河北仗著張曜陳國瑞兩
 個驍將一路尾追著太平軍仗仗得勝那是須交代的獨有僧格林沁却駐營天津久久按兵不動
 你道因甚不動便因僧王才至天津即得了林鳳祥兵犯山東的急報心想我一動脚直省空虛萬一
 林賊闖然而至那還了得隨即到京請訓皇上亦以擒匪禍遠毛賊近逼京畿何可輕視當命僧王先
 行殺退毛賊然後再勦擒匪僧格林沁得旨當即調齊都統郭什訥達洪阿達崇阿并史榮椿的兵隊
 共計四萬在天津通州一帶分別駐紮講這僧格林沁驍勇蓋世善用兩枝鐵槍一掄約有七八十
 斤粗重不談別的單講那箭頭子是百發百中何以見得記得咸豐五年皇上至木蘭秋狩彼時因中
 原兵禍鬧得一塌糊塗皇上注意將才特聚集內外蒙古滿漢王公大臣在圍場比較武藝務以多獵
 猛獸爲能皇上并親自出馬那時僧王擒獲到五鹿三虎一豹這還不算偏生皇上好勇過甚御駕出
 獵因貪追著一隻千年梅花鹿死不放鬆射去金批御箭三枝著在鹿身那鹿還跳躍如常皇上不捨
 轉過山坡忽竄出一個人熊過來狀極猙獰熊身一丈多高張著利齒伸著毛掌竟撲犯御馬這時咸
 豐帝是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班從獵的羽林衛士是趕救不及危險達於萬分說時遲那時快不知
 那理來的一箭竟會把人熊射倒登時馬到人到原來不是別人竟是僧格林沁皇上見著僧格林沁

射殺人熊。這才魄定魂安。悠悠的歎了口氣。說朕的今日性命繫於卿手。卿遲一刻。朕命必休。於是扶著僧王一路轉入御帳。卻好那拉貴妃領著太監小安兒出帳來接請。問這小安兒是箇甚麼東西。原來他叫安得海。生得眉清目秀。臉蛋雪白。漂亮異常。據說皇上甚是寵愛。究竟受過龍津幾次。在下不得而知。不過咸豐當年少風流。女色男風。無不喜愛。今日木蘭秋狩。尚攜著寵妃寵監貼身伺候。在下趁手交代皇上。因喫了日間驚唬。慌到夜晚。便尋樂追歡。不免拏著那拉妃解渴。只這一解渴。到會得了天大喜事。你道甚麼喜事。便因春風一度。那那拉妃已結下珠胎。原來咸豐帝正位以來。未有子息。正宮鈕祜祿氏固然不育。便是其他妃嬪也未懷孕。難得那拉妃邀天之賜。從此胎元含孕。肚腹彭彭。到得明年。居然龍種誕生。產下一位皇子。諸位記清這皇子的名。叫載淳。是清十三朝中間的一朝人主。那拉氏不因這一點點道理。也不能母以子貴。位正西宮。不因位正西宮。也不能垂簾聽政。不因聽政。當國也。演不出金輪則天戲。劇斷送清室河山。替葉赫部報復了血海深仇。忽然橫插這大段奇文。看似唐突。其實得空。便補百忙中會有閑時。此事由天注定。在下要剪斷閑言。講這咸豐帝在秋狩期間。得了個出類拔萃的驍將。僧格林沁。當即恩賜御宴。破格看待。回到京城。適接各方告急文書。又是孫家鼐奏請派兵派將。想來想去。沒有別人可派。特派僧王總督軍務。順便由端華肅順合薦。個勝。

保那勝保是派歸僧王節制的（回應上文）這時僧王得著林鳳祥引兵犯境消息，又探知李開方由晉竄直忙的一面傳檄勝保，叫彼從李開方後路襲擊，使賊東西兩股人馬不得救應，一面却分部下爲左右兩翼，以郭什訥達洪阿兩將爲左翼，史榮椿達崇阿兩將爲右翼，各領精兵一萬，自家統兵中路駐紮通州，不上兩日，那林鳳祥已領衆十萬，渡過黃河，鳳祥亦分林彩新李元濟爲左右兩翼，太平軍的左翼，却當官兵右翼，其右翼，却當官兵左翼，互相廝殺，那林彩新戰史榮椿，達崇阿不過，殺得大敗虧輸，李元濟亦戰郭什訥達洪阿不過，亦落得敗兵而走，爲最林鳳祥來犯中軍，先派兩個天將黃懿瑞謝金生上前衝殺，遇見僧王，不消三盃來回，用雙稍一撥，姓黃姓謝的都打落馬下，被官兵捉獲。林鳳祥見勢路不對，不敢戀戰，撥馬逃跑，僧王那理容得，立時揮動大兵，向後追趕，可憐太平軍趕至黃河，所有人馬已損失大半，有的被官兵砍殺，有的紛紛落水，那開不及的船隻，都被官兵得了，甚麼郭什訥達洪阿達崇阿史榮春，無不各抱奮勇，搶著上船，也就渡過黃河，僧王瞧著四將過河，也就領著中軍，趁勝飛渡，前面賊兵跑著，後面官兵追著，好似風捲殘雲，一氣追至獨流關，林鳳祥是據關死守，那林彩新和李元濟又衝到南路，去求救兵，這時偏地捻匪甚麼任柱牛洪賴文光龔瞎子等東西奔串飄忽無定，彩新元濟也使暫與捻台不在話下（去了兩個）單講林鳳祥據定獨流關，計點人

衆還有一萬三千。不過餉糈無出。經不起官兵四面包圍。由達崇阿又將附近村莊。放起火來。燒去幾千萬家。固然是人民遭劫。也因各村匪類太多。不得不爾。以斷絕太平軍的救濟。果然關內是斷絕糧草。賊中人馬餓死不少。鳳祥沒法。只得棄關不守。由臨清州又竄至鄆城。僧王一面派郭什訥達洪阿。達崇阿三將去撲攻鄆城。一面又派史榮春去截殺西路竄賊。那西路竄賊不是別個。便是那李開方。原來開方兵至直隸。已被張曜陳國瑞兩將追及。只好紮下營盤。派人前面打聽。不多一會。據報東路林鳳祥已被官軍殺退。開方格外焦急。原指望東西會合。并攻京師。如今是東路失敗。西路又有張陳二將來追。非常厲害。照此看來。從前計畫。都成畫屏事。已至此。孤掌難鳴。由開方又派范啟明張大洲與追兵決一死戰。俗說敗軍之將。不足言勇。范張兩個出馬。遇著張曜陳國瑞一陣廝殺。不容回手。已殺得落花流水。不知去向。(又去兩個)開方見勢路不對。立營不住。也就棄下空營。連夜偷過黃河。掩旗息鼓。趕至高唐州。意在前往鄆城。與鳳祥聚集。一起。誰知才到高唐。便有史榮春的人馬上前截殺。開方暗想。我今番不拚个死活。也不能跳出重圍。於是捨槍用刀。躍馬來戰。榮春榮春却不是開方對手。開方上陣。或刀或槍。前番遇著陳國瑞。以槍失敗。今番遇著史榮春。又以刀取勝。姓史的既敗。開方是放馬擡追。一氣趕至馮官屯。誰知驀的號炮一起。由樹林中殺出一員大將。此人身穿四團龍杏

黃馬褂頭戴緯帽大紅寶石頂子三眼花翎年紀在四十上下坐騎一匹踢雪烏騾手執兩支鐵稍若問他的姓名却是科爾沁土額駙僧格林沁這僧格林沁四路派了急探既知李開方到得高唐州惟恐史榮春前面有失所以趕來接應才到馮官屯恰值榮春退敗下來當即讓過梁春一馬搶先比見敵將李開方穿著紅襖紅褲年紀輕輕彷彿女子一般因即奮起神威用梢打下開方舉刀來架很覺喫力身子一閃不提防僧王一隻右手已插至腰間將褲帶一提竟把開方提了過去這正是鷹抓燕雀神猛異常太平軍見失了主將也就四散奔跑僧王得勝回營一面將李開方鎖鈕監禁一面又折回鄆城却好勝保率領張陳二將亦至原來勝保也是尾追賊踪由高唐州一路趕來所獲賊營子女玉帛不少既見僧王僧王因說現在西路賊首就擒爲最東路的賊首負固一隅噤們不將那林鳳祥捉獲不可其時陳國瑞在旁插言說此事不必勞動王勳容末將去成此微功僧王大喜當將國瑞瞧了又瞧瞧他也穿着紅襖因笑說那李開方同你好似一對可惜他是个男子若是女娃噤到可成就你倆姻緣國瑞也笑說賊裏面濫污貨色很多便是男化爲女也要儘我們勝大帥收用僧王知道這話裏有話忙楞著雙眼向勝保說你那邊得的寶貨不少勝保這時懷恨國瑞又不便發作因說有甚寶貨不過是逆犯眷屬捕捉在此好歹一齊砍首罷了僧王連連冷笑說這又何必踏最惡臨陣撿

奸淫貪殺無辜。你放明白些。快將擄獲物事完全交出。勝保那敢存留。當將閩方所有的變童妖女悉數交出。原講開方本是秀全的一個變童。又與秀清有些沾染。因他本領不弱。故派他出外督隊領兵。他從十五六歲和林鳳祥一齊出馬。由廣西莫家村殺起。一路殺過湖南湖北江西南京。又由南京殺到皖北河南山西直隸。以至山東高唐州。所有勝仗却打的不少。不過後來遇著張曜陳國瑞。他的威風才倒再碰暑僧格林沁。他便紅運告終。但有一層。這廝日間殺人。夜晚非同人困覺。不可不是人同他取樂。便是他同人開心。平時預備的變童妖女。著實不少。元陽不足。每日須喝三大碗參湯。這時鎖在大營。那有參湯可吃。偏生僧王格外加恩。每日給他儘吃參湯。且將隨帶的妖女變童許伴歇宿。俗說郭雀兒做皇帝快活。一時是一時。表過李開方拘禁大營不提。單提陳國瑞在僧王面前抱著奮勇。次日即領兵三千去攻鄆城。那賊將林鳳祥是竭力死守。誰知國瑞也會用計。他派多數人馬在東城撲攻。自家却領三百健壯。繞到西城。出其不意。跳上城樓。將賊衆殺的殺了。趕的趕了。登時城門大開。甚麼郭什訥。達洪阿。達崇阿。也就四面得手。林鳳祥知事不妙。奪門欲進。偏偏國瑞又一馬衝來。接著張曜也帶兵趕到。鳳祥無奈只好棄械下馬。受縛押至僧王大營。僧王好不歡喜。當即升坐大帳。先將林鳳祥推至帳前。問明口供。知道鳳祥是一位天國左丞相。分兒不小。因又將李開方提出營倉。

你道開方是何形狀。他到大帳，還連帶許多變童妖女。其時天氣暑熱，開方穿著大紅單絹褂褲，還臂套著許多金鐲、翡翠鐲一副，雪白蠶臉汗出如漿，見了僧王，槃膝坐地。早有兩名妖嬈，一用灑花手帕替他臉上揩汗，一用鵬翎羽扇替他搨起涼風。開方好不自由，講一回天國事業，又叫一個變童取過大碗參湯，隨意呷了幾口，又放出嗓子，喊了幾句皮簧。僧王因他係將死的囚徒，不去拘束，胡亂問問口供。知道開方與鳳祥位分差不多，當即打了兩架囚籠，派員押犯至京，并將馮官屯破賊情形聲敘個大略。這回捷報到京，咸豐帝是非常快活。一面將僧格林沁加封做博多勒噶親王，勝保亦賞穿黃馬褂，并雙眼花翎。張曜、陳國瑞皆加授總兵。後來國瑞因與勝保發生芥蒂，却由僧王收為義子，不在話下。（擗過一邊，引起下文。）單講咸豐帝行賞論功已畢，一面派刑部尚書趙光將林鳳祥、李開方按照大逆不道、凌遲處死。（了卻林李二人。）一面又另起戲文，在這兵戈鐵馬之中，演出宮闈許多趣史。原講咸豐帝生性貪花好色，他在做阿哥的時候，使得端華、肅順兩人做了膩友。端華因在廷供職，還沒甚工夫冶游，為最肅順這架宮燈，引得皇上妓院勾留，無所不至。不過皇上由卽位之後，日日是文書雪片，不是東處告急，即是西處請兵，才忙了這件，又忙到那件，件件是急於星火，件件是關係大局安危。比如圍碁，不是這塊棋子被人吃盡，便是那塊棋路有死無生。終日風雨飄飄，那理有

一。時。一。刻。寧。帖。最。緊。要。的。是。林。鳳。祥。李。開。方。兩。支。人。馬。殺。到。直。隸。殺。到。天。津。京。城。裏。得。著。這。起。警。報。弄。得。鬼。哭。神。號。不。知。怎。好。依。著。端。華。肅。順。的。意。思。是。要。勸。皇。上。溜。出。關。外。派。那。宿。賢。親。王。在。京。監。國。預。伏。後。亂。皇。上。意。頗。活。動。當。將。恭。親。王。奕。訢。醇。郡。王。奕。譚。鍾。郡。王。奕。詒。孚。郡。王。奕。譔。四。位。皇。弟。召。進。內。宮。商。議。大。政。恭。親。王。甚。不。謂。然。因。奏。說。以。臣。愚。見。那。江。以。南。亂。事。由。曾。國。藩。可。以。了。結。江。以。北。亂。事。由。僧。格。林。沁。可。以。了。結。不。過。僧。格。林。沁。驍。勇。有。餘。才。識。不。足。陛。下。儘。管。放。心。目。前。這。小。小。毛。寇。不。足。為。害。不。出。三。月。一。定。僧。王。那。邊。總。有。捷。報。過。來。皇。上。笑。了。一。笑。這。才。打。斷。那。出。關。避。亂。的。主。張。光。陰。易。過。這。年。五。月。皇。子。載。淳。周。歲。接。著。七。月。又。得。僧。王。在。魯。捷。報。並。將。林。李。兩。賊。目。囚。送。來。京。皇。上。是。樂。不。可。支。勾。當。此。事。已。畢。因。將。端。華。肅。順。兩。箇。喚。入。上。書。房。忙。笑。了。一。笑。說。你。倆。知。朕。這。時。心。事。快。活。嗎。諸。位。要。是。他。倆。真。能。愛。國。的。必。然。講。到。大。難。未。平。天。下。禍。亂。未。已。未。可。樂。觀。那。才。有。些。道。理。唉。唉。他。倆。原。是。沒。道。理。的。人。聽。皇。上。講。得。快。活。兩。字。可。是。眉。飛。色。舞。恨。不。趕。來。撮。臀。捧。屁。將。箇。皇。帝。老。兒。送。上。三。十。三。天。因。連。連。跪。地。叩。頭。說。從。今。以。後。主。子。可。找。些。快。樂。事。做。不。必。再。尋。煩。惱。了。第。一。步。可。移。居。到。圓。明。園。那。邊。宮。殿。重。重。層。樓。疊。閣。山。水。又。奇。林。木。又。秀。經。高。宗。純。皇。帝。百。度。經。營。合。江。浙。諸。名。勝。風。景。聚。集。一。起。到。得。其。中。天。大。的。憂。愁。天。大。的。煩。惱。都。可。消。除。盡。淨。有。這。麼。一。片。洞。天。福。地。陛。下。棄。而。不。取。真。正。

可惜皇上欲說。但有仙境。沒有仙人。亦復不樂。端華肅順忙笑說。這又何愁。包管一月工夫。臣等將蓬萊仙子。瑤島名花。一齊都羅列在內。皇上這才哈哈大笑說。你倆能夠替朕用心。朕是心感不盡。說辦即辦。不可耽誤。端華肅順忙的喏喏而退。果然不到一月。把箇圓明園裝飾得人間少有。天上無雙。皇上移駕進園。看不盡。豔色名姝。賞不盡。朱顏綠鬢。心中這一快樂。非同小可。特地選了箇綠天。溼處將那拉妃遷移進內。做箇羣花總管。請問這園子裏有甚麼出色名花。諸位慢忙聽我。先講箇四春。第一叫做牡丹。春卻係蘇州名妓。起初結識個揚州鹽商。後由朝臣承著內廷旨意。即端華肅順授意。用重價買來。趕送園中。以備供奉。因他生得富麗豐腴。故取名牡丹。春第二叫做海棠。春卻是大同府箇女伶。原名玉喜。本同箇秀才柳深有染。那柳深同他膠漆相投。偏生都統勝保打破好事。用些銀子。將他買了進宮。皇上瞧他生得嬌豔。故取名海棠。春第三叫做杏花。春卻是江蘇候補道吳世功家一個女婢。生得豐姿綽約。骨肉停勻。世功瞞著大太太。同他偷摸。卻被大太太打起鴛鴦。倒翻醋海。世功心猶未死。他的大太太入京運動。由內務府散秩大臣宗室奔勳經手。把個美婢送入深宮。皇上驚賞異常。把他取名杏花。春第四叫做陀羅春。卻是一個孀婦。他的丈夫在日。做個裁縫。家住宣武門大石橋下。無巧不巧。被肅順經過。瞧見驚爲國色。趕派幾個侍衛。將他搶取。偏生這孀婦有些烈性。忙取過

剪刀把一頭烏油頭髮剪去半截，哭得尋死覓活，來人不由分說，把他捺入轎內，擡入圓明園。早由祥雲庵的女尼奉著肅順旨，接去用好言安慰，然後心才活動。女尼又替他安些假髮梳攏成妝，因此取名陀羅春。但是咸豐帝得了四春意猶未足，不時猶同著端華肅順便衣微行，偏生事有癸巧，豈南有个小脚蘭，那裙底連鈎祇有三寸，這小脚蘭姓張，父親張秀生，係浙江人氏，也是一位候補道，不幸在京亡故，丟下一妻四女，妻子張太太本是烟花中人，很沒規矩，所以四個女兒生得如花似玉，都搔首弄姿。大女名荷兒，二女名蘭兒，三女名桂兒，四女名蓉兒，比較姿色，卻以蘭兒爲最。一雙小脚，賽過潘妃金蓮。這日蘭兒倚門賣俏，不料來了三位貴客，一脚跨進門坎，蘭兒忙的縮身入內，三位也就跟隨好个張太太一眼，瞧見咸豐帝儀表不俗，忙的動問姓名，皇上答說：「是四川陳貢生，一何不講海寧陳偏要說四川陳，未免數典忘祖。」張太太也不敢深問，忙的叫四個女兒花枝般招展，一齊迎接。皇上得意不過，不覺滾滾金珠，自在流出，當有太監崔長禮問張太太擠眉弄眼，張太太益發會意，撇去端華肅順，專來恭維皇上，皇上樂不可支，早撇去九五尊嚴，放出那輕狂手段，抱過小脚蘭，取樂一番，猥褻之私，非筆墨能述。槃桓半日，當與小脚蘭密切耳語，不知講些甚麼。小脚蘭只是點頭，一會皇上同著端華肅順去了，次日便備了一頂綵轎，由崔長禮領著過來，將張家母女五人一齊擡入園。

明園權在那祥雲庵居住這庵內尼姑全係媒婆變相皇上分付衆尼須小心照料表過不提誰知同時又發生一段豔史講那南城大街有一引皮匠店店老板名叫黃阿桂娶了一房家小雖係小家碧玉却生得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不知怎的被內監崔長禮瞧見在皇上面前瞎三話四皇上動興忙的對長禮說此次朕不帶端華肅順就同你前去走動走動長禮嚅嚅答應皇上又換穿便服騎匹小馬一到皮匠店門首皇上勒住絲韁眼睛不住向內瞧看好個皮匠的渾家神色不動冰冷著一副面孔嘴裏還噤咕著說皇城脚下那里出些歹人崔長禮聽了趁勢闖進門內大聲嚷說誰是歹人上前便要拖拉行弦那皮匠個渾家高喊著說你們是那理來的流氓光蛋忘八羔子這一句話不打緊咸豐帝也就跳下馬來揎拳動脚左右店鄰及街坊游人儘多瞧出這種兇橫替抱不平早有一班年少無知冒冒失失的蹦跳過來把崔長禮按翻在地咸豐帝動了真氣連嚷替咱們抓人那知話沒講完許多巴掌拳頭彷彿是些冰雹石塊打來原講皇上曾經習過拳棒一時手擡脚起便打倒三五個少年忙的跳出圈子縱身上馬去了有兩個明白事體的說著我們不管閒事大家也就一哄而散這時崔長禮才從地上爬起嘴裏儘著嚷說這些忘八羔子真正不要腦袋了那黃阿桂忙出來陪著笑臉說這總是我個渾家不是崔長禮哈哈大笑說你是喫的燈草灰放的輕巧屁噤們主子既

看○中○你○個○老○婆○怕○的○不○送○出○來○不○能○開○交○阿○桂○說○尊○駕○如○有○家○小○也○肯○戴○綠○帽○子○送○給○與○人○嗎○他○的○渾○家○接○著○說○你○且○進○去○把○手○一○推○趁○勢○夫○妻○倆○便○躲○入○後○屋○不○消○一○刻○早○有○兩○個○侍○衛○押○著○一○頂○轎○子○過○來○衝○進○內○室○瞧○準○了○皮○匠○渾○家○彷彿○鷹○抓○燕○雀○黃○鼠○狼○拖○雞○一○般○黃○阿○桂○上○前○抱○護○早○被○推○了○一○交○諸○位○這○皮○匠○渾○家○究○竟○叫○個○甚○麼○人○因○他○生○得○貌○美○無○雙○替○他○起○個○名○子○叫○做○蓋○南○城○又○因○他○沈○默○寡○言○冰○冷○的○一○副○面○孔○又○叫○他○做○冰○花○這○冰○花○被○抱○擁○上○轎○可○憐○是○心○如○刀○絞○潑○潑○戴○眼○淚○一○路○號○哭○出○來○路○上○有○人○聽○見○一○傳○十○傳○百○早○鬧○得○滿○城○風○雨○這○個○當○兒○早○被○一○位○大○學○士○白○復○聽○見○次○早○上○朝○即○當○殿○奏○了○一○本○本○中○措○詞○是○先○言○江○南○江○北○大○亂○未○平○處○此○憂○患○時○期○何○可○日○尋○娛○樂○後○言○端○華○肅○順○不○能○導○引○爲○善○逢○君○之○惡○罪○在○不○赦○請○旨○定○奪○皇○上○得○了○白○復○奏○章○當○提○起○硃○筆○一○抹○交○與○端○華○肅○順○因○笑○說○這○白○復○又○來○同○朕○胡○纏○了○端○華○默○然○無○語○早○是○肅○順○奏○說○現○在○白○復○既○說○臣○等○不○是○臣○願○退○位○皇○上○笑○說○講○話○由○他○聽○話○由○朕○朕○且○暫○不○理○他○現○在○鄉○園○在○即○放○他○做○主○考○關○他○在○那○貢○院○之○內○也○算○個○小○小○拘○禁○（○以○主○考○爲○拘○禁○已○編○排○他○做○了○罪○犯○）○一○聲○旨○下○當○即○放○白○復○做○了○直○省○鄉○試○主○考○我○且○不○提○單○提○皇○上○進○了○圓○明○園○又○勾○當○他○的○正○經○一○面○宣○召○冰○花○上○殿○冰○花○只○是○嗚○嗚○啼○哭○皇○上○笑○說○你○可○不○用○哭○了○你○個○丈○夫○帽○子○雖○綠○頂○子○却○紅○了○一○面○寫○道○硃○諭○就○賞○給○黃○阿○桂○一○個○鑾○儀○衛○不○消○

片刻阿桂早蟒袍緞褂隨著宮監進園謝恩。皇上因指給冰花瞧看說：「那那那！你瞧你個丈夫已經做官，只要你願意在此朕還要破格加恩，冰花無法只得委委曲曲叩頭謝恩。」皇上因得到這許多絕色名姝，一時不起別念，光陰迅速不覺北闈鄉試完竣，揀了個龍虎日子放榜。白薇仍入朝供職，但有一層肅順因著白薇前次奏參案子，不無要借端報復，偏生事有湊巧，這一次鄉榜竟中出一個戲子舉人。這舉人名叫平林，專在京城唱戲，皮簧名工，同梅春齊名提起那梅春便是咸豐帝的男妾，記得名伶梅春病死，有翰林錢桂森撰副輓聯，說是：

梅占百花魁，萬紫千紅齊俯首。

春歸三月暮，人間天上總銷魂。

由此看來，咸豐帝不獨貪好女色，而且兼愛男風。這平林是同梅春齊名，今日名列鄉榜，京城人衆豈有不知，肅順得到這個把鼻，忙授意一班御史，叫他們連名摺參白薇，但照法律上講戲子既身家不精，不准子致，因甚平林捐監吏部，竟給他監照，那監試王公竟許他進場，若論主考他只管憑文中式，有甚罪名，那曉得前清科場條例非常嚴重，講到舞弊除殺頭以外，沒有別款罪名。當日咸豐帝接到一班御史摺參，原擬擱置不理，經不起肅順引律據典，必欲置白薇於死地，皇上原厭惡白薇言無忌。

諱也。不管冤屈不冤屈，當提起硃筆在摺尾批道。

據奏榜列第十五名舉人平林的，係在京串戲，名在伶籍，人所共知。該主考白獲身爲大臣，豈不知科場條例，規定甚嚴，事前既無覺察，事後又不檢舉，弁髦功令，罪有應得。著卽明正典刑，以爲昏庸枉法者戒。欽此。

這道旨意一下，滿朝文武無不大驚失色。恭親王奔訴聽了，入朝碰著響頭，懇求收回成命。皇上怒說：朕是令出惟行，倘若出爾反爾，還成得甚麼朝政嗎？奕訢沒有話講，不消說得。當由刑部尚書趙光將白獲收入天牢，不消多日，廷旨勾決。可憐一位堂堂相國會鐵索琅璫，擄赴市曹，向例犯官臨刑備辦盞酒片肉，那酒肉放點蒙汗藥，可免得涼風過頂，滾油煎心的痛苦。偏生蕭順懂得這個頑意，要看白獲足相，預先招呼監斬官，不得私備食物。臨時派了幾十名軍校，嚴行取締，一通炮響，人頭落地。這白獲算是遇著冤家無辜慘死，但是咸豐朝的重要人物，是不逢好死居多。京城裏死去個白獲，這時京城外又死去個向榮，死去個江忠源，死去個李孟羣，又死去個李續賓。在下一枝筆，現在都帶些晦氣，好似奔喪一般。替這邊報了哀，又要替那邊弔了孝。我這白頸項的老鴉，好一處一處的叫我先叫到江南（詞令妙極，轉換無痕）那江南大營主帥，不是個向榮嗎？向榮的大營，同和春的大營，一南一

北隔江對峙。但和春是個不逼鼠的狸貓。一任林鳳祥羅大綱李開方等鼠輩橫行。他却躲東躲西。給人個不見踪跡。獨有向榮是個很逼鼠的狸貓。也從廣西殺到湖南湖北。又從湖北一路殺到南京。都仗著金玉貴張嘉祥兩個驍將。如今金玉貴却移調皖北。後書自有他的交代。（先按一筆）單講嘉祥得著向榮迭次保舉。如今又改名國樑。部下新得一名驍將。名叫虎坤元。這坤元年才十八。每戰必奮勇當先。背插一面正方紅旗。衝入賊營。只見紅旗飄飄。不見人影。如火鴉火鼠一般。敵軍稱他做小虎子。（這小虎子不是那小虎子）國樑有了這小虎子。早將江南大營分紮在金壇溧水高淳三處。以擋太平軍南去路。原說天國忠王李秀成謀略很高。智勇兼全。彼以會胡彭楊截斷長江上游。勢力不能發展。由著鐵公雞馳騁江西。四眼狗縱橫皖北。自家却力圖江浙。務在踏平江南大營。與向榮誓不兩立。正是

忠王秀成

天國之雄

志在江浙

向當其衝

評曰。此回書專叙太平軍北伐失敗。當時洪楊祇圖據守金陵。畫江爲界。何其見之小也。假使秀全與秀清奮力圖功。從初待金陵之後。即趁勢北伐。則天下之大勢。未可限量。爾乃貪於聲色。耽於貨利。聚處一隅。僅僅使林羅李之將。虛張聲勢。卒之雜留皖南。林李以孤軍深入。林姑不論李

僅以青年豎子乳臭未脫而欲使之。一戰闖功亦多見其不自量也。

江北捻匪染流寇習氣無帝王思想天國欲引爲己助是以失之然而江以北無能治軍者也和春畏首畏尾其膽如鼠勝保多私欲不過仗張曜陳國瑞兩將備戰比較中以僧格林沁尙能任事彼恭親王謂其勇有餘而才不足則亦深知僧王者獨當一面則僧非其選。

於林李就擒之後忽敘述清宮豔史此排戲者所以於全武行之後必安插一有彈有唱之戲使人人藉以發生興味也佳處在端華肅順做個穿插乃白葆無端投入漩渦却好因白葆之死又連類叙到向榮江忠源李孟羣李續賓之死一葦飛渡轉換無痕。

第九十二回 搶髮合勢三河鏖兵 洪楊失歡天國內鬩

卻說李秀成因江南大營分紮在高淳句容溧水一帶向榮的大本營却在鎮江於是分兵三路以納王邵雲官領兵一萬去攻溧水寧王周文佳領兵一萬去攻句容自家領兵一萬去攻鎮江三路是同時出發向榮得著消息要路路派將抵禦當派張國樑扼守句容虎坤元扼守溧水自家卻駐紮鎮江與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合兵一處這吉爾杭阿雖然是個旗人卻還沒有甚麼習氣原係侍衛出身武藝不弱把個營盤紮在寶蓋山山頂上架了四尊大礮礮門向西算是直對來軍開放那知李秀成熟

於形勢。他是避實擊虛。一方面派了一支人馬在陸路誘敵。一方面早駕起舟船。由長江抄入金山河。一擁上岸。搶奪了寶蓋山的礮臺。秀成好不敏捷。礮門本向西。一轉換間。改了向東。連發四礮。把個鎮江城打得一塌糊塗。巡撫吉爾杭阿是力戰身亡。向榮是拔隊移駐丹陽。秀成得了鎮江。方擬乘勝東下。誰知虎坤元早在溧水戰敗了邵雲官。張國樑又在句容戰敗了周文佳。兩人惟恐大本營有失。特兼程趕到鎮江。既到鎮江。早見城頭上換了太平軍旗幟。張國樑也親抄襲成。又搶過寶蓋山。在山頂轟起礮來。原來這鎮江城一名鐵壘城。三面包山。一面臨江。在城之人彷彿魚鼈一般。只要各山發礮。休想一個活命。李秀成此番是以智得之。以驕失之。因其城不能守。又下了江船。折回南京。只可惜一位吉爾杭阿。白白送掉性命。向榮也因著此番挫敗。憂悸成疾而死。臨死的辰光。拜摺進京。却保舉張國樑才堪大用。可以替任。了卻向榮。誰知咸豐帝這時是貪戀四春小腳蘭蓋南城等等美色。將一應軍務都交與端華肅順處理。兩個渾蛋。是安寘私人。見了向榮來。對於張國樑賞了個提督銜。虎坤元賞了個副將銜。所有江南大營。即命和春督辦。那和春是無功的偏生。還放他做兩江總督。至於江北。大營卻改派琦善接替。這叫做一蟹不如一蟹。我不管他。我這隻白頸項老鴉。又要由江南飛到皖北去了。一趣極妙極一絲不亂。講到皖北的頭緒。非常複雜。自從四眼狗陳玉成攻克

了廬州。那李兆受反復無常，又戕害了何桂珍，與玉成連合，又有羅大綱陳得才，做玉成的靠背。苗靄霖、王玉成寬籌糧餉，便是張洛行、張總、恩叔姪。這時見玉成聲勢浩大，無不來仰鼻息。玉成又派程學啟來收安慶。原講安慶是李孟羣駐紮，後來朝廷因江忠源在湘，在鄂在贛，戰功卓著，特放做安徽巡撫（必是爲福濟後任）。在這新舊任接替當兒，不知學啟耍了一套甚麼花槍，居然把安慶得了。學啟既得安慶，那四眼狗也就隨著來了。這時忠源受了大大的挫折，沒有別的話講，仍是向老曾求救。國藩義無可辭，當派老弟國荃領兵一萬，以國華、國葆、真幹相助，既抵皖北，紮營才定。國藩因對著三位哥哥說：我來此志不在得安慶，而在得程學啟。因學啟是四眼狗部下，一員上將，若能得他來，不但皖北可定，便是其他賊壘亦不足平。國華、國葆未及開言，早是貞幹應聲說：這又何難！祇須找出學啟同鄉，做個說客，那就行了。於是檢查軍籍，找到個銅城程學貴，因此探知學啟有個嬸母姚氏，家住安慶東鄉。當由貞幹寫了招致書函，交給學貴，託伊嬸母進城游說。姚氏雖係女流，深明大義，當即混入安慶城中，來找學啟。學啟因係自家嬸母到來，延入內帳。姚氏因將密函趁間交付學啟。學啟略閱一過，隨手取些金銀，打發姚氏速回。一夜沈吟，決定主張。次日挑選三百精壯，開城而出，竟投曾營。誰知學啟才到曾營，那玉成的追兵已接踵而至。原來玉成耳目儘多，彼聞昨日有個婦女到營，已是懷疑。

不定。今見學啟無故領衆出城。心知變妖。忙的大號一起。指揮三千童子軍。飛追而至。既到會營。官軍惟有嚴陣以待。一面由真幹收容學啟。一面由國華國葆來戰。玉成正正兩軍對壘。勝負未分。忽然玉成又鳴。收軍一霎。退去。請問玉成何以退軍。諸位有所不知。這理兩軍鏖戰。那理江忠源已攻破安慶。城池這叫做迅雷不及掩耳。從此安慶復無賊踪。那四眼狗又折回廬州。又誰知賊至廬州。那廬州城上已換了官軍旗號。因著甚麼。因為李孟羣趁虛而入。原來孟羣離開安慶。在路却收了一位大大英雄。這英雄姓劉。名銘。傳表字省三。係合肥人氏。排行第六。生成一副麻臉。人稱他做劉六麻子。這六麻子年少無賴。專販私鹽。係鹽島的頭腦。生就膂力過人。能力舉六七百斤的石磨盤。與捻匪似合而分。不過他行雖無賴。到能受直言。家住合肥。與李鴻章同鄉。鴻章對於六麻子。頗加以顏色。勸其改邪歸正。六麻子初還游牧。後來遇見相面的王鐵嘴。說他將來必定位至封疆。他才心志活動。來投鴻章。鴻章派他教練鄉團。甚為得力。巧巧李孟羣與鴻章通。鴻章即函薦六麻子來投。孟羣賞其驍勇。指派前敵銜鋒。適值四眼狗前出後空。便由六麻子趁虛襲取廬州。如今四眼狗折回廬州。覺得無窩可上。不免又趕到壽州。去與羅大綱陳德才合局。此時大綱得才。因著林鳳祥李開方兩路北伐兵馬完全失敗。又飛向天國告急。天國又調派胡以冕前來救應。以冕是久經戰陣。老奸巨猾。見了玉成。

因說我們聚在皖北勢力不能發展不如分做兩路一路去侵掠湖北由黃州黃梅進發一路可恢復廬州安慶與金陵連成一片玉成連連點音說此話不錯我去規畫湖北你可經營皖北務必將江忠源李孟羣兩個妖魔辦去方洩我恨計議已定由玉成領兵去撲攻黃梅我且暫擱一邊單講胡以晃有個族兄胡元煒係現在廬州知府據說這元煒得缺是從胡以晃運動而來說來話長記得胡元煒是廣東高要縣人因他發了官迷拏錢捐官錢又不足偏生以晃替他湊足銀數替他入京運動居然走著肅順門路得以領憑帶缺出京放了這廬州知府諸位想想這胡以晃神通廣大他能入京運動必定在京的漢奸不少而且他運動的實缺官吏必不止一個胡元煒不過就事論事這胡元煒係由他運動成熟的比如下棋在前去一著閒棋到要緊時使得實用你道甚麼實用現在胡元煒受了以晃密計先設法將李孟羣調開孟羣原係游擊之師無一定駐紮地點當下元煒詐稱賊犯黃梅必由廬州東路經過非得重兵堵截不可孟羣信以為實當即領著劉六麻子出境防範元煒乘著廬州空虛一面給信胡以晃一面又去迎請新巡撫到任但請巡撫到任是不懷好意的其時江忠源不知憑著元煒一面之詞說是廬州兵多糧足當即信以為實隨帶一名健僕周昌並三百名小隊趕至廬州接任既到任所當有藩司劉豫鈔副將松安參將馬良勳出接新撫忠源入細一望單單不見胡元

燁忠源因問劉藩司說。這理兵馬糧草是否充足。劉豫鈔說。城中精銳都被李孟羣大帥帶出防堵。此間營兵不滿千人。糧亦不濟。忠源連連跌足。知爲胡元燁所賣。此時又不便折回安慶。趕著入署。瞧見胡元燁。指手大罵。一面却飛檄向曾國藩處調兵。一面又派人向李孟羣處求救。分撥才定。誰知城外隆隆礮響。那鼓聲角聲。已四面雲集。來者不是別人。正是敵將胡以晃。同陳德才各帶人馬三萬將一座廬州城圍得水洩不通。忠源急找元燁問話。早是宣告失蹤。事已至此。只好派副將松安領兵三百死守東門。參將馬良勳領兵三百死守西門。又候補知府李本仁。胡子庸兩人共領兵三百死守南門。自家却領兵三百死守北門。因這北門後面靠山。最爲緊要。布實已畢。那太平軍早四面撲攻。據人傳說。這座城圍有二十六里。請問如此大城。守兵不滿千餘。如何抵抗。加以胡以晃老謀深算。陳德才又會穿穴打洞。不上多日。得才竟挖穿地道。用大地雷將大西門月城轟開。那馬良勳是力戰陣亡。接著又進轟文昌門。忠源早提矛躍馬。趕來救應。無如敵衆我寡。忠源鏖戰敗了。陳德才已是身受數彈。接著胡以晃生力軍又至。忠源如何支持。知道事已不濟。又身傷太重。忙的拔刀自刎。左右奪去佩刀。那健僕周昌背負著忠源而行。忠源急了。將周昌的耳朵咬了一隻。周昌將手一鬆。忠源墮地。却好在水關橋下。忠源將身一縱。投水而死。年才四十二歲。忠源死後。甚麼松安李本仁胡子庸。都戰賊殉。

難。警耗到得會營。由會國藩一面具摺報京。一面又調李續賓續宜弟兄兩箇來取廬州。不日廷旨到來。却追諡江忠源爲忠烈。准於所在立功地方建立專祠。了却忠源。又特旨以李續賓爲安徽巡撫。講那新巡撫到任。尙不無稍稽時日。編者急其所急。先要叙李孟羣去堵截陳玉成。那陳玉成兵犯黃梅。是由皖赴鄂。必從廬州取徑六安。其時孟羣受著胡元燁欺騙。引兵出得廬州。不見毛賊蹤迹。再一打聽。才知四眼狗前隊已到六安。這六安接連英山霍山四面奇峰疊嶂。好個孟羣。志在殺賊。也不管道路崎嶇。比到六安。那太平軍已潮湧而至。孟羣原派劉銘傳做著衝鋒。原講銘傳力大無窮。仗著兩口鋼刀。一路殺去。只見人頭滾滾。彷彿砍瓜切菜一般。那陳玉成是知道六麻子的厲害。他却派個驍將陳北斗。領兵一萬。將麻爺引進雙溪谷。用兵將谷口紮住。使他不得與孟羣接應。孟羣因失去麻爺。與賊戰不利。忙的收兵進了六安城。好個陳玉成。瞧著孟羣收兵進城。登時鼓角一起。把個城圍圍得水洩不通。這六安是個荒瘠的地方。儘著孟羣在城內搜括。不過五日之糧。糧是越喫越盡。人是越過越飢。越飢越疲。便是孟羣欲奮一死戰。已不可得。而況玉成架著開山大砲。四面攻擊。爭持未及半月。城已轟開。孟羣忙的一馬衝出。却被陳玉成上前截住。戰不多合。被敵兵用絆馬索將馬絆倒。孟羣跌落被擒。罵不絕口。玉成笑而不理。將他監押營房。孟羣是從容赴義。記得臨死賦詩四首。其警聯爲

生無將。略酬時望。死有忠心。報主知。又家國艱難。空涕淚。乾坤維繫。祇君親。詩句流傳。至今稱誦。這死信。到得廬州。由巡撫李績。實據實奏報。不日朝旨到來。賜諡武愍。准在立功地方。建立專祠。我且不表。（了却孟羣）單表李績。實兵至廬州部下。却有八名戰將。一爲蕭意文。一爲劉神山。一爲彭友勝。一爲周福高。一爲彭志德。一爲孫守信。一爲丁銳義。一爲何忠駿。這八個人。皆係羅山嫡派文才武略。無不兼全。其中尤以蕭意文。劉神山。最爲驍勇。意文表字章甫。神山表字佑甫。皆係湘鄉人氏。轉戰湖北。江西皖南。立功最多。皆官至總兵。其餘二彭一周。俱係副將。孫丁何。因有秀才舉人底子。故孫官按察司。丁官太常卿。何官太僕卿。爲文爲武。於官階沒有甚麼關係。不過同係羅山學派。同來幫助。續賓立功。此時到得廬州。無不志在殺賊。要替江忠源報仇。果不其然。斷殺一陣。即由蕭意文。劉神山。兩將肉薄登城。將一座廬州城。完全克復。那胡以晃。陳得才。兩個。早退至三河。這三河。距廬州僅五十里。也係一重要地。由羅大綱。在彼糾集。捻目李寅。姜太陵。成天侯。劉瑜琳。一班牛鬼蛇神。帶領無數。捻匪。潮湧而至。這一幕。全武行算。是太平軍。捻軍。雙班合演。一切重要脚色。都集三河。并將三河。築成五十里。個長圩。設壘九處。氣勢非常。浩大。還有苗。甯。霖。李。兆。受。薛。老。小。在後接濟。續賓得了這起消息。未敢輕視。一面南向。曾營求助。當下。曾國藩。派了劉長佑。及李績。宜。過來。一路調兵。調將。尙須時日。我且漫表。

是會處援兵未至。一面又西向官文求助。我說到這理。諸君必然有個疑問。因官文遠在湖北。與皖事似不相干。不知當時朝旨。實派官文兼督鄂皖軍務。因著甚麼。便因會國藩是個漢族。朝廷究竟放心不下。不得不用官文來會辦。一切當時官文的權柄。卻不在國藩之下。不然鄂撫胡林翼何以事事敷衍官文。記得官文有個愛妾名胡秀珠。林翼以同姓關係。稟請母太夫人認秀珠爲義女。自家亦與之認爲兄妹。秀珠好不臉色飛金。不時途在官文面前講著胡大哥長胡大哥短。勸官文不必遇事操勞。有我胡大哥辦理。總不給錯路你走的。官文耳根最軟。聽信姨太太的話。自然凡事請教林翼。然而林翼的籠絡手術。不止這一件。便是對於續賓。續宜也會用些手術。記得續賓因前年鄂贛兩省戰爭。稍勞過度。至於咯血。即擬具摺到京。陳情終養。彼時林翼得著消息。一面來函慰借。一面將李太夫人由湘鄉迎至鄂撫署中。與母太夫人同居一起。朝夕侍奉。與生母無別。此次續賓向鄂請助。固然傲到官文。亦復函致林翼。誰知林翼因公外出。官文接到飛檄。竟然不肯出兵。你道他講甚麼。他對僚屬宣言。說是李老九兵賊所至。何攻不克。略這理。疆防喫緊。那有兵馬撥助。諸位須知官文對於續賓分明是忌功。這一次續賓三河失敗。總由官文不發救兵。你道誤事不誤事呀。歸罪官文。却係定讞。閑話不提。單提李續賓得悉鄂援不至。亦不肯因以示弱。刻日督促部下八將撲攻三河。共計兵馬三十。

營。每將各帶三營。自家統率六營。無不入似強龍馬如猛虎。第一路是蕭意文衝鋒。攻破他的第一壘。將胡以晃殺敗下去。第二路是劉神山繼進。攻破他的第二壘。將陳德才殺敗下去。第三路彭友勝繼進。又攻破他的第三壘。將羅大綱殺敗下去。這三路既然得勝。那四路的周福。高五路的彭志德。六路的孫守信。七路的丁銳。義八路的何忠駿。也就蜂擁而上。直殺得天昏地黑。日月無光。半空中是如霧如烟。如雨如雹。如落星如墮月。不辨東西南北。只聞槍聲。礮聲。鑼聲。戰聲。喊殺聲。神嚎聲。鬼哭聲。不消半日。烟銷火滅。甚麼捻軍。太平軍。死亡了有十二三萬。據後來調查。捻酋李寅。姜太陵。成天侯。劉瑄。琳。郁。在。這。一。起。陣。亡。尸。骸。是。疊。疊。山。積。鮮。血。是。汨。汨。成。河。官。軍。亦。有。死。傷。八。將。之。中。却。損。失。了。彭。友。勝。彭。志。德。弟。兄。兩。個。孫。守。信。一。個。周。福。高。丁。銳。義。傷。而。未。死。大。家。踏。平。賊。圩。坐。地。休。息。略。飲。些。溫。水。嚼。點。乾。糧。不。料。口。渴。未。解。腹。肌。未。充。忽。從。三。河。背。後。衝。出。大。批。人。馬。過。來。俗。語。講。得。是。強。弩。之。末。不。足。以。穿。魯。縞。此。時。官。兵。正。人。困。馬。疲。戰。鬪。之。力。完。全。喪。失。那。能。再。整。壁。壘。再。興。旗。鼓。然。而。事。已。如。此。戰。亦。死。不。戰。亦。死。當。由。續。賓。揮。動。令。旗。吹。號。列。隊。說。時。遲。那。時。快。那。一。隻。四。眼。狗。當。先。領。隊。過。來。左。手。挑。著。長。矛。右。手。舞。動。黃。旗。部。下。三。千。童。子。軍。無。不。精。神。活。潑。手。腳。敏。捷。刀。槍。是。亮。灼。灼。的。精。光。奪。目。其。餘。擡。槍。火。礮。子。彈。十。足。官。兵。用。的。器。械。非。缺。即。折。火。藥。子。彈。早。已。儘。量。放。完。就。在。這。點。看。來。已。是。束。手。待。斃。而。况。馬。

疲人倦都成病。夫不待交手，早被敵人砍瓜切菜，殺倒得七橫八豎。續賓此時知不能脫，忙對蕭意文、劉神山、何忠駿、周福高、丁銳義說：「我們是一路來，還是一路去，不可延頸受刃。大家一聲答應，衝入賊陣，來合戰。」陳玉成、玉成、乖覺不過，知道一人拚命，萬夫莫當，趕著將軍閃在一邊，指揮那陳北斗等及天兵、天將圍攏上來，應該北斗晦氣，牛羊災却破續賓一矛挑了死於非命，但有一層。這時一帥五將困在重圍，亂砍亂殺，只是衝突不出。那周福高、丁銳義本帶著重傷，自然兩個先行戰死。其次掄到何忠駿，再次掄到蕭意文。劉神山最後，李續賓殺得和血人一般，還是四眼狗出馬用矛將他挑死。（了結續賓）這一次三河血戰，算是李續賓先勝後敗，算是三十營人馬八大員戰將同李老九一齊殉難。但是從表面看來，官軍損兵折將一敗塗地，喫虧不少。從事實上討論，這三河一戰，掄軍及太平軍在皖北的精銳已喪失殆盡。那李寅、姜太、陳成、天侯、劉瑄、琳、一千匪目，窮兇極惡不亞四眼狗。掄匪經此大挫，已是全部奪氣。我這白頸項老鴉叫了一陣，叫得禍事連天人死不少。如今不能再在官軍裏面叫要楞一楞，翅膀向那太平天國叫他發聲（妙極趣極筆之所到無不如志）却說天王洪秀全在南京立國已有六年，這六年之中派出去的天神、天將與敗回來的天神、天將總經我前書敘明不必再贅。現在所倚仗的便是江以南一隻鐵公雞，江以北一隻四眼狗。都城裏還有個忠王、李秀

成其餘如林鳳祥李開方等是死的死了如范連德張大洲林彩新李元濟等是逃的逃了如李世賢楊輔清羅大綱胡以晃等雖小小出些風頭然亦無濟於事照這樣瞧來一種建國的精神已將朝氣過去暮氣送來請問這暮氣從何而來這其中却原因複雜大概言之不外兩種一種是爭勢力一種是拈醋酸由在下先從第一層說起前書原交代天父耶和華除產過天兄耶穌外又生了五子一女大兒子天王洪秀全二兒子東王楊秀清三兒子西王蕭朝貴四兒子南王馮雲山五兒子北王韋昌輝女兒洪宣嬌如今天女是琵琶別抱五个兒子祇落了三个就這三个兒子之中二兒子又要謀取大兒子的天位因想同五兒子合手誰知五兒子不能順從其意楊秀清懷恨在心一日發個命令教韋昌輝去查點女館子裏現存多人昌輝那知其中玄虛就在調查之中耍些花槍將館中稍有姿色的又儘數挑選收用又分送些到天王府內原講天王洪秀全亦係好色之徒除天后賴氏備而不御外以下的妃嬪叫做甚麼愛娘嬉娘寵娘娛娘娘爲最尊娘之下便是女又有甚麼好女妙女姣女姘女姝女媚女娥女娥女娃女奴女始女元女妖女在下寫到這裏想想好笑上回敘述咸豐帝移住圓圓園一串子四春小脚蘭蓋南城無非爲的衆香色界此回敘述天王宮內一串子娘呀女呀又無非爲的色界衆香似這種迷魂陣墮落了幾多豪傑挫了幾多英雄已做皇帝的貪戀這個頑意

誤了。多少軍國大事。未做皇帝的。又因貪戀這個頑意。而雄心銳減。功慶半途。平心而論。太平天國的創造事業。本不是國人反對的。不過以強盜行爲。而有帝王思想。是絕對不能公認。洪秀全誤事在這點。楊秀清。韋昌輝。誤事更在這點。（忽發議論精采動人）長話短話不談。這時楊秀清借了個營私舞弊的題目。把韋昌輝招呼過來。又假託神權。大發神經。把昌輝捺下。打了三百大棍。打得皮開肉綻。因此昌輝益加憤恨。益與天王聯絡處處防備。著秀清秀清毫不介意。有時在秦曰綱何震川兩個丞相面前揚言。說是我。最不喜歡人呼我九千歲。這九千歲比萬歲不過相差了一千。因何不能補足。還是大家眼角裏瞧不起我。奈何不敢開言。只好由他發作。諸如此類。處處是爭的勢力。恨不立刻推翻天王。由他升了寶座。（叙明第一點）第二層便是拈酸喫醋了。秀清好色異乎尋常。女色固好。男風亦好。比如李開方原是他個下風。因著開方同洪宣嬌發生戀愛。遂將開方打發遠征。此是前書交代過的。此外男妾不可計數。新經得了三個鬢童。一叫方順之一叫牛榮春。一叫黃啟芳爲最。黃啟芳生得比花還媚。比玉還溫。原是韋昌輝個男妾。硬掙掙被秀清奪來。你道昌輝惱是不惱。惱是不惱。（叙明第二點）秀清因貪走旱道不上三五個月。竟把兩隻眼睛害得又紅又腫。彷彿桃子一般。腎水既虧。肝氣又旺。原寵愛的傅善祥。他卻當做活寶。不叫被服侍。單單叫洪宣嬌撓搔搥捏。稍不如意。便拳

打脚踢可憐。洪宣嬌被他磨折够了。該的該的有甚可憐。一日叫宣嬌做事偶不當心。便賞給兩個嘴巴。還大聲嚷說。我有日登了大寶。首先把你驢貨砍了。宣嬌祇是忍氣吞聲。過了一日。回去哭哭啼啼。在兄前訴說。天王忙著搖手不許聲張。一面盤算在心。一面仍故意要好。派御醫何潮元前來替秀清醫眼。用些光明藥水。又教他一個方法。是用童男童女。以舌舔目。舔到七七四十九天。秀清兩隻眼睛好了。一隻損去一隻。從此東王便做了獨眼龍。然猶性。不改日夜。仍是瞎嫖。嫖偏又發起楊梅毒來。不消說得。仍是何潮元醫治。醫治不好。腦袋搬家。又換一個名叫李俊良。這李俊良更掣出脆膿不堪的手段。竟捧著那牛殖器。當做水烟筒。將內邊膿血。嗅得呼嚕呼嚕。把個東王弄得舒服異常。唉。唉。并不是做醫士的是些畜生。誰人不顧著這顆腦袋呢。東王個毛病。整整鬧了一年。這時天國得了幾樁喜信。一是向榮死了。二是江忠源死了。三是李孟羣死了。四是李續賓又死了。皖北四眼狗疊疊的報捷。南京贛南的鐵公雞。亦趁使回朝。秀清得到這個消息。忙的強打精神。著人招呼翼王。石達開過來。北王韋昌輝亦相陪。而至秀清見面。叙些渴別。并約來日接風。達開再圓滑不過。因說適才面見天王。天因久久不見。殿下意欲趁此良好機會。辦一席盛宴。一來為天國祝福。二來為殿下慶幸。康安殿下。倒不可拂其誠意。一將機就計。秀清鼻子裏嗤的一聲。因說如此。我還去就他的教。

嗎。你。倆。想。這。太。平。天。國。大。半。邊。的。江。山。是。誰。掙。下。來。的。遂。開。說。全。是。殿。下。功。勞。秀。清。笑。說。既。如。此。何。以。他。稱。萬。歲。我。祇。派。稱。九。千。歲。嗎。昌。輝。插。言。說。這。是。大。家。擁。戴。他。的。秀。清。把。御。眼。一。楞。說。誰。個。大。家。：。遂。開。見。話。頭。不。對。忙。笑。說。如。果。東。王。一。定。要。稱。萬。歲。我。們。便。從。今。改。口。說。著。便。恭。恭。敬。敬。磕。下。頭。去。口。稱。萬。歲。萬。歲。萬。歲。秀。清。聽。了。忙。用。手。扶。起。說。難。得。你。到。首。先。歸。順。不。知。五。弟。何。如。昌。輝。也。極。口。說。贊。成。贊。成。秀。清。哈。哈。大。笑。說。聲。改。日。再。議。石。韋。兩。人。因。見。沒。甚。話。講。隨。即。告。辭。兩。人。走。後。秀。清。回。宮。便。將。一。席。話。告。訴。傅。善。祥。善。祥。倒。很。有。點。見。識。勸。東。王。凡。事。要。深。沈。不。露。才。好。東。王。笑。而。不。應。我。且。攬。過。一。邊。單。講。昌。輝。遂。開。別。過。東。王。趕。到。天。王。府。當。有。天。王。和。那。國。舅。賴。漢。英。左。右。丞。相。秦。曰。綱。何。震。川。心。腹。三。人。延。入。密。室。計。議。彼。言。如。此。如。此。此。言。這。般。這。般。議。定。用。洪。宣。嬌。做。個。內。綫。用。達。開。昌。輝。做。個。外。綫。其。餘。賴。漢。英。秦。曰。綱。何。震。川。又。各。做。各。的。手。脚。記。得。這。年。是。咸。豐。七。年。七。月。十。七。日。天。王。在。府。中。大。排。筵。席。召。集。百。官。文。的。錦。衣。繡。服。武。的。劍。佩。戎。裝。龍。纛。鳳。旗。好。不。威。武。當。由。天。王。府。備。好。法。駕。派。翼。王。北。王。騎。著。高。頭。大。馬。趕。到。東。王。府。兩。人。下。馬。入。內。東。王。出。迎。姓。石。姓。韋。的。異。常。恭。維。早。跪。在。殿。前。口。呼。萬。歲。今。日。天。王。那。邊。特。開。太。平。盛。宴。派。臣。倆。來。請。駕。臨。秀。清。哈。哈。大。笑。說。莫。非。你。們。做。些。圈。套。嗎。當。頭。一。擊。有。意。無。意。兩。人。經。這。一。問。早。是。汗。流。浹。背。韋。昌。輝。唬。得。沒。有。話。答。偏。是。石。達。開。定。一。定。神。說。

自家兄弟難道還安著歹心嗎？且東王萬歲是天父替身得罪東王，便是得罪天父，那還了得！（語能到竅）秀清這才無話，趕至後宮，早有洪宣嬌殷勤的拏出一套新鮮服色，替他穿換，正穿換完畢，忽來了兩隻白頸項老鴉，向著東王哇哇的叫了兩聲，飛著過去。（趣極妙極，想是編者化身）秀清還不介意，倒是傅善祥心有感觸，不禁潑簌簌落下珠淚。秀清忙怪問說：「愛卿何爲如此？善祥說我只怕……秀清笑說：「你怕那老鴉叫禍嗎？我是不怕的。善祥只是搖頭宣嬌，惟恐發生變化，忙用別的話語岔開巧巧。秀清最寵愛的男妾黃啟芳在旁，眉眼傳情，做些媚態。秀清早是樂以忘憂，起駕出宮，同著達開、昌輝，一直到天王府去了。原講石韋兩人騎馬在前，東王秀清自然安坐法駕，在後。那男妾黃啟芳方順之、牛榮春等，亦復跨馬相隨。既到天王府，早有文武百官排班候駕，進了太陽門一條甬道，有半里多長。其時天王洪秀全忙的下殿相迎，秀清亦即下了法駕，趨步上前，彼此握手登殿。天王居中，東王居左，只聽淨鞭三響，鐘鼓齊鳴，文武百官無不稱天、王、萬歲，接著由北王、翼王領班復向東王跪拜齊呼。東王萬歲，秀清故意搖手說：「這萬歲二字，惟天王足當孤家，何敢承受。秀全笑說：「此是大家擁戴我弟，憂國憂民心血耗盡，現在消瘦許多，今日在內園備下筵席，可大家快樂一場，說罷，便手携秀清迤迤入內，正是

安排香餌 來釣巨鰲 起先笑樂 後必號啕

評曰此回書是緊接上文要將向榮江忠源李孟羣李續賓四個人的死事分別交代叙向榮死後順便將和春提出做個江南大營結束叙一江二李死事却又一氣銜接江忠源來撫安徽已在上回書中伏根此回於忠源甫到安慶即插叙曾國荃招降程學啟以翦去陳玉成羽翼亦爲後書種種伏綫於孟羣未下廬州之前順手提出個劉銘傳亦係同一用意至於寫廬州之戰六安之戰三河之戰一路緊是一路三人死法不同其爲馬革裹尸死無愧色總是一樣

一隻白頸項老鴉飛來飛去便做書中綫索用筆何奇妙乃爾

將叙天國內亂必先將四面環境找抹清楚然後說到東王與天王的芥蒂一由窺覬寶位一由拈酸喫醋却好借韋昌輝做個導綫用石達開做個媒介至叙天國宮內淫污又與圓明園成個比例最妙在夾叙夾議是第一等大手筆大文章豈尋常小說家所能夢見

第九十三回 左幕府專摺奏事 葉相國扶乩請神

當下天王洪秀全攜了東王楊秀清退下金鑾殿一路進得御花園這一次是有準備的是洪黨的人才許進園非洪黨的人不許進園昌輝有昌輝的布寅達開有達開的布寅賴漢英同秦曰網何震川

也○另○有○布○寅○表○過○不○提○單○提○天○王○東○王○在○園○內○百○花○廳○坐○定○獻○過○香○茗○天○王○託○言○腹○漲○更○衣○早○有○章○昌○輝○趕○上○前○來○手○擎○一○面○三○角○小○紅○旗○搖○了○幾○搖○就○在○那○假○山○石○後○樹○木○叢○中○簇○擁○出○許○多○人○來○一○個○個○總○仗○著○明○晃○晃○的○傢○伙○秀○清○知○道○不○妙○忙○嚷○說○這○是○甚○麼○意○思○昌○輝○笑○說○你○還○睡○在○鼓○裏○嗎○今○日○不○是○天○王○奉○請○倒○是○閻○羅○王○請○你○喫○燙○飯○秀○清○一○聽○左○右○瞧○瞧○沒○個○心○腹○只○有○黃○啟○芳○方○順○之○牛○榮○春○三○個○男○妾○在○此○那○啟○芳○本○是○北○王○的○舊○寵○昌○輝○早○派○著○得○力○妥○人○將○伊○背○去○姓○牛○的○兩○箇○雜○種○早○被○伏○兵○用○刀○砍○了○說○時○遲○那○時○快○秀○清○本○會○些○拳○棒○穿○至○昌○輝○跟○前○一○擡○骰○就○惡○很○很○的○打○來○諸○位○若○是○楊○秀○清○不○被○酒○色○陶○融○這○一○骰○打○來○章○昌○輝○怕○不○是○一○箇○筋○斗○子○嗎○無○如○今○日○箇○秀○清○不○似○往○日○箇○秀○清○身○體○虛○弱○不○堪○一○骰○飛○來○波○昌○輝○身○子○一○偏○早○是○一○聲○咕○咚○秀○清○一○頂○金○龍○冠○子○已○滾○去○一○丈○多○遠○這○時○有○箇○王○大○頭○名○子○叫○做○王○欣○官○拜○天○國○檢○點○原○係○北○王○部○下○驍○將○跳○上○前○來○抽○出○一○根○繩○子○把○東○王○就○牢○牢○繫○起○束○王○連○嚷○反○了○反○了○翼○王○不○知○從○那○理○覓○來○大○喝○說○天○國○者○天○王○之○天○國○一○座○天○國○如○何○有○兩○箇○萬○歲○你○現○在○要○稱○萬○歲○不○說○你○反○反○要○編○排○我○們○反○嗎○昌○輝○跳○著○脚○說○說○反○就○反○不○由○分○辨○抽○出○快○刀○刀○光○一○閃○可○憐○一○駕○東○王○早○是○身○首○異○處○一○聲○喧○嚷○天○王○洪○秀○全○忙○跑○出○來○號○啕○痛○哭○要○曉○得○天○王○并○非○假○哭○乃○係○真○哭○因○著○甚○麼○因○為○當○日○一○夥○聚○義○起○兵○如○今○弄○得○同○室○操○戈○自○相○魚○肉○豈○不○是

箇笑話嗎。後人有詩弔之曰。

秀才造反真怪事。投書忽起窺神器。天鍾戾氣金田村。何物仙人太遊戲。某也當爲王某也。當爲帝某也。大將才某也。宰相位從他。一分位。寔黃旗。一舉驚天地。一戰三楚破。再戰皖江。棄乾坤。反掌祇尋常。真人重瞳。殊目異。那知鐵騎從天來。如貓捕鼠。鷹搏雉。此指曾國藩之湘軍。井底蛙跳空。自尊箒中狐。鳴何足恃。始歎作賊固自難。不如學作時文。易寄語人間。諸秀才總須安守頭巾氣。挖苦秀才不少。

天王原擬以王禮安葬秀清。那昌輝如何答應。因記著三百大棍深仇。早拏出惡毒心腸。強盜手段。把楊秀清尸首搬運回去。細切粗剗。叫庖人做些肉圓子。駭人聽聞。何至於此。次日在自家府內宴客。除却天王未到。忠王李秀成亦因事巡防。不在南京。其餘如石達開、賴漢英、秦曰綱、何震川等一班。王候將相無不到位。酒過三巡。早一人一碗。盛些肉圓子出來。大家才喫下肚。昌輝便起身。囑說。兄弟今日做的肉圓子。可還對味嗎。有的說肉味帶酸。有的說血腥氣太重。還虧放著醋碟。不然怎麼喫得下。咽昌輝笑說。諸位喫的是楊肉。達開說這種暖天。應七月中旬。如何還燒羊肉。昌輝搖手說。不是牛羊之羊。卻是姓楊之楊。達開聽到這理。一陣惡心。把喫下肚的肉圓子。一齊倒出。登時穿到昌輝。

跟前拳脚齊下。昌輝那理是達開對手。當經人衆排難。賴漢英把達開拉去。達開嘴裏還嚷著說。這種狗肺狼心人。已死了。要惡毒毒到這般地步。離奇離奇。漢英拉著翼王走開。以爲太平無事。誰知章昌輝惱羞成怒。彷彿天父耶和華靈魂附體。大發神經。趁著達開被賴漢英勸走。他便大起隊伍。竟火龍火馬的來圍翼王府。原來天國的例子。凡位列王爵。在南京都有王府。都留著家小在府。這時昌輝帶兵圍攻。叫做出其不意。圖進翼王府。見一箇砍一箇見一雙殺一雙。直殺得雞犬不留。所有達開妻兒老小都斷送在北王手內。祇有那義女黃四姐。乾塔戴石生。現在贛南。尚未罹浩劫。也就僥倖萬分。了單講章昌輝逞一朝之忿。剗斷東王。又無辜戕害翼王一家。稱心滿意。從今以後。天國惟彼獨尊。彼也好惜天父靈魂。用些神權。拍著令牌。行使一切。往日人打他的屁股。現在他可打人屁股了。唉。唉。這事儘管由他夢想。那箇石達開。當下聽得全家被害慘信。也不回歸。也不去見天王。忙的單人匹馬。仍然走到贛南。與那義女乾塔聚在一起。別有圖謀。不在話下。單言賴漢英因達開走去。忙忙跑至天王府報告。天王聽了。不由得咬牙切齒。連說不殺昌輝。誓不爲人。當與丞相秦曰綱。何震川。計畫兩人請快將王洪仁玕。卹王洪仁政。并仁發。仁達。及容海招來。這五人現統領羽林軍五千。可趁此殺入北王府。不令走脫。天王連連點頭。當降一道玉牒。由五駕宗室親王。兩位左右丞相。一起殺去。把個北王

府圍得水洩不通。這時昌輝原有三五千。人。但是比較勢力一方面奉著天王天旨。一方面是跋扈不臣。畢竟有些理屈。交起手來。偏生那大頭檢點王欣。被火槍擊斃。這一鬆勁。北王部下的人衆。便鴉飛鵲亂。跑了昌輝。知事不濟。冷著高頭大馬。衝出地保城。那五王二相。也不去追趕。祇將北王府內殺個雞犬不留。這叫做一報還一報。甚麼豔妾紅鶯。呀。變黃啟芳。呀。都做了刀頭之鬼。這一起同室操戈。自相殘殺。束王算是身膏斧鉞。犧牲些男妾豔姬。只有洪宣嬌。仍回歸天府。傅善祥倒尋箇自盡。翼王全家被害。隻身逃跑。北王尤不合算。你道爲何。就因他性情殘忍。跑出南京。沒人容納。不到一年。由羅大綱在皖北將昌輝促住。捆送南京。天王怒極。恨極。用著剝皮熬油。點天燈方法。將昌輝活活處死。諸位南京城裏出了這天大亂子。各處毛賊無不鬆勁。比如棋局一方失勢。一方必然得勢。此時曾國藩的湘軍。勢力非常澎湃。就皖省論。那曾國荃已捕授了安徽巡撫。駐紮安慶。由李續宜劉長佑帶兵克復廬州。并聞劉六麻子從雙溪谷逃回。與降將程學啟已合爲一局。將一隻四眼狗趕入黃梅。後書自有交代。(叙明安徽)就贛省論。那彭玉麟楊岳斌在鄱陽湖練著水師。所有各種戰船。已由數百隻增至數千隻。其水師勢力範圍。東連安徽。西運湖北。將長江上下遊連絡一氣。那還了得。(叙明江西)就湘鄂論。其時湖廣總督是個官文。鄂撫是個胡林翼。湘撫是個駱秉章。那林翼在鄂規畫一切。能

將官文的實權操縱由己。這是大家知道的。卽如前次李績賓向鄂求救。檄到官文。兼函林翼。彼時事不湊巧。偏偏林翼出外巡防。偏偏官文回書拒絕。及至林翼知道此事。趕派劉騰鴻到連捷普承堯三將來救。未至皖境。誰知已得著三河敗耗。可憐胡林翼是懊恨非常。因著甚麼。便因爲外無以對良友。內無以慰李母。痛哭幾次。憤不欲生。反是李母深明大義。用溫言勸解。林翼只才忍痛。又飛調騰鴻連捷承堯三將。趕回駐紮黃州。以防四眼狗竄入鄂省。此係湖北情事。補叙何等周密。毫不脫枝。脫葉。至於湖南巡撫駱秉章。却重用幕府左宗棠。前書不交代過的嗎。那左宗棠原係張亮基的幕友。自從亮基失敗。秉章卽聘左入幕。講這宗棠才高膽大。凡事是獨斷獨行。合署的人。以及湘撫標下。沒有箇不尊重左師爺的。左師爺架子很大。記得有位實缺總兵樊燮來轅謁。見巡撫撫台駱秉章。不見。特請宗棠代表。宗棠見著樊燮。倨不爲禮。樊燮依照禮數作揖打躬。宗棠連身也不擡。樊燮在諸將中也有些傲骨。瞧著宗棠架子太大。也不與交言。竟拂袖而去。宗棠哈哈大笑。待樊燮去後。他竟擊出辣手。做了奏摺。也不給秉章過目。便蓋印出摺。向例奏摺出門。必放三通大炮。駱秉章在上房聽見炮聲。猛喫一唬。因問親隨說。前而誰人放炮。替我調查。調查不一會工夫。有人回稟說。係左師爺拜本進京。秉章因問。你可曉得拜的甚麼摺本。親隨未及回答。早是左宗棠哈哈大笑。進來見了秉章。忙稱籟門。先

生這樊變。跋扈已極。我已替足下作主。將他出摺。奏參。秉章原是信人。不疑。因說聲季高。兄既然講他跋扈。那是不錯的。宗棠笑說。兄弟不會做錯。可請放心。不消多日。上諭到。湘淮將樊變革去。總兵誰知這樊總兵不是好惹的。他也有專摺奏事之權。一面具摺進京。說左宗棠在湘如何專橫。如何性情乖張。一面又送些物事。與端華。肅順兩個當道。兩人受著運動。自然在御前進言。皇上又在樊變摺尾批明。這事著交駱秉章明白答復。該大臣身膺重寄。事必躬親。何得假手幕友。這道諭旨。一下把個駱秉章弄得抓耳撓腮。只好硬著頭皮。爲宗棠辨護。樊變是個革職人員。早離湘到京。又向刑部衙門起訴。這一起訴。樊變做了原告。左宗棠便成被告。不問有理無理。被告人當然提案對質。這刑部尙書趙光的咨文一到。駱撫不能抗不交人。想來想去。只好函求曾國藩替爲設法。國藩早賞識宗棠是一代奇才。非營救不可。於是專摺保左才堪大用。現在賊窺江浙。戰事方興。非此人不能處理。並請朝廷賞加四品京堂。以便獨當一面。皇上得了這本奏摺。不能不准。因著甚麼。因爲削平天國。一切規畫。倚仗國藩一人。在下趁手交代。咸豐帝在天國建都時。原有一道上諭。說是諸將帥中。如有削平大寇。不論何人。當錫封王爵。現在戰功第一。莫如國藩。國藩所薦任的人才。又何能不用。因這一來。左宗棠反因禍得福。以一個小小舉人。方提。案待質。忽擢升做四品京堂。這是從何說起。不提宗棠另得機遇。單講駱

秉章失了個臂助。湖南邊事反加喫緊。請問又因甚喫緊。說來話長。在下又要擇過湖南。講到與湖南接壤的廣西及雲南兩省了。（叙清湘鄂一筆轉入滇桂。毫不費力。）講那雲南是與廣西緊鄰。原有種族。雲南是回族居多。廣西是苗獠居多。若論天王洪秀全以及耶和華第二三四五兒子。也不能算得純粹漢族。不過嶺南各省。既歸王化。便是苗獠獯蠻。亦無不列入衣冠種族。在下還要交代一句。這時。鵬化山已完全沒有太平軍的蹤迹。我知諸位必要疑惑到廣西是天國根本之地。如何棄而不守。要曉得。這事不難了解。那寧古塔不是滿清的老家嗎。滿清得著北京。遂棄去寧古塔。無怪秀全得著南京。遂不要鵬化山。所以現在廣西地盤。有一半屬於廣東。又有一半屬於雲南。談到雲南。還記得道光末年。有一起回子造反。爲首的叫做馬國海。馬登霄。海連升。是經前任雲貴總督李星沅勦滅的。（根據第八十二回。）原講國海登霄係國初馬雄馬承慶的後裔。姓馬的回回。在雲南勢力很大。族姓很繁。流品很難。在道光年間。出了馬國海。馬登霄。在咸豐年間。又出了馬連陞。馬如龍。但是馬如龍是個隨風轉舵的馬連陞。又是個執迷不悟的。起初與杜文秀原係一黨。講這杜文秀原係暴烈分子。手下回徒極多。在雲南是無惡不作。所有督撫藩臬府縣衙門。到處皆有他的徒衆。姓杜的聲勢極大。由著連陞如龍外結黔桂兩省的苗獠。內集雲南全部的回族。又勾結天國的根王藍仁德。端王藍成春。

還有那陝甘的白彥虎、馬化龍、及藍大順、藍二順等等，四面八方安著些地雷火礮，祇待導火綫一起，卽行暴發。偏生這時雲貴總督叫個潘鐸，雲南巡撫叫個徐之銘，兩人皆庸懦無才。杜文秀便趁著這個機會，約日起事。俗說紙難包火，這個信息却被總督潘鐸知道，急急來會巡撫徐之銘商議辦法。誰知潘鐸會過之銘，才出撫署，突然從照壁牆後擁出二三百個回徒，一色白布纏頭，明刀亮械（紅巾未了，又關白巾），趕至坐轎，將潘鐸拖出砍死。撫台徐之銘得了信息，祇是急得跳腳，口裏怎了怎了。轉是潘司岑毓英起身說：中丞只管放心，有某在此。在下說到這理，要將姓岑的來歷叙他一叙。講這岑毓英，表字彥卿，係廣西西林縣人氏，秀才出身，生有膽略，且精通武藝，能挽六百石硬弓，善使一桿長矛，有萬夫不當之勇。上陣好穿白袍，坐騎一匹滾雪龍駒馬。前從李星沅征勦馬國海，馬登霄有功，曾經矛刺馬鴻先，馬良玉，活捉馬如龍。其時如龍年方十八，經毓英捉到，賞其年輕，銳貨以不死，並勸如龍改邪歸正。事隔多年，如龍因宗教的關係，又被杜文秀劫制過去。這時文秀突然起事，突然狀殺總督潘鐸，突然警報到得徐之銘，沒法好個潘司岑毓英，自抱奮勇之銘，是異常感激。毓英忙的出院，一面部署辦賊事宜，一面便親筆寫封書函投給如龍，叫如龍前來投効。如龍得信，欲待不來，又有負岑公當日活命之恩，欲待竟來，又爲回黨杜文秀馬連陞所縛，束正在觀望。不前偏生毓英的

第二封書函又到。並將功牌獎劄保用游擊的文書一齊交下。如龍意思活動。意在面見毓英。瞧一瞧風色。誰知這一見面。毓英早擊出籠絡人才的手段。不容如龍不真心歸順。但是他真心歸順。那同族馬連陞和著杜文秀。仍是積極進行。這時文秀部下。却有兩個戰將。一名楊榮。一名蔡廷棟。早把督標撫標的一班兵弁。順了過去。任憑岑毓英在省調兵。調將符法。總是不靈。在這緊急當兒。朝廷又新放個總督勞崇光。又將巡撫徐之銘革職。改放個賈洪詔。但這賈撫與勞督。又意見不投。依賈撫的意思。是要重用岑毓英。由他去獨當一面。以便做事。順手姓勞的。總以為毓英是個文職。這勦亂的事體。當然責成提鎮武官。於是掣定主張。特派毓英帶兵至曲靖駐防。改用提督褚允昌。在省勦亂。這褚允昌雖係軍功出籍。却是有勇無謀。經勞督這番調動。把個得用的岑毓英離開。把個沒用的褚允昌留省。經不起楊榮蔡廷棟一聲號召。一時裏應外合。城外的白帽回子。殺了進城城內的督標撫標兵弁。又開城相應。褚允昌急得沒法。只好派兵。先將一督一撫送出。自家却提刀躍馬。來戰楊榮蔡廷棟。兩個戰他一個。姓褚的如何抵敵。自然是力戰身亡。回衆趁勢得了省城。由杜文秀布真妥當。一面大張旗鼓。出兵攻破雲南各府。一面又連合貴州廣西苗匪。甚麼豬拱箐呀。甚麼海馬站呀。各處人馬。下一二十萬之多。又西北給信白彥虎馬化龍董福祥藍大順藍二順等。叫他倆殺入潼關。好兩路夾

攻以取滿清天下。這個當兒，太平軍和捻軍氣餒未衰，加以回匪苗匪又乘機而起，不到半年，杜文秀居然在大理府蓋造宮殿，建國稱王。諸位不要小覷了他，他這王號也僭稱有二十年之久。在下一時趕叙不了，因爲滿清又發生一件絕大禍事（又轉筆另叙）要知道這起禍事異乎尋常，我這部清十三朝演義編完還不得個結局，其禍發生在那理，便發生在廣東。自從道光二十二年，由清廷同英使璞鼎查定約之後，得以五口通商，從此香港廣州便駐有英國兵輪商輪，內地商民借著洋人的勢力，爭挂洋旗，洋人亦利用這個機會，派些神父牧師到內地傳教。咸豐初年，兩廣總督是放的那個徐廣縉，自從廣縉去職之後，朝廷又改放了葉名琛。這名琛腦經太舊，一肚子春秋，胡傳內夏外夷，他先生到任以後，坐在轎子裏，瞧見兩個神父手擎新約福音，在街坊布散，使大嚷住轎說來的鬼子替我抓住帶回督署，忙傳南海縣過來說這些耶穌教徒不是好人，滿嘴的上帝天父，同那太平天國總算是一黨，總算是長毛洪秀全派來做奸細的，替我要從重嚴辦。知縣是不敢怠慢，不問輕重也給他一頓毛竹板子，將兩個神父監禁。其時香港租界由英國特派個總督，名叫包冷，另放個駐廣領事，名叫巴夏禮。那巴夏禮因著兩個神父被縣裏打了屁股，好不發惱，趕來同葉名琛依法交涉，好容易費盡唇舌，才從縣牢裏將兩個神父提出，驅逐出境。這是一起，後來東莞縣教匪作亂，據說委係受了太平

軍的運動。由城裏合力抵禦。將教匪打敗。名琛却飾奏朝廷。不說是官紳合力。反譏是自家派兵撲滅。朝廷爲其期瞞。竟升任名琛。做武英殿大學士。著仍在兩廣督兵。你道一班在事出力的人員。惱他。不惱。恨他。不恨。有些悍勇鄉團。便趁此投入英籍。德惠。巴夏禮。替他們報復。巴夏禮得了這個機會。因同包冷。從長計議。要借此推翻葉名琛。替那兩個神父洩恨。冤枉板子。委係可恨。記得咸豐七年九月。英國來了一隻商船。挂著英旗。却夾雜華人在內。才進粵河。被岸上許多巡邏。瞧見忙的如狼似虎奔來。首由武弁王超。用刀砍落英旗。吩咐人衆。不論華人洋人。是在船上的。都替我捆了。巴夏禮得了這個消息。忙又趕到督轅。與葉名琛交涉。名琛不見。當傳南海縣。把捆來的人。不問華洋。都以奸商論罪。一齊監禁。諸位想想。姓葉的如此強硬。憑著甚麼預備。甚麼把握。才敢同洋人挑釁。要曉得是意氣用事。一味顛預。到了十月初一。英人兵艦。已是闖進粵河。對著省城。便轟起礮來。名琛這一唬。非同小可。一時徵兵不至。調將不來。那些在城官紳。因著名琛貪功。冒賞。誰肯再來出力。說時遲。那時快。滿城的礮子槍彈。碰著是牆倒壁穿。葉名琛呼救不靈。只好是棄城而走。還幸英國艦隊。是孤軍深入。沒有後助。破得省城。只在縣牢內提出一千人衆。也就回船駛入香港。不過城內流氓。瞧著洋兵退了。總督跑了。登時殺人放火。肆無忌憚。把十三家洋樓。付之一炬。屋子裏的人。見一殺。一見兩殺。兩這場亂子。

是鬧大了。等得棄名琛趕回。巴夏禮又來辦交涉。你道姓葉的如何對付他。說是貴國既用兵艦打破我們城池。我們這般百姓都懷著忠肝義膽。莫說燒了洋房殺了洋人。就是把貴領事殺了。領事館燒了。本部堂也只有法想。巴夏禮聽了這話。氣得暴躁如雷。也不多講話。當下趕回香港。會那總督包冷。包冷笑說。這無恥的東西。不給他個下馬威。也不知道大英國的厲害。於是專員趕回倫敦。將一切情形報告國主維多尼亞。不消說得。當派一員海軍大將。名叫額爾金。帶領兩隻鐵甲兵輪。八千海軍。一來一往。將近半年。那葉名琛不知麻木。方以為自己聲威。把洋人唬退。但這額爾金在路。又結合法國美國的兩隻兵艦。法兵三千。美兵二千。共計三國海軍。有一萬三千左右。到得香港。駐紮一起。先由包冷。巴夏禮派人遞了哀的美敦書。葉名琛打開來書。瞧著些旁行文字。早已來氣。說這些鬼子。睬他甚麼。一面攔起。一面仍找著文案老夫子吳起仁。過來說。這些洋鬼子。又來胡鬧。吳起仁把鬍子一抹。說。由他胡鬧。他鬧鬧也會走了名琛。連連點頭說。是呀。是呀。家父前日扶乩。有個濟顛祖師降壇。明寫了天下太平四字。我想濟顛祖師。是不會騙人的。(夢話)起仁忙說。既如此。何不再請老人捧出乩。燒道靈符。求神明示名琛。說。是呀。原來葉名琛的父親。叫做葉志誥。已活到八十多歲。好仙好佛。在署內設個乩壇。也有些僧道。女尼。拍老人家馬屁。稱他做南極仙翁。志誥好不快活。前日乩壇上發

現天下太平四字，便招呼兒子放心。如今名琛又請扶乩，說明洋兵又來，如何結局。志詵不慌不忙，燒道靈符，一會兒亂擺，擺動浮沙，上又現出字來，說是休怕，休怕，鬼話過了十五，風雲變化，志詵見了，忙瞧著兒子名琛說：「你想，你想，這變化的化字，不是含有文昌化解的意思嗎？」（大夢）名琛連聲「啞啞」，也就樂以忘憂。誰知未到十五，那額爾金早聯合法美兩國兵輪來攻省城，一面據著海珠臺，直打一面防著後路，不讓葉名琛逃脫。這一次戰事，不比前回，前回是一路攻打，此回是四面包抄。記得這年是咸豐八年四月十四當晚，聯軍打破廣州，葉名琛這一唬，是屁滾尿流，他的心理以為亂仙判語不錯，一過十五，便可雲消雨散。他父親志詵還延請些僧道女尼，在署擊鉢敲鏡，宣誦天尊佛號。不料洋兵已殺了進城，洋鼓咚咚，洋號烏烏，把個葉名琛早躲得不知去向。葉志詵還死守著亂壇，不走，不一會，洋兵衝進督署，由軍官在前指揮，先將一班僧道女尼趕散，然後對著葉志詵，操了幾句英語。志詵不懂，早有個繙譯上前說：「你老休得害怕，外國人的舉動是極文明的，他問葉名琛現在那裡。志詵說：『你問名琛麼？名琛係我的兒子，他已被濟顛祖師帶到靈山去了。』」（老兒偏會滑稽）那繙譯便是洋奴，知道葉志詵是信口開河，因說你老人家放明白些，那葉名琛既是你兒子，你可交他出來，不會喫苦的。志詵仍是滿嘴支吾，不肯實說。那軍官也不深問，帶著洋兵四下搜尋，直搜到吳起仁家。

在一間馬子巷裏才把一位堂堂武英殿大學士現任兩廣總督葉名琛搜出洋人并不難爲他取了一匹馬把名琛扶著坐好簇擁而去名琛去後由廣州都統志善具了一個摺子將名琛在粵貽誤情形據實奏報到京朝廷得報又特派個侍郎黃宗漢來做兩廣總督到任以後又由巴夏禮前來交涉要求改訂約章賠償兵費宗漢因說這事須請旨辦理貴國可先讓出廣州交出葉名琛退出兵艦方可磋商辦法巴夏禮因將此意轉告包冷包冷倒還直爽當下具個說帖說明事可緩商目前權以葉名琛做個質押宗漢也不與爭於是包冷招呼一面退出聯軍讓出廣州一面將葉名琛押往印度都城加爾各答諸位名琛本是失算當初如不出廣州尋個自盡豈不是死得其所偏生拚不得性命甘作俘虜誰知壽亦不長在加爾各答不滿一年也就斷送殘生真是辱沒國體我要替他愧死呢（了卻名琛）閑話不談單講聯軍退至香港守候和議無如咸豐帝爲女色所迷鎮日不出圍明園一步除得四春小脚蘭蓋南城不過同端華蕭順兩個接近甚麼太平軍甚麼捻匪甚麼陝甘回回雲南回回都不介意何況廣州交涉遠隔幾省只好聽其自然彼急此緩比如失火不至火光燭天不去撲滅罷了其時包冷巴夏禮駐兵香港久無回復因又詰問新督黃宗漢宗漢亦攔置不理於是集議進兵當由海軍大將額爾金建議說我們與其圍攻廣東不如改取北京到可發展國力巴夏禮因說不

錯不錯。你們拔隊。我願隨行。計畫已定。額爾金使用巴夏禮做了參謀。四隻兵輪一時起碇。路過上海。又邀約俄國兵艦一起殺奔天津。這年是咸豐八年十一月四日。四國兵艦齊集白河。那僧格林沁還是紮營天津。他仗著前次戰敗太平軍。生擒林鳳祥。活捉陳開方。從沒打過敗仗。料這四五隻兵輪到此也。不難開發。彼此布局已定。依照手續。一邊由額爾金下過戰書。一邊由僧格林沁批准。明日開戰。諸位。我要把聯軍主體客體叙他。一叙這額爾金是英國特派的自然算做主體。法與英原係同盟之國。這次帶兵艦的主將叫做噶禮論。起事實要算客體中之主體。那美國俄國又何以附屬一起。因為美國教師羅爾巴特是傳教給洪秀全的。暗中不無助力。又將第八十二回書借此照應。至於俄國是。想在東亞伸張些威勢。侵佔點便宜。所以就混合一起。這一起的總攻擊。無不奮勇當先。憑著僧格林沁天武神威。戰了三日三夜。那提督樂善中是被礮轟死。礮臺是被礮炸裂。法將噶禮。又抄著陸路上岸。一陣斲殺。聯軍竟奪了塘沽。僧格林沁退至二十里外安營。這次警報到京。早由端華肅順來見。皇上請旨定奪。原講皇上住在圓明園。其時聽說天津失守。僧王敗退。洋兵要殺到京城。已是唬昏沒了。主張慌忙。覓到綠天深處來找那拉氏。那拉氏趕即接駕。皇上用手扶起。連稱愛卿愛卿。外間消息不妙。因將緊急現狀講了個大概。那拉氏聽了。亦連稱幾個啊呀。啊呀。這事體是鬧大了。這洋兵不比那。

毛賊毛賊鬧了八九年。雖說東衝西突，却沒點秩序。放個會國藩，已足制其死命。但這洋人船堅砲猛，二十年前那京口之戰，據聞勢如破竹，無人抵擋。今日又打到天津，這天津砲臺是很爲重要。我不懂僧格林沁何以疏於防範。至此照此看來，我們的神機營是萬靠不住了。事已如此，除却議和更無別法。正是

城下之盟 春秋所恥 欲戰不能 惟和而已

評曰：此一回叙清天國內亂，是一段小小結束。天國如不內亂，則洪與楊同心協力，其成其敗，尙未可斷定。今既同室操戈，所有天父五個兒子先後已死，却四個僅留一子一女，何濟於事。此後江河日下，只待老曾來收拾殘場。

叙天國既亂之後，又將中原形勢說個大概。該補叙的便爲補叙，該伏綫的便爲伏綫，一氣轉換，叙入雲南杜文秀、因文秀與陝甘回匪有關，不得不說明來脈，妙在講到文秀建國稱王以下，不講留作後書。

原來叙雲南回匪亦是過畝文字，因叙事忌直忌率，將欲由天國接叙英人內犯，其中若無波折，便覺用筆老實。且由咸豐七年講到咸豐十年，講到咸豐帝龍馭上賓，若僅僅叙述一事，亦未免

清朝全史演義下編

卷一

第九十三回

挂漏遺孽

一八〇